

短篇小說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羅宗濤先生

四十六歲，廣東潮安人，國立政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文學博士，曾任政大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現任政大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著有慧能、作獅子吼、敦煌變文、建安虞氏新刊五種平語，王維詩的特徵，詩中有畫，中國文學的國家觀、詩與感覺等，數百萬言。



評審委員

徐佳士先生

江西省奉新縣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先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與史丹佛大學進修，並獲碩士學位。歷任中央日報社記者及副總編輯、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研究所所長、文理學院院長等職，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著有大眾傳播基本理論、大眾傳播的未來、符號的陷阱、符號的遊戲、模糊的線等書。



評審委員

葉慶炳先生

浙江省餘姚縣人，現任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文學史」、「諸宮調訂律」、「唐詩散論」等；散文集有「長髮為誰留」、「秋草夕陽」、「假如沒有電視」、「一通電話」、「暝色入高樓」等。



委員兼召集人
黃錦鏞先生

福建省莆田縣人，民國十一年六月生，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曾任淡江文理學院教授、系主任、文學部主任、師範大學教授兼國文研究所所長兼國文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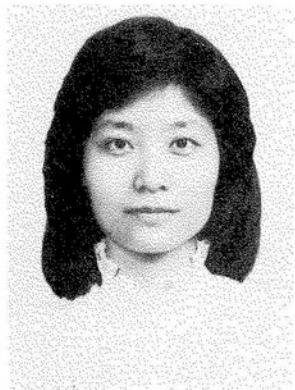
評審委員
胡楚生先生

貴州省黎平縣人。南洋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評審委員
蔡信發先生

民國二十八年生，浙江省鄞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第十二屆中國語文獎章。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遼金元朔間考、新序疏證、高士傳疏證、管蠡編、辭典部首淺說、曾運乾古音三十攝表增補、廣韻切語上字之增補與重編、說文聲譜、入聲字詩證等。



張曼娟
民國五十年三月二十日生
河北省涇陽縣人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肄業
現職／

作品／
小說：永恆的羽翼、海水正藍、長干行、儼然記、
落紅不是無情物、乍暖還寒時候、黃道吉日
散文：牽手、荷的情懷、有一點陽光、等待的心情
、那段歲月……

女兒的嫁妝

短篇小說第一名 張曼娟

當我終於點頭，在立德的病榻旁，答應嫁他為妻的時候，他擁著我哭起來：
「我等得多麼長！多麼苦呵！」

我十九歲與他相識，已歷七個年頭。五年前，他們全家移民加拿大，只有他一個人留下來，說是為了我。那時，我把鼻子皺起來，根本不把他的話當回事。然而，當他果真一個人孤單寂寞的過日子，我們之間的「情」沉開始產生變化。我愈來愈樂意為他整理房間，為他烹飪食物。兩年前，他因為工作過度忙碌而胃出血，出院當天，我為他換了新窗簾、新床單，桌上插一枝嫩粉紅色的玫瑰，籠照滿室的黃昏霞光中。他驚喜地繞室行走，然後停在我面前，執起我的手，笑意盈盈：

「我的小屋，突然像一個家了，一個溫暖的家！」

心中被喜悅與羞澀充塞，我垂下眼睛，抿嘴微笑。他的手臂將我牽引旋身，然後，由背後圈住我，飛快地吻了吻我的額角：

「嫁給我吧！翠翠。」

我的頸部到背脊驕然僵硬，掙開他的懷抱，逃到門邊，悲哀而絕望地，我說：
「這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

家裡的情況，他約略也知道一些。每次，他鍥而不舍的求婚，每次埋怨我不給他爭取的機會是不公平的，却不明白，我只是不想讓大家受傷害。

這一回，我終於答應，心中便也單下大禍臨頭的恐懼，我想，這又是一場噩夢的開始吧！到大姐和姐夫的超級商店，已經快十點了。他們看見我，都很訝異，按理我是該回家的，可是，心中却渴望見到他們。

「我來看看你們，生意好不好？」

姐夫忙騰個座位給我，順手開了盒柳丁汁遞過來：

「愈來愈好！妳姐姐有幫夫運，是不是呵？粟粟！」

說著，姐夫笑嘻嘻地望向姐姐。小時候母親就告訴我們三姐妹，父親為我們命名，都從「米」部，就是希望一生衣食無缺。如今看來，倒是應驗了。

「要不是這樣，你可得後悔了！」

他們倆一來一往，竟看不出曾經傷痛的痕跡。我坐著，覺得不解。

壁上的鐘突然響起，我更突然地脫口而出：

「我要結婚了！」

急狠狠地說著，企圖在鐘聲的掩飾下，含糊不清。然而，他們的笑意停在臉上，怔怔地對望。

我想啜飲果汁，潤潤乾澀的喉，却抬不起手。嚥了嚥口水，費力但微弱地，再次重申：

「我，我要，我要結婚……」

眼前一片模糊，淚水滾滾落下。我聽見椅子價響，姐夫啞著聲音：

「我，我去拿毛巾。」

姐姐在我身旁坐下，輕拍我的手背。

「真沒想到，我也會有這一天！」我哽咽地。

「別這樣！緊緊！」姐姐從姐夫手上接過毛巾，為我揩淚：「結婚也不是壞事。」

我把毛巾接過來，不是壞事，却也不是好事呀！

「是方立德？」姐姐問。

我點頭。

「那，也有五六年了。」

「七年多了。」我糾正。

姐姐點頭，望向坐在遠處的姐夫。姐夫避開姐姐的眼光，走去拉下店門。嘩啦啦的聲音在我們身後，直墜下地。姐姐在那陣響聲中問：

「爸爸知道了嗎？」

「不知道。」

在沈靜的空氣裡，我的回答顯得格外無助可憐。

姐夫換上拖鞋，從我身旁走過，我可以那樣清楚地看見他鬢邊的傷痕，那道傷痕令我那樣顫慄。

姐夫又在方才的位置坐下，鎖著眉頭。我看看他，又看看姐，把手中的毛巾扭擰一團：

「我沒有辦法。他躺在病牀上的樣子那麼虛弱，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假如再發生一次，他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

姐姐撫慰地，一邊又望向姐夫。姐夫清了清喉嚨，像要說什麼，我們等待著。他却沒有開口。

「要不，先跟媽說說看。」

過了一會兒，姐姐努力打起精神說。

我點頭。頓了頓，偏頭問她：

「有用嗎？」

她搖頭，我們都知道沒用。三十年來，母親扮演的角色是完全的出嫁隨夫，任勞任怨。却禁不起一點波折變動，我們姐妹從來也不忍給她增添煩惱。

「我在妳們家那裡有地位？」母親自憐自艾的時候常這樣說：「偏就沒給他生個兒子。」

父親可能為此介意，可是，倒也不曾在我們面前抱怨。只是常對人說，他有三個比兒子還強的女兒。

「老大當校長，老二當教務主任，老三就當訓導主任！」

父親在家鄉時，戴家一門只有他一個孩子，他的叔叔在城裡辦了個中學，教他好好唸書，將來好接管校務。

「一逃難，什麼都完了。妳們叔公還等著我回去接校長呢！所幸我有三個女兒，將來，老家的學校，就是妳們的嫁妝。」

父親說這話的時候，母親一直帶著笑容靜靜聽著。湊趣地在此時接口：

「那裡有女校長的？我就沒聽過。」

聽來是不以為然，其實却是滿心歡喜的。

「妳是沒見識。我的女兒我最清楚，妳不信，就等著瞧吧！」

姐姐果然自小就出類拔萃，獎狀獎杯都堆在父親的舊木桌上展示著，直到她決定出嫁，那些輝煌的標誌在一夜之間消失了。沒有人敢探詢下落。而父親幾乎拚却老命反對那門婚事，最初是以姐夫學歷不夠高為理由。姐姐大學畢業，姐夫唸的是專校。直到後來，我們才發現，這只是表面的理由。任何一個男子都不會得到父親認可，並不是他們不好，而是他們要娶的對象錯了。不該是姐。我的姐姐是要準備當校長的，而不是新娘。

我那應該當校長的姐姐，如今腹部微隆，站在店門口，對著坐在摩托車後座的我說話：「先不要跟媽提，再看看吧。總會有辦法的。」

我點頭，忍不住再次叮嚀：

「妳自己要當心，多休息。」

「知道了。」她的聲音含笑，在涼涼的夜裡聽來，格外悅耳。

摩托車開始滑動，姐夫向姐姐說：

「進去吧！我就回來。」

姐姐沒有移動，我們在距離愈來愈遠的夜色中揮別，直到看不見彼此。我突然覺得愧疚，載我返家的姐夫，佇立送別的姐姐，當初，他們兩人艱苦忍受折磨時，我不僅從沒有給過他們一點支持幫助，還常在精神上孤立他們，在言詞中冷淡他們。多麼無知而殘忍呵！

「粟粟懷孩子懷得很辛苦！」姐夫頂著風說：

「可是，她相信有了孩子就好了！」

「你們有多久沒回去了？」

「大概，快十個月了。」自嘲地苦笑一聲，姐夫說：

「粟粟記得最清楚。」

「姐夫！」我困難地：

「你，你恨我爸嗎？他那樣待你！」

姐夫搖頭，在紅燈前停下，回頭輕聲說：

「我只求他能原諒我，是我對不起他……」

黯淡慘然的神情語氣，令人惻惻，不忍直視。

「舅舅！妳知道，我只是愛粟粟，只是想證明，我有能力愛她。」

我知道，我直到近來才漸漸可以體會，完全能夠諒解。

我在門口下車，有些尷尬地站著，藉著撩撥頭髮來掩飾。姐夫望望亮著燈的客廳：

「他們在等妳，快回去吧！」

我微笑點頭，掏出鑰匙，插進鎖洞，然後迴身對姐夫說：

「希望你很快能再進來。」

他笑著說謝謝，騎車離去。

進了客廳，很意外地，是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我心虛地站著，不知所措。

「到那兒去了？」父親問，聲音中倒也聽不出什麼。

母親走進客廳，看見我便鬆了口氣：

「怎麼現在才回來？都十一點了。妳爸睡不著，一定要等妳！又怕妳一個人走黑巷子，又怕妳坐計程車——妳沒坐計程車吧？」

「沒啦！姐夫送我……」我忙止住，早就知道，一慌張就得出紕漏，却又不得不補充：

「我經過他們的店，順便進去看看。」

父親滑動輪子，向房裡去。母親應酬地上前推，父親要自己走，母親便樂得轉回來，拉著我在沙發上坐下：

「看見妳姐了？怎麼樣？」

我點頭。

「怎麼樣呀？」母親焦急地追問。

「很好啊！」

「哎呀！問妳也是白問，明天我自己去。」

「媽！」我覺得母親聲音太大，連忙制止：

「當心給爸爸聽到。」

「我可不怕了！」母親理直氣壯地：

「他有道理我聽他的，他愈老愈糊塗，我就不理他！不要女婿也就算了，連女兒都不要，走遍天下也沒有這種道理。而且，現在又有了外孫……」

「爸知道了？」

「哼！」母親竟有幾分得意的神氣：

「才不要給他知道！看他有什麼好神氣的。以後孫兒只叫阿媽，不叫阿公——」

「我們家現在是母權高漲！」

糕糕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的，穿著睡衣，突然插嘴，倒令人嚇了一跳。

「是男的還是女的？」她隨意地問。

「那怎麼會知道呢？」答話的是母親。

「去照個超音波就知道啦！」糕糕仍是蠻不在乎的，眼光在我臉上閃了閃，然後跳開。

「我以為妳跟方立德在一起。」母親對我說。

「我是跟他在一起，他胃出血，住院……」

「真的呀？有沒有怎樣？」

「已經好多了。」母親是知道立德的，我偶爾會跟她提一提，此刻忍不住地問：

「妳覺得他人怎麼樣？」

「不錯嘛！怎樣？」

「沒有啦！」我笑笑，覺得燥熱：

「隨便問問。」

洗完澡，鋪好床，正要熄燈，聽見敲門聲。還沒開門，就知道是糕糕。

我和姐差兩歲，糕糕却比我小六歲，她原是父親期盼兒子的最後希望。由於年齡上的差距，她一直有自己的世界，往往，我們會忽略她的存在。直到姐姐的事情發生，我們才猛然感受到她的成長，才發現她竟也受害至深。

當她站在我面前，我必須抬起眼睛看她。母親曾說：

「女孩子叫糕糕，高高，長那麼高有什麼好？」

「誰教你當我是女孩？」她平時不大講話，一旦開口，必然聲勢奪人。

可是，父親也有父親的規矩：

「是女孩就要像個女孩！」

他對糕糕從小不愛穿裙子，不喜歡留長髮，也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意。

糕糕額前的瀏海幾乎遮住眼睛，她撩起髮絲，環顧四周，然後，似笑非笑地盯住我：

「我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挑了挑眉，暗暗驚訝於她的敏銳易感。

「好像又有暴風雨要來了，嗯！」

「糕糕！」我深吸一口氣。

「我會很小心。」

她的嘴咧著，應該是笑，却扭曲難看：

「大姐也很小心，所以爸坐上了輪椅！如果她不小心，我就沒有爸爸了！」

「糕糕——」我大聲地，渾身顫抖。

她必須永遠記著嗎？她必須時時提醒我們，也提醒自己嗎？

「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都沒有準備。可是，這一次，二姐，這一次我會準備的——」她直瞪著我，眼眸是兩團跳動的火焰，熊熊燃燒。

「妳不了解。」我像個溺水的人，被恐懼和絕望拖著往下沉：

「我愛爸爸！也愛立德——」

「我只知道，妳和大姐一樣！擁有一個家，就不惜去毀掉另一個。反正妳已經不希罕了。」

「妳這樣說是不公平的。」

「公平？」糕糕原本清亮美麗的眼睛變得淩厲，她簡直是咬著牙說話：

「妳不配跟我說公平！事情發生的時候，那麼，那麼可怕的事，你們全都不在，只有我一個人，我和爸爸——

她的語調和聲音完全失去控制，緊握雙手，尖銳地，像個受驚的孩子：

「妳知道有多可怕！多可怕！……不要！絕對不要再發生那種事了！二姐！二姐，妳答應過的，妳答應我的！

我忍不住伸手擁住她，儘管她的話都帶著強烈的傷害，却也是自衛的一種方式呵。

一直寵愛我們的父親，在大姐帶著男友回家之後，突然性情大變。他的脾氣暴躁，時時與那對情人為難，大姐和父親更是一開口就吵翻。父親掀桌子、砸碗盤，已成家常便飯。我和母親只能收拾殘局，在背後勸姐姐；父親，如一頭盛怒的困獸，根本不能勸的。

好幾回，我們以為姐姐已經死心，後來才知道，不管姐如何逃避、掙扎，他們始終沒能斷絕。那一次，父親出手傷了姐夫，姐姐便決定結婚了。

糕糕在火藥庫似的環境中，有時抱怨父親不通人情，有時數落姐姐不能體諒父母。而我想，她其實是怨恨一向和諧安樂的家庭被搗亂了。因為在當時，我也因此而不能諒解姐姐。

獲得母親默許，姐和姐夫在法院公證結婚。我和母親假借逛街的名義去參加，特地留了糕糕在家，也是為防父親起疑。偏偏父親知道了，他崩潰地掙開糕糕的攔阻，在門口摔倒，不省人事。

當我們趕到醫院的時候，父親仍在昏迷之中，糕糕貼靠牆壁，坐在長椅上。我們喚她，她只縮著身子不動。十八歲的女孩，看起來只有八歲。她可能已經哭過，鼻頭紅腫，眼眶蓄淚，雙頰顯得特別晶亮，而她此刻不流淚，神情格外淒厲。姐姐像往常一樣攬她的肩，她用力一推，姐姐差點摔倒。

「不要碰我！」她的牙關緊咬，眼神充滿怨恨：

「妳是魔鬼——魔鬼！」

糕糕的反應，比父親的病況給我的衝擊更大。那個跟在我們身後，有一對大眼睛，笑起來像天使的小妹妹，正對姐姐發出咀咒，而她的眼睛，看起來似乎是過大了。

誰都沒想過要傷害她，她那樣無辜。因此，當父親下半身癱瘓，我便答應她，絕不再讓這種事發生。這話說到今天，不過是一年的光景。而她又再度喚到不尋常的氣息。

糕糕從我懷中掙開，撥了撥她零亂的短髮：

「反正，不管我說什麼，妳都不會聽的。這個家，妳也不在乎了。」

她說著，走到門邊，握住門柄：

「希望，妳不要讓我恨妳！」

她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聽得清楚。我站著，久久地，不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站著。

一一

幫立德辦好出院手續，回到病房，他正坐在白色床單上打領帶。

「你要到那裡去？這麼慎重其事！」我有趣地問。

「為了慶祝新生。從今天開始，我的生活就不一樣了！」

他興高采烈地，我只有裝作很忙的樣子，到一旁去整理他的衣物。

「累累！」他喚我：

「我的臉色會不會很差？頭髮會不會太長？」

我看著他，搖頭，再搖頭。他的興奮只使我更沉重，沉重得抬不起眼睛。

他走過來，微俯頭，看著我：

「妳的臉色很差呢！怎麼了？」

「沒事呵。」

我從他面前走開，彎身揀他的拖鞋。他在我身後，不太穩定地：

「妳，不是又反悔了吧？」

「我從來沒反悔過！」

我猛地直起身子，差點碰到他的下巴：

「我以前根本就沒答應過你！」

他退後一步，攤開手，莫可奈何地笑著：

「好好好！算我說錯話了。可是，我只是擔心事情會變卦……」說著，他訕訕地笑起來：

「這叫什麼？杞人憂天，是不是？」

小時候，父親教導我們的第一課，就是守時、守信。他一生恪遵，也要求我們謹守。

「你放心！」我對立德說：

「我答應你的。」

「累累！」他伸手接過小旅行袋，順勢握住我的手，臉上的笑意全部隱遁了，很認真地：

「到底有什麼困難，我有權利知道，也有責任解決。」

「我只是，沒睡好……」我微蹙眉。

「那我什麼時候去妳家？」

「不要逼我！」我用力抽出手，向後退，碰到床，便跌坐下來。沮喪地，我搖頭：

「真的不要逼我，你要給我時間……」

他站在原地，旅行袋垂著，肩也垂著。遲滯地，他說：

「當然，當然，我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大不了再等七年！」

「立德！」他的話令我酸楚：

「你不了解！」

「妳不肯說！我怎麼了解？是妳不讓我了解，我是很想了解的——」

他在我對面坐下，一句句、一聲聲，盡是委屈。

我們靜靜對望著，這男子，愛了我七年，溫柔執著，不求回報。我並不美麗，沒有特殊的才能，也不是出身名門豪族，他能夠愛我這樣長久；或許，他也有勇氣面對現實。於是，我點點頭，儘量和緩地，怕把他嚇著了：

「以前，我告訴過你，我爸，我爸爸很反對姐和姐夫，他們結婚了，爸氣得犯了高血壓，然後就……」

「中風！」他接口。

「對！」我說：

「中風。」

停下來，我睜大眼睛，等著他的反應。他也盯著我，等著我繼續。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

「這是父母心理一時不能平衡，很普通的現象。像我媽，身體一直都很好的。可是，我大姐要出嫁的那段日子，她渾身都不舒服，天天吃藥打針。其實，醫生根本查不出毛病。現在也沒事了。所以，他們也需要心理建設和準備……」他耐心地向我訴說：

「所以我說，這只是很普通的現象。」

「可是，我爸，他從大陸流浪到台灣來，一直是一個人。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家，有了三個孩子。他把我們看得比命還重……一下子，一個一個嫁了！他辛辛苦苦經營的全都散了，又剩下他一個人了。而且，他又老了，身體也不好了……」

立德從對面移到我身旁坐下，他點頭：

「我了解。」

「真的？」我坐直了身子。

「妳瞧！我現在也是一個人在台灣，所以，我迫切地想娶妳，想要一個家。假如有一天，我感覺有人要拆散我的家庭，我也會跟他拚命的。」

他搭著我的肩：

「可是，舅舅，我們應該讓妳父親知道，他並不是少了一個女兒，而是多了一個兒子。對不對？」
我忍不住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他，發自內心地：

「立德，這輩子除了你，我絕不嫁別人！」

「妳終於說了！」他撫我的髮絲，深吸一口氣：

「妳總算說了這句話！」

我準時回家吃晚飯，但，母親的神情却和平常不同。直到父親睡了，母親來到我房裡，劈頭就問：

「這麼大的事，妳也不跟我說？」

「什麼事？」我的回答是直接的反射作用。

「妳姐都跟我講了！」

這才想起母親今天去看姐姐了。我聳聳的：

「也，也還不一定。」

一說完，我就恨不得把自己揍一頓。為什麼偏偏沒有大姐的膽量呢？

「要看好了就不要拖拖拉拉，現在那麼多女孩都找不到人嫁！看妳大姨的女兒，二姑的女兒，通通拖過三十

歲，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驚異地看著母親，自從昨夜糕糕一句「母權高漲」，我突然發現，母親在家中的地位，的確有些改變了。

別的不談，至少，說話聲音大了，想說什麼就說，父親也不大和她頂嘴。

「爸今天去檢查了？」我有意轉開話題。

「是啊！醫生說他又有進步了，說不定可以恢復。」

「真的？那太好了！」

母親橫我一眼：

「妳爸就是頑固！」

「媽！這跟頑固有什麼關係？」

「他呀！對別人頑固，對自己也頑固，說要好起來，可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

說著，我們母女倆忍不住笑。笑聲中，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母親，覺得她和以前不一樣了，確是不同了。

「媽！」我觀察母親臉色：

「妳最近和爸爸愈來愈好嘍！」

「什麼好？是他怕我啦！」母親說著，滿眼笑意。

「為什麼怕妳？」

「我照顧他吃啊！穿啊！幫他洗澡！給他作復健！他什麼都要靠我。現在才發現我有用！其實，那麼多年，

我還不是把什麼都給他弄的好好的。我跟妳講，以前不是怕他，只是讓他。想他那麼小就離開家，台灣也沒有一

個親人，我要不高興就跑回娘家，他要生氣往那裡跑？」

母親說著，語調放慢了，埋怨都變作憐惜。

「那他現在生病，妳還要他怕妳？」

「也不是要他怕我，只是要是非分明。」母親說話的語氣，竟和父親以前教訓我們的口吻相似：

「其實，他心裡也清楚，不然，他那麼努力恢復是為什麼？」

我斜靠著書桌，對父親「心裡清楚」和「努力恢復」之間的關係，還不太明白。

「我先跟妳爸提一提，過兩天妳請方立德回家。」

「媽！」我忙拉住母親：

「還是，等一陣子，等爸爸再好一點。」

「他是心裡有一個結！」母親斬釘截鐵：

「結要打不開，永遠也好不了。」

母親的態度雖然十分篤定，我還是輾轉了大半夜。迷迷糊糊中，彷彿聽見姐的聲音：

「我要嫁他！」

我掙了掙，想聽得清楚些，漸漸地，我不但可以聽見，還可以看出，在客廳中，姐姐和姐夫併肩站著，而我們

們在父親身旁站立。

「我要嫁他！」姐姐說。

「可以！」父親坐著：

「妳要嫁他，就不要再進門！」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這樣呢？爸爸！我是你的女兒呀！」

「不是……」父親哀傷的搖頭：

「我的女兒不是這樣的！請你們走！隨便你們去作什麼，只是不要再來糾纏我……」

「爸！」姐姐曲起身子，開始啜泣：

「我求求你！」

「不要求我！」父親暴怒地彈跳起來，他的聲音經過擠壓，啞啞而顫抖：

「妳求我，我去求誰？是誰把我辛辛苦苦，小心翼翼捧著的家，弄得七零八落——」

「伯父！」姐夫扶住姐姐，緩步上前：

「您怎麼忍心看衆衆這麼痛苦？她一定要得到您的祝福，才能心安！您怎麼忍心——」

「你是什麼東西！你憑什麼說話？」父親轉向我們喝斥：

「是誰給他開門，讓他進來的？」

「真是笑話！」青筋迅速爬上父親的額角與頸子：

「你像強盜一樣挖走我的心頭肉，竟然還跟我說痛苦！跟我談心安！你滾！滾出去！滾出去——」

「爸爸！」姐姐跪下來，泣不成聲。

「舅舅！」父親大聲吼，我幾乎跳起身子。父親瞪著我：

「趕他出去！趕他出去！」

我慌亂地站著，微轉頭，在牆角看見糕糕因恐懼而睜大的眼睛。

姐姐拖住準備離去的姐夫，緊緊抓著：

「給爸爸跪下！求爸爸答應我們。」

姐夫遲疑了片刻，他抵不過姐姐的眼淚，也在姐姐身旁筆直地，沈重地跪下。

「滾——」父親的聲音從喉嚨深處爆開，直穿透肺腑，撕裂心臟。他失去理智地，猛揮手臂，几上的細瓷長花瓶飛起來，砸碎在牆壁上。然後，姐夫驚痛的喊叫，我們看見他的左側臉頰滿是鮮血……他抬頭，不是姐夫呵！那張因疼痛而扭曲的臉孔，竟然是立德！

我看見自己，或是姐姐，驚懼地擁住立德，發出刺耳地、崩潰地哭號：

「打死我吧！把我們一起打死——」

我彈跳起來，混身劇烈地顫抖，必須張口喘息，才能穩住心跳。頰畔涼而癢，我用手指觸摸，才知道自己流淚了。而窗外，正透著鴨蛋色的青白，這又是新的一天。

把枕頭擺平，重新躺下，突然悟到，縱然立德能夠了解，願意與我同心協力，我們仍有一場逃不掉的，難以預卜的激烈戰爭。

二

立德是對我們的婚事表現最起勁的，他帶我去看傢具；陪我到他朋友開的攝影公司試禮服，認真地討論領口與後背及裙擺的設計。笑嘻嘻地喚我方太太。有時候，我可以跟著他起鬨，而更多的時候，我是那樣興味索然。

「妳不能不戰而敗呀！」

立德時常要在我耳畔叮嚀著，我總是點頭。可是，他根本不能了解我回到家的感覺。我必須摒息地注意每個人的舉一動，母親隨意說句話，我得揣測半天；糕糕話中有話，使我緊張許久。即使是父親要喝一杯水，我也慌得把熱水傾在自己手上。

別的女孩要出嫁，不都是歡歡喜喜的嗎？

當初，大姐和爸爸鬧得厲害，曾經這樣問我：

「妳說爸爸愛我嗎？可是，他的愛，為什麼會讓我們都這麼痛苦呢？他如果真的愛我，就該知道，我怎樣才快樂！怎樣會痛苦！妳說，爸爸愛我嗎？」

我說，爸是愛妳的，爸是愛我們的。

母親是大而化之的人，吃的、喝的、穿的，她的責任是張羅這些。其他的時間，以前給了收音機，現在給了電視。父親完全不同，他教導我們課業。小時候，三姐妹的鉛筆，全是他利用睡前，一枝枝削出來的，可以和其他孩子削鉛筆機削出來的媲美。曾經，當我改用原子筆，看見父親那樣仔細為糕糕削鉛筆，削出一截，斷了。再一截，又斷了。我忍不住豎起眉教訓糕糕：

「每次都都不小心，把鉛筆摔得一段一段！」

「算了！」父親把剩下的丟進字紙簍，取出一枝新鉛筆，那樣平心靜氣：

「算了，妳們那一個不是這樣？」

父親的愛一直都是毫無保留地，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第一次入學註冊和最後的畢業典禮，他一定要到。栗、梁梁、糕糕，都是一樣。糕糕自小就愛和母親鬭氣，她總是說：

「我是爸爸的女兒！」

母親聽了這話，必然十分生氣，因為她生糕糕的時候是難產。

我一直相信父親愛我們，他把自己所欠缺的，加倍付與。可是，如今，令我終日惶然不安、焦慮難捱的，竟然也是我至親至愛的父親。

他的愛，為什麼會讓我們痛苦呢？

母親也漸漸投入我的「結婚籌備會」中，金飾的款式與分量；枕套棉被與牀單，大包小包的往家裡搬。她的大大方方與我的躲躲藏藏恰成極端對比。我擔心父親看見會起疑，母親挺胸瞪眼地：

「不要管他！」

說來是很容易，可是，若不管父親，我的壓力絲毫不能減輕，這才明瞭姐姐一定要跪求父親答應的原因。

這天，晚餐後，我獨自在廚房洗碗，沒聽見電視新聞的聲音，便覺得不尋常。當我把所有的碗碟都浸在肥皂水裡，糕糕來到我身邊，倚著流理台：

「爸叫妳去。」

我停了停，覺得黑暗中等待許久的，終於兜頭罩下。呼吸很不順暢。

「去呀！」糕糕在催促。

我的手更加勤快地在池中翻攪，但，每個碗碟都那樣滑溜，根本抓不住：

「我，洗完……就去。」我說著，倒像是在討饒。

「不必了！」糕糕捲起袖子，把我擠開：

「我來洗。」

她一向不是這樣熱心的，尤其痛恨洗碗這種毫無成就感的工作。我扭開水龍頭沖去手上的泡沫，一邊望向她

，希望能看出一些訊息。她也正偏頭瞄我一眼，在那種似笑非笑的眼神中，我清楚地看見，看見深深的揶揄與幸災樂禍。

很快地，我轉頭出了廚房，向父親房裡走去。不過幾步路，我却走得那樣艱辛，還混合著無以名狀的壯烈情緒，一股與全世界抗衡的勇氣。當我輕顫的右手觸及冰冷的門柄，才知道自己對立德竟然情深至此。

開了門，母親正扶著父親在床沿坐下。父親曾經龐大的身軀，如今顯得細瘦孱弱，必須依靠母親的支撐。因為費力，兩個人的臉都掙紅了。我忙上前幾步，父親揮動手臂：

「好了！好了！妳去，去坐下。」

我只得緩緩後退，可以清楚看見，父親那雙粗壯的手臂，我和姐姐幼年睡覺時，一人要摟抱一隻，才能安心進入夢鄉的，如今已鬆弛乾癟，顏色青白、佈滿筋脈。就是在這張牀上，我和姐姐總要纏著父親，搶著說那些說不完芝麻小事。為示公平，父親摘下他那支錶面泛黃的特大號手錶，讓我們姐妹輪流說，秒針轉一圈，就得換一個人。姐姐後來的演講與辯論能力，大概就在那時訓練出來的。而我呢？時常咬到舌頭，痛得眼淚直流。說倦了，一左一右，擁著父親的胳膊酣睡，直到天亮，又熟又穩。而父親為了不驚動我們，一整夜都像上了手銬一般，動彈不得。事實上，他不就是這樣無怨無尤地拖著我們，拖了二十幾年。而今天，當他無法獨自站立，我們却不能讓他倚靠。甚至，不能像小時候，摟著他的脖子，圍著他打轉。只能有禮地、防範地、遠遠地坐著。

「好好跟妳爸談。」母親到我面前：

「妳爸已經知道了，不要怕。」

母親掩上門，走了。

我坐著，與父親對面，而距離遙遠。父親戴上老花眼鏡，仔細打量我。我努力讓自己鬆弛，可是，辦不到！渾身的神經都緊繃著。我垂下頭，眼尾餘光不只一次掃向房門，腳掌緊抵地面，準備隨時應變。

「妳好像，瘦了許多。」

我一震，抬起頭，正與父親鏡片後的眼睛相遇。他的聲音溫和：

「真是，瘦了不少。」

「爸……」我呼喚，沒什麼意識。只能怔怔地望著他。

「我們父女，好久，沒有聊天了，嗯？」父親說。

我點頭。內心劇烈搖擺。那些原已生根的堅定決心，一吋一吋消失殆盡。猛然驚覺，倘若父親改變戰術，那麼，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只得丟盔棄甲，不戰而敗。心中竟也不怨他，只覺緩緩泛開的悲哀。與立德，到底是緣淺吧？

「妳媽，什麼事都不肯告訴我……」頓了頓，父親靠上枕頭：

「聽說棠棠……呃，妳姐姐……」

彷彿變了稱呼，便只與我有關係，和他比較不相干。

「她，懷孕了，啊？」

「是啊！」我有著忍不住的驚喜，急急地報告：

「已經有幾個月了。姐姐很好，一直很好……」

「那就好！那就好……」父親的聲音愈來愈低，扶了扶眼鏡，他有些困難：「她也太倔強！太……什麼了。不管怎麼說，我總是爸爸，難道，還要我給她，給他們道歉嗎？」

我睜大眼睛，不能置信地。反覆地告訴自己：「舅舅！妳在作夢！妳只是作了好久沒作過的好夢。只是作夢。可是，如果這真是夢，就讓我永遠不要醒來吧！」

「妳看看我……」父親掙著身子要下地，我忙過去幫忙。他伸手攔著我，握牢手杖，使勁一撐，竟然站起來了。只用一枝手杖，就站起來了。

我一向慣看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此刻不由得激動起來：「爸，你可以，可以站了，可以站了。」父親微笑點頭：

「我一直在練，很累！很苦！可是，假如我不快一點好起來，妳姐……就不肯原諒自己！我在輪椅上坐一天，她就折磨自己一天……再到後來，終究是個禍害！」

「爸！」我大聲地：

「你不是禍害！你不是！」

「我還不夠禍害？好好的一個家，給我搞得烏煙瘴氣……把女兒、女婿趕走了，自己也弄個不生不死的……」

父親哽咽，他的鏡片後光亮閃爍。我站著，許久不曾有過這種意念，想擁抱他。但，我不敢。父親正如初學站立的幼兒，一碰，恐怕會倒。

「爸！」我努力地笑著：

「一切都會好！一切都沒事。只要你高興，我可以作任何事，可以，拋掉……所有的……」

搖搖擺擺地，父親再度坐下，將手杖放在一邊：

「妳要真讓我高興，只要答應我一件事。」

除了答應，我那裡還有選擇？我點頭。什麼悲哀啦！淒涼啦！激動啦！全都不存在了。所殘餘的只有麻木，不能感覺的麻木。我再點頭。

「好好把握……緊握自己的幸福。」父親的聲音平平穩穩：「不管碰到什麼困難，都不要輕易地放棄。」他抬起眼睛看我：「妳答應？」

「爸……」我用整個顫動的心去呼喚。此外，不知該說什麼。

「這大概是爸爸能要求妳的最後一件事。妳能作到的，是不是？」
是的。我用力點頭，是的！

父親在我的幫助下，平躺在被中。我道了晚安，向外走去。

「舅舅！」父親喚住我：

「恐怕……不能幫妳準備什麼嫁妝。」

我搖頭。並不需要，並不需要嫁妝。我已得到不敢夢想的允許和祝福了。

「可是，這一次，要把婚禮，辦得好好的。」父親的聲音從床上傳來，顯得特別悠長。我揩去順著面頰往下滑的淚水：

「這已經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我向母親報告經過的時候，好幾回哽咽不成聲。不敢相信，滿天陰霾，就這樣一掃而空。

「其實，他早不氣了，只是嘴巴硬，不肯承認。」母親說的篤定。

早不氣了？有多早呢？上次，姐和姐夫婚後歸寧，不就狼狽的被撵走了？如今算來快一年了。可是，我仍記得清楚。剛坐上輪椅的父親，體格仍很健碩，火氣更是旺得很。

「你們是來看笑話的吧？」他對著女兒、女婿吼：

「我沒被你們氣死！很失望，是不是？」

「爸爸……」姐姐總是哀哀地哭泣：

「都是我們的錯，我們來求您原諒！我，我一輩子都不能心安——」

父親扭曲著臉笑，樣子很難看：

「我不要再看見你們！你們請走吧！永遠不要回來了！」

「爸！」姐夫請求地。

「尤其是你！你還要怎麼樣？你把我害得不夠慘，你不甘心，是不是？」

「爸！您是眾眾的父親，也是我的。只求您給我贖罪的機會……」

「你不要叫我！不要折了我的壽——」父親仍頑固地：

「你們出去！出去——」

姐和姐夫對望著。

「好！你們不走！我走。」父親轉動輪子。可是，對輪椅的性能還沒把握，只在一瞬間，父親隨著輪椅傾倒下來。我們驚叫著，七手八腳扶拉父親，却拖不起威怒中的龐大身軀。

姐夫走過來，教我們扶起輪椅，然後，用他寬闊的肩背，結實的臂膀，將父親拖抱起來。父親起初抗拒著，但，姐夫不肯放棄。僵持了片刻，終於，父親端正地坐進輪椅中。姐夫從母親手中接過毛毯，為父親蓋好。他們

對視著，姐夫猶豫了一會兒：

「爸爸……不管您認不認我，我永遠把您當作父親。而且，永遠等您原諒。」空氣出奇的沉靜，父親沒有咆哮，我們更在一旁噤聲不語。一向不擅言詞的姐夫，為了說這話，整張臉都漲紅了。

難道，從那一次，姐夫以年輕而男性的力量扶持父親，就已開啓了新氣象了？曾經孤零飄泊的父親，內心深處必然曾渴望有一個兒子，而姐夫，是第一個喚他「爸爸」的男子啊！此後，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男子這樣喚他。

四

立德正式拜望父母親，順道到店裡去接姐姐、姐夫。車行到巷口，我忍不住盯著他看。察覺了我的注視，他伸手拍拍我：

「別擔心！我是愛無反顧。」

明知他是有意逗我開心，却笑不出來。我轉頭，恰巧看見姐夫緊緊握住姐姐的手。姐看了姐夫一眼，把臉轉向窗。

一進門，立德極自然而熱絡的與母親和糕糕打招呼，姐和姐夫顯得沉默彳亍多了。

我們坐下來，喝茶寒暄，彷彿全家已經到齊了似的。但，每個人眼中都有著期盼，混著不安的期盼。一會兒，開關房門的聲音傳來，立德連忙正襟危坐，姐夫乾脆站起身子，他坐不住。

當拄著杖的父親，蹣跚地走出來，我們全都站起來。顯然地，父親刻意地裝扮自己，雖是消瘦不少，却也光采煥發，看得出努力的痕跡。

雖然，我已告訴姐和姐夫，父親不必再坐輪椅的消息，可是，姐親眼目睹，仍忍不住地激動。她掩著嘴，欲哭欲笑地。

「沒事，沒事！」父親忙招呼她坐下，很擔心的盯著她看。然而，姐望向父親時，父親立即調開眼光。

為了掩飾尷尬，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立德身上。尤其是父親，那樣親切和藹與他話家常。相形之下，姐夫反而像是第一次上門似的。立德侃侃而談，笑聲此起彼落。而姐夫挺胸坐著，不時地深呼吸。

直到吃完午飯，離桌之前，父親突然冒出一句：

「生意，好不好？」

沉寂了三秒鐘，姐姐碰碰姐夫的手肘，姐夫恍然，慌亂地：

「好，還好。謝謝！謝謝爸爸——」

原已擱在桌上的筷子，此刻被他緊握手中。姐用眼光示意，他才放下。

父親點點頭，很端肅地。而在同時，有忍俊不住的笑聲洩出來。糕糕憋紅了臉，也憋不住笑，看起來完全就是個稚氣的孩子。

坐在客廳裡，面對著那只樟木箱，鐵鎖已鏽敗不堪，却是四十年前，父親離鄉的全部財產。不由得，心中升起肅穆的情緒。這是少年英發的父親一生的夢想。而今，歲月荏苒，關山阻隔，人事全非，這只陳舊的木箱，又鎖著什麼樣的秘密呢？

「時間過得多快，現在……乘乘都要作母親了。」父親輕撫箱上的細紋，抬起眼，望著我們三姐妹：

「當初，還說把家鄉的學校，給你們作嫁妝……」

我們都微笑，那是一段充滿期待與喜悅的回憶。

「真是的！」父親自顧地：

「其實學校是叔公的，也不是我的。那時候，也只是……鼓勵你們。」

「唉……」歪在沙發中的糕糕誇張地嘆了口氣：

「好不容易輪到我當校長了，結果被誑了一場！」

我和姐姐彎了腰，母親拍糕糕的頭：

「妳根本就沒那個命啦！」

立德和姐夫也陪著笑，但，他們並不明白其中玄機。而我們，曾共同生活，分享喜樂悲傷的，才能在一次不經意的觸動間，得到最深刻的甜蜜。這種經驗，却也是無法取代或忘懷的。

父親開啓木箱，隨著樟腦丸的撲鼻氣味，首先映入眼內的，是一堆獎牌、獎狀，曾在父親房裡展示的，原來被收藏在這裡。

「這些，是你自己努力的成績……」父親對姐姐說：

「我也沒什麼可以送給你，妳拿回去，將來……也讓孩子看看。一代總要比一代強，才好……」

姐姐拿起一面獎牌，交給姐夫。糕糕在一旁嘀咕：

「一代比一代強，才好當校長啦！」

「貧嘴！」姐轉身打了糕糕一巴掌，却忍不住笑。

「這是獎牌的……」父親從箱中拈起一張圓形小卡，上面寫著：「清潔寶寶」。

「幼稚園的，我記得！」我興奮的轉向立德：「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獎牌，媽媽的功勞！」

「老師喜歡她啦！」母親連忙解釋，表示自己並無功勞。

「還有這個。」父親撿起一個長形的紅綢包，仔細地攤開來，一段繫著紅絨線的辮子，蹣跚在其間。我怔怔

地看著，耳畔聽見立德的驚歎聲：

「伯父這麼細心！」

「這些……」父親交給我們，我和立德同時伸手去接。接過我童年時剪下的髮辮，立德捧著，像珍寶般。

「你會好好保留的，是不是？」父親問立德。

「我會！」立德慎重地：「我會盡所有的力量，我一定會。」

「那就，那就拜託你了。」父親的聲音變了。

聽他說這樣的話，心中無比酸楚，我幾乎墮下淚來。糕糕適時地探頭看看箱子，嘟囔著：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父親在角落裡拿起一個小玻璃瓶，遞給糕糕：

「糕糕從小習慣自己來，要和姐姐比，我只能留下這個。」

瓶底有個形狀像風乾的瓜蒂，顏色暗褐的奇怪東西。瓶口密密緊封，糕糕搖動瓶子，皺起眉頭：

「這是什麼？髒兮兮的！」

母親瞄了一眼，好像不太高興：

「不是叫你扔了？留著做什麼！」話是對父親說的。

糕糕搖得更起勁了，上上下下地：

「這是什麼嘛？」

「臍帶。」父親說。

糕糕的手停在半空中，不能置信地：

「什麼？」

是臍帶。父親說起二十年前，母親如何以性命相搏，與死神爭鬥近三十個鐘頭。而產房外，我們父女三人緊

偎，聽著令人瘋狂的嘶喊。六歲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懼，並且那樣強烈。

糕糕低著頭聽，這些年來，她一直和母親鬧氣。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二十年前的事。

她緊握小瓶，咬住下唇，抬頭望父親、姐姐和我，我努力對她笑。她的睫毛上閃著淚，眼光轉向母親。母親

很僵，不知所措，倒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二十年後被揭發。

「我……」糕糕垂下眼，不知是向誰說：

「對不起。」

她霍然起身，迅速地回到房裡，關上門。

先前就說好了，立德要送姐姐去醫院作檢查，我也陪著去，姐夫就可以回店裡。告別的時候，木箱已經空了。

父親曾用大半生來填充它，而今後，它將以另一種形式慢慢充盈。

「爸！我下禮拜再回來。」到門口的時候，姐姐回頭說。

「我送你回來。」姐夫忙接口。

交換心得。

「栗栗回來就好……」父親沉吟：「你要好好作生意，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我去接妳好了。」立德對姐姐說，相當自動自發的。

「那好，那也好。」父親滿意地。

立德發動車子，我和姐姐在一旁等待，姐夫則拎著一包獎牌獎狀上了車，聽說他也有買車的意思，大概趁機

姐姐穿著寬鬆的淡鵝黃衣裳，整个人籠在明亮裡，雙頰泛著自然的粉紅。我打量她：

「妳希望是兒子，還是女兒？」

姐姐輕輕覆掌在凸起的部份，她的聲音柔軟溫和：

「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上車了！」立德向我們招呼。

坐在車上，搖下窗子，我睨著立德：

「你們講什麼？講那麼久！」

「男人的秘密，女生不能聽！」

「好啊！」我和姐姐一塊兒嚷起來：

「竟敢有秘密！」

「不敢！不敢！」立德從後視鏡中看著姐夫：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戴家小姐這麼兇？」

姐夫拍拍立德的肩，故作委屈地：

「我也是不敢呀！兄弟！」

輪子一轉，陽光驕地灑了滿車。道旁的尤加利樹整齊地排列，風中搖動的樹葉，一路燦亮到天邊。



賴西安
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生
台灣省台中縣人
政治大學畢業
經歷／
蘭陽青年雜誌編輯

作品／
小說：天鷹翱翔、順風耳的新香爐、
父親等

大厝來的少年家

短篇小說第二名 賴西安

父親幾次婉婉勸開鐵牛車的明坤叔：「駛慢一點；再快，也要兩趟。要是把我們父子摔下車，你還要麻煩多載一趟，送我們到病院！」

也不知哪來的車聲太響，還是明坤叔裝作沒聽見，抓著駕駛桿像抓牛角，一路甩頭擺尾，顛顛跳跳地往集慶村奔去。他儘管自己說：「落貨後，你跟阿全兩人搭戲棚就夠了，我趕緊回頭，再把傀儡帶來。還有六箱，何必帶這麼多？鄉下所在三箱來舞弄嫌太多，七八尊也是弄一場，三十尊也是一場，反正誰也看不懂。」

父親和我吊著半邊身子，坐在駕駛座後的扶手平台上，風在耳邊呼呼吹過，明坤叔的話並沒有被風吹散，父親卻沒搭腔。我暗暗偏頭看父親一眼，看見父親盯著前方小路，微笑著；沒有開口的意思。他一頭被風拉直的白髮嚇我一跳！再看一眼，是那河堤上的風沙襯托著；波動翻滾，在車行間，如同貼著他頭壳。向來，父親只留五分平頭，看慣了也不留意，這時刻才發覺他的頭髮稀疏而斑白了。

動身前，明坤叔就說過：「三角公園邊的清標伯，挖地基蓋厝，昨晚三叮嚀五交待，要我去載土，今天只能速去速回。」他幫著把戲棚材料搬上車，嘮嘮叨叨說：「不是我跟你洩氣，傀儡舞弄三十年，要是連一部自家用的貨車都買不起，早早該改行了。」

父親默默忙進忙出，始終沒應答半句。幾次我想出口頂他，一時又蒐不到字句，能說：「不載就算了，我們另找他人」？明坤叔和父親玩鬧長大，從我知道父親是個「弄傀儡」的，每次出場，少不了是明坤叔幫忙將道具載去，他們自有情誼，父親能憋忍不說，還容得我出口放肆麼？

明坤叔說的也是實情。

舞弄傀儡去收煞、鎮災，人家罵我們迷信——人都上太空了，還在搬演這種戲？——那樣輕蔑的眼神，我也不是沒見過。

「第五代傳人」——我就是被這句話陷害的。國中畢業那年，父親和我長談：「你的高曾祖父從唐山學藝回來，到我傳了四代，斷在我手裡，也是沒辦法的事。你好好考慮，願不願意，我都不勉強。」不勉強何用再跟我整夜長談？把高曾祖父阿水師種種玄奇和心意說了又說？……從前一天演出兩場，半個月十五場的盛況，我也相信，但是，現今能有半年十五場，我便要暗裡歡喜，也不會讓明坤叔一等人熱諷冷嘲，憋忍在心裡不敢出口了。

鐵牛車壓過一個坑窪，車身猛烈彈跳，戲棚木料搖晃得要鬆散一般，擠在車台角脚的一對公鷄、公鴨呱呱叫，我趕緊騰出一隻手把木料抬高。這一轉身，整個人險些摔落車底！父親驚叫：「明坤啊停車！」雙腳踏地，左手卻被木料夾扭住，待父親和明坤叔來抬起才解困。手臂痠疼得人想蹲下來，斷是沒斷，大概扭了筋，直碰不得。

父親忙著幫我揉搓，說：「阿全，忍耐一下。好好坐著，怎麼會被夾住呢？要小心。」

「有事麼？」明坤叔雙手插腰，哈哈大笑：「要去消厄鎮災，別自己先給煞氣沖著啦——」

那一對公鷄、公鴨不再啼叫，靜悄悄縮著。雞冠血和鴨舌血要在開場前沾符籙，牠們不能先出事。我揉揉傷疤累累的公鷄冠，公鷄把頭藏進鴨翅去，公鴨也不閃躲。牠們整整跟隨我三年了，也是「跑江湖」的，我和父親在台前演出，牠們在台後等待，每次取牠們的冠血和舌血，父親總是小心；剪刀鋒用火燒過，取兩滴血便放牠們走。這也教明坤叔看不慣，他老記得早些年，傀儡戲下場後，回家少不了有一頓雞肉、鴨肉下酒。他說：「留成老鷄公、老番鴨了！為何不讓牠們早去投胎轉世，留牠們跟著跑江湖辛苦一世？」

每次省這五百塊錢，挨明坤叔嘻嘻哈哈說一頓，父親的心裡怎麼想？我不知道，而我總是怨嘆！何苦呢？這般時機，遲早得改行，不如早做打算。這「傳人」的名號截斷，就記在我頭上吧……卻又開不了口！

請戲的人，在集慶村入口的迂迴彎道等我們，引導鐵牛車停往茄苳樹下的空地，父親下車和那老伯談話，指點點，望天看地左右環視，這才示意鐵牛車後退，讓我和明坤叔把戲棚木料卸下來。

我先將鷄鴨提起，抱著走到茄苳樹下。盤錯浮凸的樹根坐一位手拿書本的學生，看來年紀和我相彷彿，靠著樹幹，直直望著我；索性把書本擱在膝蓋上，看個仔細。

茄苳樹幹太粗大，繫綁鷄鴨腳蹼的尼龍線還圈不了它半身。我將牠們放下，忙去找石塊，不放心牠們會不會乖乖不動……。進三步退兩步，兩眼搜尋石頭，不時又轉身盯牠們一眼，像個陀螺團團轉。明坤叔不耐煩叫道：「阿全，鷄鴨不快綁著，找什麼真珠瑪瑙？」又邁步過來：「樹頭綁一綁不就行了？再不行，請這個少年家幫忙

牽個繩子，不會太久啦，戲棚搭好就交手，反正，他閒坐著也一樣，對不對？」

那少年站起來，竟也稱呼道：「明坤叔。」聲音懶懶的，抬手扶了扶眼鏡框。

「我的名氣這麼大，連這山邊田莊也有人認識我？」明坤叔仔細打量那少年：「噴！陳仔大厝那個大孫麼？你怎麼跑來這裡？你家今天挖地基，正忙，人手不夠，哎哎，你一閃閃了卅里路，躲在這裡納涼？——」

少年訕訕地說：「七月一日要攷試。大厝拆了，我家人要我來二姨這裡讀書。」

「這樣？讀書人真是命好。你全家忙得翻筋斗，偏偏你蹺腿讀書吹涼風。」明坤叔說：「你跟阿全該是同年，兩人熟識麼？怎麼？隔一條街就不認識，哎哎，現在的少年差我們以往差多了，沒騙你們，我十三歲時，全宜蘭市的人至少認識一半，廿歲時，每個人都認識……」

他又來了，我趕緊打岔：「明坤叔，你可以競選宜蘭市長。」

「阿全，你好大膽，敢跟你明坤叔漏氣。我沒這個時間跟你們吹汽球，來！先把貨卸了再說。」明坤叔又問那少年：「大厝的少年家，你要在樹頭牽雞鴨，還是來幫個忙，還是什麼都不要，乖乖讀書？」

那個讀書人的少年說：「等一等，我到二姨家提個竹籠來。」他把書本擱在茄苳樹下，咚咚跑回去，提了一只竹籠把雞鴨罩住，書本就壓在竹籠上。

看他願意幫忙，明坤叔卻又覺得不安，說道：「你有沒有想清楚？書沒好好讀，大學考不取，跟你阿公說我害你的，到時他拿拐杖打我，沒趣味，你還是坐樹頭讀書算了。」

「沒關係，反正我也讀不下去，等一下傀儡戲開場，也一樣鬧哄哄。」

「哎哎！你將來考不取大學，連阿全跟他父親也要一起拖累，叫你阿公賞他們一記拐杖頭？」明坤叔擺個武生出場前的架式，金雞獨立，關刀手一前一縮。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這麼厲害？」

少年被明坤叔逗笑了，說：「陳漢本啦。」

這時，父親走來，嘴角帶笑，問道：「明坤你怎麼了？沒戲台沒鑼鼓，也可以扮歌仔戲？」

「陳仔大厝的清標伯，就是漢本他阿公。你看清標伯多厲害，派他大孫先來樹頭監督，要我快快回去——載土！」明坤叔又唱又演，戲耍夠了，又說：「我反過來派漢本當公差，替我們卸貨、搭戲棚。眾將官！聽到，大事不可延遲，隨我來呀——」

我左手臂還有些不自在，使不上氣力，只能提些麻繩、小鐵件、祭品之類的輕便東西，陳漢本雖是瘦長書生一個，多虧他出力，一車木料連同兩箱傀儡也迅速卸下。

明坤叔跨回駕駛座，抓牛角似的把鐵牛車蓬蓬開回去。臨走又回頭交待：「搭棚的動作要快，不能耽誤時辰。」

這彎道也迂迴出奇，先是一座窄橋像個葫蘆瓶口，把路面縮了，道路依著河堤打個彎，又被這棵三人環抱

住的茄荖樹擋住去路，只有斜身再繞一次。人車行來，真是前後望不著。

「我才來住十天，就看見兩次車禍，一次滾落橋下，一次是摩托車互撞，蓋了三張草蓆。」大厝來的少年家說：「村長伯請你們來演傀儡祭煞，是我告訴他的。」

「真實？」

父親奮力扛起一根支柱，我扶著，趕緊將麻繩遞給他，騰手又去抬橫樑，讓父親纏繞網牢。那陳漢本看著，也過來將一頭下垂的樑尾扛起。我問他：

「你也相信我們傀儡戲可以消厄鎮災？」

「這個我不懂，但是我很喜歡看傀儡戲，」他說：「請你們來這裡演一場，全村的人都要來祭拜、觀看。本來，大家嚇得不敢走這條路，都繞從大洲走溪床便道——茄荖樹下更沒人會來納涼，所以在這裡讀書最安靜——他們看過戲以後，比較不會提心吊膽，仔細看看這條路到底為什麼常出事，大家想個辦法解決。」

我以為父親會生氣，他卻笑說：「這是你們少年的現代派想法，也是有可取之處。你阿公，從前是我的老師，他年紀雖大，想法也是很現代派的，這些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還是他告訴你的？」

「對，我阿公開過私塾，我一直不很相信。」

「怎麼不相信？剛才那個明坤叔和我都是最後一屆的學生。就在家那大厝的西廂房，兩晚去一次。日時在公學校唸日文，晚時讀經詩，他不讓我們喚他老師，說是越喚越老，哈！一律叫清標伯。」父親說道：「我現在能看報紙，還都是清標伯的功勞。」

「我阿公很有主張、很固執。真正現代派的人，不會像他支使誰要這樣，誰要那樣。」

「不能這樣說他！」父親再把第三根支柱扛起來，我和陳漢本合抬橫樑，讓父親網牢。他說：「在我們宜蘭他算是思想最開通的老人了。」

「也不是樣樣對。」

「你這個孫子怎麼了？對你阿公很不滿？」

陳漢本偏著頭不再說，幫著找來鐵件，分遞給我們，將四根支柱固定。搭戲棚的順序，他一點也沒弄錯，父親看了驚訝：

「你怎麼了解得這麼清楚？」

「我看過太多次了。」

「真實？」

「只要你們在宜蘭演出，被我們聽到，一定跑去看。去年有一次，我還偷偷跟你們到蘇澳白米橋，回來時差一點沒搭上末班車。」

父親聽得神色振奮，笑問：「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大厝的人知道麼？」

「神不知，鬼不覺。」那陳漢本自說自笑。

「我們的傀儡戲這麼好看？你都看得懂？」我問他。

「我只喜歡看『鍾馗捉妖』，其他的戲文聽不懂，但是好看哪。」他說：「十歲的時候，我家大厝起火，請你們來中庭演一場，不知道阿炎師你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怎麼不記得呢？」父親說：「我想了好幾年還想不通，依你阿公那種新派想法，他怎麼會把我們找去？他是神鬼都不信的人……。剛才聽你說，讓大家熱鬧熱鬧看一場傀儡戲，每個人多留意。我在想；他不是找我們的傀儡去鎮災消厄，而是找我們去湊熱鬧，教大家小心罷了。」

說著，父親的尾音竟有一絲悲哀的氣息往上飄。看來陳家大厝的少年家也沒察覺，他又說：

「大人說『傀儡會沖煞人』，不准我看，我偏偏躲在廂房門縫看個過癮。其實也沒有啦，我那房門只能看見戲台的半個正面，半個側面，不時有人在門前站一下，一晃一下，不是看得很仔細，但是，愛看哪！看阿炎師你的指頭勾撥竹板下的懸絲，那些和我身高差不多的傀儡開始動作，跟真人一樣，太像了。」

「看了不害怕？」

「我妹妹不敢看，我不會，」他說著，又合力去抬橫板，一塊塊舖在戲台上：「你們操作的傀儡戲，實在很生動，布袋戲跟它比起來太僵，皮影戲也不行，歌仔戲的真人又太滑溜，真的，傀儡戲可以成為一門藝術。」

「什麼藝術？大家嚇得不敢看，怕被沖煞，」我說：「一年演不了幾場，沒前途啦，藝術？」

「阿全——他說的是真實，你不能這樣想。將來沒人請傀儡去消厄鎮災，但是，我們拿來純粹表演，你想，布袋戲能時興流行，傀儡戲不行麼？」

「誰來請我們？」

「會呀！戲文再多幾齣，設備和技巧再研究，有希望，」那個陳漢本說：「我每次看，每次都掉淚……。」

「哭？怎麼會？我們又不演苦劇。」父親問道。

「不是這樣……。」陳漢本說著又刹住。

我回茹荖樹下，把裝著佈景的木箱抬來。左手臂還是痠疼，陳漢本看我歪斜著身子，奔來相助。父親對他說

「勞煩你這樣幫忙。我看，乾脆你不要考大學，跟我們學傀儡戲。」

陳漢本扶扶眼鏡框，看著我和父親，父親卻又緊張了，說道：「我開玩笑，你別當真。」

父親也實在太天真了，這種事，除了我，還有誰會當真，然後走一步，暗一步，日日怨嘆？！

集慶村的人，陸續來到戲棚下探看，和那村長伯交頭接耳說一陣，走後，不久又來一批人，載來兩張圓桌。捉牲醴的，清一色都是男人，婦人和小孩停在茹荖樹後面探頭探腦，不敢走近。

一個穿背心的小孩，伸手把陳漢本放在竹籠上的書撈起來，陳漢本自己也看到了，卻沒動靜。

那小孩撈了書，又要翻開裝傀儡的木箱子！我可著急了，大喝一聲：「不要動！」小孩看我飛奔追去，抱著書本就跑，粗大的茄苳樹幹遮擋著，也沒看清他往哪個方向躲去，追到茄苳樹下，連那幾個婦人也不見了。

父親跟著追來。那陳漢本倒是慢條斯理一踱一幌，無所謂的樣子，一屁股往樹頭坐下。

「書被拿走了！」我說。

丟一本，少唸一本。」

「讀書人怎麼講這種話？聽說你今年要考大學，還有幾天？丟了書還得了。」父親總是這樣，比當事人還著急，放著自己的事，繞過樹後去找那小孩。

轉了一圈，空手回來了。

我把木箱打開，提出鍾馗，將纏繞的懸絲理順。陳漢本掀開竹籠，放了鷄鴨出來，還要把綁在牠們腿上的尼龍繩解開。父親回頭看見，說道：「嘿——看你真的不緊張？繩子不能解開，跑了抓不回來。」

這大厝來的少年家忽然雙手蒙臉，哭了起來。

這突來的哭聲，把我和父親嚇呆了。剛才還說說笑笑，馬上就來這一招；父親這麼說他，也不算重話呀。

他哭了十幾聲，停住，雙手在臉上用力抹幾下，抬起頭來，竟又對著我們訕訕一笑。把我提著的鍾馗接過去，高舉雙手握住竹板，一勾一撥，胡亂將鍾馗舞弄起來。

「大厝的少年家，你怎樣了？」父親彎下腰，偏頭看著他，問道：「我說你，也沒惡意……」

陳漢本搖搖頭，半晌才說道：

「我是想到我自己，好比這懸絲傀儡。人家要我動，我才能動，人家放手，我就躺下了。」

「幫我們搭戲棚，可是你自己願意，我們沒有支使你、強迫你哦。」父親急忙辯解：「你想到那裡去了？」

「不是講這個。」他說：「我做的事，樣樣有人安排，將來的路，他們都幫我想好了。就像這樣，抽一下，動一下，抽一下，動一下……我阿公便是傀儡師，神通廣大的一流傀儡師。要我考大學，我便去考。」

父親和我聽了，沉默下來。父親走到路口眺望，說道：「明坤到現在還不來。」揉搓著雙手，又坐下。

涼風陣陣拂來，頭頂上的茄苳葉沙沙作響。我也提起一尊傀儡，緩緩舞弄，想起，六歲那一年，父親要我站在木凳上，舞弄傀儡。

傀儡重得把我往下拉，幾次險些從木凳倒栽蔥摔下，父親在背後抓著我，不斷說：「忍耐一下，好好站著，怎麼會跌倒呢？不要怕，學爸爸的樣子，來，這樣，這樣……」

六歲的手掌有多大？握了竹板便不能動彈了，兩隻手臂疲得舉不起來，就要哭了。父親索性雙臂夾住我的腰，提著竹板，要我去勾撥那懸絲。

是不是我也像那傀儡一樣，操縱它的人，其實是父親呵。

那時祖父還沒有過世，每次出場，總是祖父母、爸媽和我一行五名。祖父和父親在前台演出，祖母和母親整理後場；將下場的傀儡收安，把就要出場的傀儡備候，掛在竹竿上。那時，還有一班隨召隨到的樂師，我就坐在喧鬧的鑼鼓樂聲中，拿來碗碟筷子，跟著敲打，常逗得祖母和母親開心地笑。

我曾經那樣想過，將來長大，就在後場敲鑼打鼓，不用那些樂師，一人全包了。但是祖父和父親每看我拿了碗碟敲打，總是不高興，叫我雙手伸直，提著沉重的傀儡練手勁。那時候掉過眼淚麼？這倒又記不清楚了。

只記得母親看了不忍，時常要我放下休息。起先是放過幾次，我卻在那日日揣摩裡，也識得一些傀儡戲的美妙，不必父親要求，就在後台舞弄得入迷。母親勸止不住，於是說：「既然這樣，何不到前台去，讓你阿公休息？」

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真就上場了。

那年，祖父母相繼去世。樂師班也解散了；換來一台錄音機。我的手指靈巧，勾撥著傀儡，舉手投足，比父親還要細膩三分，這些，父親不只說過一回的。

我自創的幾個傀儡手式，舞弄給父親看，他總是歡喜讚美，趕緊呼喚母親來觀看。傀儡戲孤獨寂寞的發展，卻給我留下更多開創的空間，研究和出場表演，也真的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心甘情願的喜歡傀儡戲，這還可以說父親操縱著懸絲，我是一尊傀儡麼？是麼？

「我不是傀儡，我自己甘願的。」我忽然脫口而出。

父親和那大厝來的少年家反過來怔怔看著我。

「阿全，沒人說你什麼呀。你對誰講話？」父親偏頭看我，問道：「阿全，什麼事？你們兩個少年家這樣一句，那樣一句，難道碰到什麼不該碰的東西？」

「阿爸，是我自己甘願搬演傀儡戲！」

再這樣說一遍，心裡卻有一絲不安穩，在語音結束時浮起來。好像我剛剛翻過一座牆，趴在牆垣頂上，觀前顧後，拿不定主意跳過去？還是再回來？這樣擱著，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竹板握在手上，勾撥著懸絲——傀儡抬手動腳，擺一個欠身的姿勢。我再勾那根控制下巴的懸絲，傀儡的嘴巴一張一闔，讓它無聲的開口。

那陳漢本接口說道：「不是我不喜歡讀書，我的功課一直很好，但是，我總覺得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是人家要我做的，從小就這樣！」他面孔朝向我，把眼鏡摘下來，在衣角上擦著，又說：「你的運氣比我好，沒有人強迫你做什麼，對不對？你這麼早就立下志願，演好傀儡戲，將來一定有發展，一定有成就，而且會很快樂，你比我幸運得多了。」

從眼角餘光，我發覺父親正看著我。

「你不知道當傀儡的滋味……。」陳漢本說道
「我知道。但是，也可以當自己的傀儡師。」

那單著鷄鴨的竹籠突然掀動，鷄鴨在籠裡呱呱叫，有人在拉那兩條尼龍繩。我回頭看，看見那個偷拿書的小孩又來了，躲在茄苳樹後面拉尼龍繩，縮頭縮腦，強忍住笑。看我發現了，轉身又跑；手上還抱著陳漢本的書。跑得遠遠的，半蹲著身子，一手舉書，一手舉著拖鞋，叫說：「在這裡，在這裡，要就過來拿——」嘻皮笑臉，看得人不知生氣去追他，還是不理他才好？

「阿全，」父親一手支在糾纏交錯的樹頭上，喚我一聲，又想了片刻，長長舒一口氣，說道：「這幾年，你跟著阿爸吃不少苦，這我心裡都知道。小時候，阿爸強督促你學傀儡，就像你阿公督促我學，阿爸曾經很怨嘆，怨嘆你阿公沒有讓我走我想走的路。後來，我時常想這個問題，除了傀儡，我自己是不是知道該走哪一條路，有把握、有決心麼？雖然傀儡這條路，受你阿公安排，但也是我心裡所愛，是不是這樣就來排斥，說是完全別人所操縱，就像被懸絲操縱的傀儡一般？」

父親又說道：「心底的話剖開來說了，也好。傀儡戲的前途，一日黯淡過一日，這個，阿爸也知道。你受了委屈放在心底，所以會突然爆出一句。這個，阿爸也知道……。」

「阿爸，傀儡戲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前途。是我，是我沒有全心放在上面，」頭一回這樣剖腹讓自已把心意看得清楚，是一種割裂的痛楚呀！我吞嚥口水，說道：「知道自己喜歡傀儡戲，卻不敢肯定它，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條路走。」

父親的雙手按著我和陳漢本的肩頭。那偷書的小孩又召來一群友伴，繞過茄苳樹，跑到戲棚那頭，齊聲叫道：「想要就過來拿！想要就過來拿！」鬧哄哄地逗著我們。父親說道：

「阿全，你的頭腦好，手靈巧，在台灣，我沒有看過誰搬演傀儡比你更生動的。但是，這條路途，你自己要看清楚，就算阿爸曾經強迫你學，讓你吃苦，阿爸也不能永遠強迫你做什麼。不要說長輩以他們的經驗教導我們，便說自己是被懸絲操縱的傀儡。環境逼人做不得已的事，在在都是短暫的，阿爸不會講，這些，阿爸說不清楚。」

那群小孩，看我們不動，又爬到戲棚上去，還是叫著：「想要就過來拿呀——」村長伯跑過去驅趕，他們也不怕，在戲棚上兜圈子閃躲。父親又對陳漢本說：

「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你有沒有想清楚？環境的逼迫是短暫的，你有自己的主張，誰也不能像傀儡一樣操縱你。」

父親站起身來，說道：「我心底也是矛盾呀。」

戲棚上的小孩，像唱歌一樣地叫著：「想要就過來拿呀！想要——就自己來呀，沒膽是不是？」有節奏地反覆唱著。我突然站起身，他們全又收口不叫了。

我耳膜裡卻仍然停著他們的叫聲，想起有個國劇女演員，在電視上推銷錄音帶，她也是這麼說：「我不相信傳統戲劇只有末路一條，不相信它們會越走越冷清，我不相信它們不能改變形式和內容來適應現代。我想了很久，應該如何去改良它們？讓它們以什麼樣的面貌再生？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我終於想好了第一步，我必須站起來，用心用力去做，想要，就自己過去，不能等待。」

她唱的國劇錄音帶配合著完全現代感的影像，彷彿又在眼前演出，在我們空著的傀儡戲台上舞動，那樣怪異而不協調，舞著，又靜止了。

該誰上台呢？該換什麼樣的一齣戲呢？我想著。

那群小孩又叫喊起來：「想要就過來拿呀！」

我對那陳漢本說：「你不想想要？」

大厝來的少年家戴上他的眼鏡，從盤錯浮凸的樹根站起來，定定望著傀儡戲棚。

我再問他：「那本書，你是不是真的不要？」

他高高舉起鍾馗，笨拙的舞動兩下，將它放進木箱裡，又定定望著戲棚上的小孩。

「要不要？想要，我們就過去拿！」

「好！」

我和大厝來的少年家拔腿奔去，父親也追來了。

那個拿書的孩子帶頭從戲棚跳下，其他的孩子也慌張一躍，分頭散去。我和大厝來的少年家左右包夾，嚇得他們丟了拖鞋，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跑得不見影子。

明坤叔的鐵牛車達達開來了，險些撞著那個拿書的孩子，鐵牛車緊急刹住，明坤叔氣沖沖坐在駕駛座上，雙手抱胸，說道：「這成什麼體統？演戲不演戲，在這裡捉迷藏？」

那個偷書的孩子一溜煙不見了。

我們三人跑得氣喘不住，雙頰都紅赤。

「還有沒有？還站著看咧！」明坤叔跳下車，改成雙手插腰，叫道：「什麼時候你們知道麼？我一路趕車，以為你們急得在樹下跳腳。什麼？還跟孩子們玩捉迷藏，不怕全集慶村的人看了笑話麼？我這一路顛撞，不知撞破幾尊傀儡，還不看，看鬼頭砸破幾個——」

大厝來的少年家又來幫我們抬木箱，我問他：

「不先去抓那個小鬼麼？」

他笑了，說道：「你不要回頭，我看見他爬上茄苳樹躲著，待會兒我去樹底下坐住，看完你表演的『鍾馗抓妖』，我再來抓他！」

明坤叔扛起一只木箱問道：「你們說什麼？演戲不好好演戲，讀書的不好好讀，會成功麼？」他嘴角帶笑，

咚咚往戲棚邁去。

父親臉上的陰霾一掃而空，忙在戲棚上打點著。我若無其事走到茄荖樹下，將竹籠掀開，抱起鷄鴨放在後台，雙手撐著橫板跳上戲棚，左手臂的筋脈似乎打通了，不再覺得痠痛。

父親說：「時辰到了。」

我洗淨雙手，提了鍾馗走到前台邊等候。這時，錄音機裡鑼鼓喧天，響徹了戲台，好像要把人也浮托起來。明坤叔對著我拍拍手，起動他的鐵牛車，抓著駕駛桿像抓牛角一樣甩頭擺尾要先回去。他叫著：

「不要煩惱，我會算好時間來接你們，七十二尊傀儡都齊全了，要賣力呀！」

鐵牛車蓬蓬倒退，退到迂迴彎道上，明坤叔又對著茄荖樹下叫道：「大厝來的少年家，要不要跟你阿公說什麼？」

那陳漢本雙手做個喇叭，回說：「教他放心，我會用功啦，教他不要操心，跟我報平安——」

鑼鼓樂聲，越敲越響亮，我提著鍾馗，試了一下竹板下的懸絲，嘿！靈巧得很。這——今天可要好好搬演它一場「鍾馗抓妖」。



趙海濤
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生
湖南省長沙縣人
空軍機校畢業
經歷／
空軍修護中校
現職／
備役空軍中校

作品／
眸、孝子與石子、藍天白雲、鍋裏的人、
燭光夜等

老薑與笨牛

短篇小說第三名 趙海濤

午夜兩點，笨牛機載著我們一夥人和補給品，飛行在漆黑的夜空裡。氣流不穩，雲團一波波地湧過來，使得笨牛機忽上忽下，載浮載沉。燈都關掉了，祇有機艙裡那密密麻麻的儀表，在散發着淡綠色的螢光。下面是黑茫茫的海峽，上空的雲縫裏，偶而閃現一些稀疏的星星。

把這種飛機稱為笨牛，是因為它馬力大，體積也大，載重量多，動作遲緩，爬升率小，和航速低的緣故。這次任務不需要領航官，我捨棄了機長後面的疊椅，坐在領航官的位子上，檢查着點火分析儀。面對那閃動的淡綠色橫波紋，想起隊上的笨牛機派飛「七三五」任務，記不清有多少架次了，好不容易輪到我們這頭一遭。這種不定期沒有武裝的夜間飛行，一則是磨練戰技，一則是執行前線的空投補給，屬於戰訓合一的特種派遣。

「七三五」是大陸邊沿的一個海上據點，面積很小，距匪軍陣地不到三千碼，笨牛機臨空後，隨時都有被射擊的可能，可是為了支援據點上的守軍，執行快速補給，祇有冒險沉着，機警應付了。

發動機的隆隆聲，雖是均勻，但在黑茫茫的夜間聽來，卻感到重濁而單調。進入戰管後，正駕駛楊上尉調整一下油門和航向，把駕駛桿交給副駕駛小王，從衣袋裡掏出一枝煙來，叨在嘴上，在身上摸來摸去，卻找不到打火機，祇好無可奈何地轉過頭來望着我。

「哎！小陳有火嗎？」

「沒問題！」

我掏出打火機，用左手搗著，湊過去正要替他點煙，冷不防背上拍了一下，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糊塗蛋！不准亮光的，又忘啦？」

機工長王二麻，不知什麼時候從貨艙邁進來，粗獷的嗓門，似乎比隆隆的機聲還高出幾個音階，魁梧的身影，像座山似的插在艙門口。

「窮吼什麼？吹毛求疵的！」這一巴掌太重，打得我很不服氣。

「你說什麼？」王二麻又逼近了一步。

「吹毛……」我瞪着他，氣得真想揍他一拳，可是自己身材瘦小，打起架來決非他的對手，而且祇是一名低階的上士，尤其又在任務途中，拳頭萬萬伸不得，還是忍住為妙。

副駕駛小王望一眼叨着香煙的楊上尉，又看看王二麻，噗嗤一笑，騰出左手來指指背後，對我說：「小陳！到貨艙去點一下好啦！」

王二麻大概查覺到楊上尉很尷尬，自己吼得有些過份，於是趁着我點煙，悄悄到貨艙招呼那幾名空投士，摸黑檢查着補給品的傘繩。

上級雖嚴格規定：禁止在這種夜間任務中亮光，以免暴露目標，可是，打火機最多祇是閃光一秒鐘而已，並不要緊，何況我剛才還是用左手搗着的呢！王二麻可真是小題大作，吹毛求疵。

點了菸，回到機艙，楊上尉拍拍我的肩，指一下右前油箱的油量表，頻頻搖頭。

我仔細察看：原來指針在一七〇附近，上下緩慢地徘徊不定。根據平時修護經驗，我判定準是油箱部位連接浮筒頂端的電線接頭鬆動，接觸不良所引起。這是極輕微的毛病，祇要參考左前油箱的讀數，就可以估計它的油量了，對安全並無妨礙。

正要報告楊上尉，耳邊忽然又響起王二麻的吼叫。「小鬼又是你！滅火機老是不掛好，隨便放在地板上，害我摸黑踩着摔一跤！」

「對不起！我忘了。」我笑着望他一眼。

「哼！」王二麻轉身走了。悻悻的。

我聳聳肩，心想活該！誰叫你摸黑不小心？不過也深深自責，總是改不掉這個壞習慣。他年齡比我大一倍多，跌得太重可不是鬧着玩的啊！

王二麻官拜一等一級，是升到了頂尖，不能再升的資深士官長。早在我們部隊成立時，他就在機務室工作了，在整個大隊的機械人員裏，可算是碩果僅存的元老之一。技術好，工作經驗豐富，屬於第一流的基層修護人才。

王二麻的那張臉，其實並不麻，祇是在肥碩的兩頰和鼻樑上，有不少紅黑參雜的小斑點而已。身子壯得像條牛，兩道一字眉，既濃又粗，頭髮稀疏得快禿頂了。他是湘西人，愛吃辣椒，酒量也不小，當他瞪圓兩眼，脹紅了臉，同別人爭吵時；那些紅黑參雜的小斑點，似乎都變大了些，看起來也就像麻子了。

誰都有名有姓，可是隊上的飛行員和機務室的人，都祇叫他王二麻，名字倒省啦。大概是那一臉斑點，成了特別標記的緣故吧！在台灣，他和許多有眷無實的老光桿一樣，原配陷在大陸，生死不明，精神相當苦悶，再娶卻又不願意，免得麻煩。隊上的人基於同情和讚佩的心理，時常這麼調侃他：

「王二麻噉，王二麻！再討個老婆吧，不會太差！」

「王二麻噉，王二麻！噉啊，是老的辣！」

前一句是暗示他，不妨再娶。後一句是佩服他修理飛機技術好，經驗豐富，確實有一套。

「他娘的麻子又怎樣？老子又不去相親！一人吃得飽，全家不餓！」他聽別人調侃，就這麼反駁。

王二麻對別人送給他不太雅緻的綽號，雖不大在乎，不過偶而在宿舍想起太太孩子留在大陸老家，生死不明，就獨自喝兩盅高粱，伏在桌上猛搓着兩頰，兩眼淚汪汪的，半天不說一句話。別人知道他在想什麼，祇好同情地望着他。

當我從發動機修理廠調來隊上時；機務長看我年輕，經驗不足，個兒瘦小，就派我在王二麻的這架飛機上當助理，要我多向他請教，好好學習。隊上的同事們，見我倆這麼一老一少的搭配編組，覺得很有趣，經常戲稱我們是父子檔。事實上，他的年齡的確和我父親差不多哩！

在停機線完成飛行前檢查，坐在笨牛機的機翼下待命，既無電視可看，更無法收聽新聞廣播，可說是最無聊乏味的時刻。有時王二麻大概是想念老家的兒子，想瘋了，竟無緣無故地拍拍我的肩，摸一下我的頭，摟著我，把麻臉湊到我耳邊傻笑。

「小陳我的兒呀！好好幹，用心的學，老子不會虧待你的啊！……」

「去你的！誰是你的兒？一臉怪麻子！」

我雖然氣的把他推開，他卻仍然笑呵呵，爬起來走開了。

話說回來，自從派到這架笨牛機工作以後，我的確從王二麻那兒學到不少修理發動機的經驗，和工作技巧。英文版或中文版的「技術命令」，雖然被稱之為修護人員的聖經，厚厚的一大本，內容相當完整。隊上也定期舉辦修護技術訓練。可是，很多奇特的故障情況和施工方面的技巧，卻並未包括在裏面。要迅速排除故障，就得憑藉經驗的累積了。我經常累得滿頭大汗，全身油污，翻遍了技令還是一籌莫展，面對着發動機發楞。王二麻卻往往在沉思一陣，或短暫的試車後，爬上發動機，東摸摸，西看看，很快就將毛病找出來，使我恍然大悟。

「怎麼回事？難道你比洋文技令還高明？」

我經常是暗暗佩服，卻愛裝鴨子，嘴硬，故意去頂撞他。

「傻小子！書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他總是一面收拾工具，一面伸出沾滿油污的手指頭，指指我的前額，滿汗的麻臉上，漾起一陣得意的笑容。書本是死的，人是活的。這話的確有幾分道理，死讀書，讀死書，不是作為一個現代人，處理事務的基本態

度和方法。尤其像飛機這樣複雜的科技組合體，修理時除了參考書本上的知識外，得多用大腦去分析思考，方法要靈活運用才行啊！

當隊上的別架飛機發動機，遇上疑難雜症，修不好時，也都找上王二麻。王二麻從不擺架子或倚老賣老，很熱心地協助排除故障，別人感激之餘，就拍他肩膀，翹起大拇指笑說：「哎，薑啊，硬是老的辣！」

貨艙裏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把我拉回現實。機長已按鈴通知空投人員，立刻準備，很快就進入空投航線了。笨牛機開始左轉，徐徐下滑，我瞄一眼高度表，指針逐漸倒轉，移向三百呎左右。楊上尉已打門UHF，與「七三五」連絡。

目標附近的雲層很低，海面上的風浪，大概也很大，笨牛機載浮載沉的動作，變得急遽起來。機窗和風檔玻璃上，由於螢光和工作燈的反射，不時出現一層毛毛雨似的水漬，嚴重地妨礙了視線。副駕駛小王趕緊按下電門，風檔上的兩隻雨刷，立刻左右滑動起來。

笨牛機改平後，前下方不遠處閃動着一團昏黃的燈光，頃刻之間，它變成一座比較明亮的，紅綠相間的「T」字形燈號。

「三十秒到目標！」機內通話器裏，響起楊上尉的聲音。副駕駛儀表板上的紅色警示燈，也跟着亮了。貨艙那端，不斷地傳來金屬撞擊的鏗鏘之聲，那是傘繩的掛鈎，在軌道上急速滑動的音響，空投準備工作在

快速地進行。

我掏出指型電筒跑過去，中央地板的兩扇空投門，都已張開，陣陣冷風，不斷地從黑壓壓的機腹下方冒上來，灌進衣領口，頓覺涼颼颼的。繫着傘繩的一包包補給品，都依次排列在空投門兩端。王二麻和幾名空投士，立在門邊，他右手拉住頭頂的鋼繩，左手搭在艙壁的電門上。

「小鬼跑來幹什麼？快回駕駛艙去！」王二麻對我大聲吼着。

「我來幫忙嘛！」我不高興的說。

「這邊用不到你，別囉嗦……」

王二麻的吼聲剛落，鈴聲又響了。成排的補給品，在鏗鏘聲和卜卜的聲中，不斷地落下去，落下去……

第一次空投完成了。笨牛機加大油門吼着爬升，左轉、脫離航線。貨艙裏後續的補給品，在王二麻和空投士們的忙碌下，迅速地依次排列起來，準備投出。

第二次，第三次，都順利地完成了。當完成第四次，一邊拉升轉彎，一邊關上空投門的時候；左發動機短艙，和機艙頂部忽然響起一連串「咚咚」的聲音。我立刻意識到，準時遭到附近地面匪軍的攻擊了。再看貨艙，糟糕！頂部那安裝APU燃油管的隔框處，正冒出一團火苗和濃煙。我趕緊跑到艙尾，藉着指型電筒亮光，從艙壁上拿下滅火機，快步跑回來，黑暗中與一名空投士撞個正着。

「快快快！快拿鉗子來……」

王二麻也發現了。他大聲吼着推開擋在面前的空投士，一把搶過我手裏的滅火機，轉身朝那團火苗噴過去。「快滅火嘛！要鉗子幹什麼？」

我情急地打開門邊的工具箱，摸出一把魚頭鉗，趕緊遞過去，不知道他要鉗子做什麼。

他沒答話，摸黑拖過一只小木橈來，又噴了兩下，火苗很快就熄滅了，煙霧還沒散盡，貨艙裏瀰漫着一股焦臭味。王二麻畢竟是老經驗，他站上小木橈，要我用指型電筒照上去，然後仰起頭來，從艙頂隔框裏拉出一根斷了的鋁質汽油管，一股汽油味立刻散開來，他快動作地把兩頭斷口扭轉，用力夾扁封住，跳下小木橈。

我這才明白，他為什麼急着要鉗子了。滅火動作要快，封閉汽油管要更快，因為汽油的揮發性很高，流出來後空氣裏祇要有任何一點火花，就會引燃，後果不堪設想。尤其危險的是，APU（輔助發電機）的輸油管，就是被打斷的那一根，連通到左機翼的前油箱，如果延燒到油箱，整架飛機就完了。中段雖然有個關斷活門，但位置在頂艙，爬上去關掉費時，倉促之間是來不及的。

火滅掉了，油管也封閉，艙頂那隔框四週的隔音布，黑糊糊的，已被燒掉一大塊。

「貨艙怎麼樣？有沒有人受傷？」

副駕駛士小王大聲叫嚷着跑過來，用手電筒向我們不停地照射，顯然地，他還不知道貨艙裏發生過危險的一幕。

我拉他到一邊，用指型電筒射向艙頂那大片黑糊糊的隔音布。他抬頭一看，頓時倒退兩步。「哇！好險！好險！燒起來啦！」

王二麻用電筒照了他一下，拍拍他的肩說：「報告長官，我們貨艙沒有人受傷，不過，閣下倒是差一寸就沒命啦！」

「怎麼回事？」小王不解地望着他。

「摸摸你的衣領吧！」王二麻指指他腦後說。

「什麼？……」他提起飛行衣後領口一摸，接着哇的一聲尖叫。

大夥兒圍過去，用電筒一照，原來後領口上有個圓形的彈孔。如果再向前移少許，子彈就貫穿他的頸項了。這時，笨牛機早已脫離「七三五」目標區，轉向回航。正駕駛楊上尉把王二麻叫到跟前，要我們趕緊再到各處目視檢查一遍，看看被射擊的情況如何。

我們先檢查機艙，頭頂儀表板附近、天文窗，和副駕駛右側機窗玻璃上，各有大小不等的裂口或彈孔一個。判斷擊破小王後領口的那顆子彈，是貫穿機窗玻璃出去的。小王當時幸虧沒有朝後仰，真是萬幸！

再看貨艙，除了APU油管打斷以外，各處的隔框和艙壁上，共有十幾處被擊中，所幸都沒有傷到液壓管和操縱系，根據彈着點位置判斷，子彈多半是從左側進入，從右方飛出去的。

當我伏在左邊艙壁，用電筒從機窗的圓洞朝外照射後，不禁暗叫一聲「糟糕！」左發動機後面的起落架短艙

蒙皮上，有個碗大的破洞，附近還有不少彈孔。看情形，損壞的不輕。

我又跑到右邊艙壁處，王二麻也趴在機窗邊檢查，他轉頭望我一眼，大聲說：「情況不妙！兩邊短艙都挨打了！」

短艙裏除了有不少油管、電線、和微動電門外；最主要的機件，就是起落架和兩個機輪子，笨牛機的左右兩邊主輪，是由兩個輪子同軸並列裝置的，莫非也被打壞啦？

楊上尉聽我們報告後，立刻扳動起落架電門，情急地揮手說：「放下起落架，打開滑行燈，大家仔細看看！」

因為在漆黑的夜空中，祇有藉助短艙內壁上的滑行燈光，才能看清起落架支柱和輪子的情況。

起落架放下了，滑行燈也亮了。由於笨牛機在繼續飛行，左右兩邊四個輪子，已鬆掉剎車，在相對氣流的衝激下，緩緩地轉動着。察看的結果；竟是不幸而言中，左邊內側和右邊外側的輪胎，都被打破了，而且左內側輪轂的邊緣，碎掉一大塊。前起落架支柱上的電線束，斷掉一大截，順序微動電門，已不知去向。不幸中的大幸是：左右起落架支柱組件，和另外兩個輪子，看來情況還好。

「兩邊都是單輪子，笨牛機又這麼重，怎麼落地啊？」副駕駛小王端着駕駛桿，轉過臉來瞪着楊上尉。

「前起落架的電線斷了，放下來沒有指示！」我指指儀表板上的顯示器，綠燈不亮。

楊上尉眼看問題嚴重，於是先收上起落架，然後打門UHF，向基地報告任務經過和笨牛機受損情況。基地怎麼回答，我無法知道。他忽然摘下頭上的耳機，轉身過來瞪着半天沒吭聲的王二麻。

「王二麻！你是塊老薑，身經百戰的老經驗啦，見過大風大浪的！快說說看，怎麼辦？」

隊上的人多半都知道，王二麻經歷過很多次戰役，的確是見過大風大浪的，遭遇過不少空中危險事件，他得過的勳章和獎章，比誰都多。而且傳說他在抗戰期間，在一架重轟炸機上執行任務，四具發動機壞掉三具，結果還是搖搖晃晃的安全落了地。現在，笨牛機兩邊起落架的雙輪子，都只剩下個單輪子了，落地時，安全大有問題。在觸及跑道和滾行時，單輪是否能承受飛機的重力和衝擊呢？根據物理學的一則最基本公式： $\gamma \parallel \Sigma \Delta$ ，F代表着地時，單輪承受的重力和衝擊力，M代表機體質量，A代表重力加速度，這兩項的乘積數字，是相當可怕的。另外，輪胎在跑道上的磨擦，還沒計算在內。

「基地怎麼指示？」

王二麻緩緩地在操縱承台旁邊蹲下來，右手掌磨抄着麻臉和下顎，似乎在慎重冷靜地思考。

「基地要我們儘可能地耗掉油量，收上起落架，準備迫降！」

「什麼？迫降？不行！不行！」

王二麻陡地直起腰來，連連跺腳，把地板震得咚咚響，口沫差點噴到我臉上。

「為什麼不行？你倒說說看！」楊上尉轉臉望着他。

「機腹一擦地，兩邊的螺旋槳就會打彎了！」王二麻大聲吼着。「發動機報廢不說，飛機要報廢一半！」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啦！」副駕駛小王在一旁插嘴。「報廢一半有什麼關係？至少有一半還是好的，以後再慢慢修理嘛！」

「什麼？慢慢修理？」王二麻氣急地指指他。「你說得倒輕鬆！機腹部位都是重要結構，器材來得不容易，修起來要花費多少工時，你知不知道？」

「這個嘛，」小王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是不太清楚，不過，我相信會修得好的……」

「王二麻！你說的都沒錯，也都是事實。」楊上尉接過駕駛桿，調整一下油門說：「不過為了避免落地打轉的危險，我還是決定迫降！」

我楞楞地瞪着儀表板，以為這下是別無選擇了，迫降是萬分不得已的事。誰知王二麻突然脆了下來，雙手合十，朝楊上尉猛作揖，提高了好幾個音階吼道：「報告機長！我的上帝！『笨牛』這種飛機，美國早已不生產啦！你是知道的，零件器材也不賣給我們了，百多萬美金一架的飛機，報廢一架就少一架，隊上的任務又多又忙！」

他這突如其來的一着，使得楊上尉和小王都楞住了。兩人不同而同地轉過頭來，頓時不知所措。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迫降！」王二麻繼續作揖，吼聲有點發抖。

「那你說該怎麼辦？」楊上尉無奈地瞄我一眼，伸手去打開了自動定向。

我望着王二麻這麼大的塊頭，脆在地上，深深感到不是滋味，那作揖的模樣，也使我忍不住暗暗好笑，可又不敢表示出來。在這嚴肅而具有關鍵性的時刻，我這個經驗和技術都不足的低階上士助理，是不容有插嘴的餘地的。

機聲隆隆地響着，機窗外仍是茫茫黑夜，我抬腕看錶，算算時間，距基地大概不遠了。心想，這真是個難下的決斷啊！要顧全飛機，就顧不了安全，要安全，就顧不得飛機了。

「報告機長！我請求你保住笨牛！」王二麻站起來，語氣很堅決。

「怎麼保法？」楊上尉瞪着他。

「請你放下起落架！」王二麻大聲說：「按正常程序落地，襟翼放滿，輪子着地後，馬上關斷油箱、關油門、關磁電機電門，決不能有重落地！保持直線滾行，儘量利用跑道，千萬不要用煞車，了不起讓它停到跑道頭的清除區！」

「太冒險了！」楊上尉直搖頭。

「什麼險不險的？」王二麻釘上一句。「倖生不生，必死不死，置之死地而後生！這道理你該懂吧？」

「萬一落地後，單輪子又爆破一個怎麼辦？」楊上尉仍然不贊成。「何況，飛行手冊的緊急程序裏，沒有單輪着地這個規定。」

「我的上帝！」王二麻氣得直跺腳。「書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嘛！萬一，萬一剛才我們在『七三五』上空被打下去了，或者整架飛機着火了，又該怎麼辦？」

他倆的爭執，使機艙充滿了火爆氣氛。副駕駛小王，望一眼氣呼呼的王二麻，又檢查一下油量表，然後對楊上尉說：「報告機長，我認為王二麻的辦法，可以試一下。」

「為什麼？」楊上尉轉過臉問。

「反正補給品都投完了，笨牛機已沒有載重，祇有空重，何況經過這一趟來回飛行，七千磅汽油已消耗五分之四，祇剩一千多磅了。祇要我們小心點，不造成重落地，單輪子的負荷，應該不會太大！」

小王說完，回頭望我和王二麻一眼，伸手去調整方向舵配平副片。我看看王二麻，他卻一聲不響地走開，顯然地，他已為這個決斷感到不耐了。

「好吧！」楊上尉一面減油門，一面大聲說：「就算我這個芝麻大的上尉丟官坐牢，媽的！豁出去啦！小王！放起落架！」

「Roger——」

小王扳動電門，不一會，「通通」兩聲，起落架放下了。

由於收放指示線路受損不通，儀表板上的綠燈不亮，王二麻從我手裏一把奪過指型電筒，快動作地爬進附件艙，去檢查主副液壓系的壓力是否正常，又跳下來用螺絲起子，把艙壁上的檢查門打開，看看鋼繩上那個放下鎖定的標記，是否對正在安全位置。眼看着他從容不迫地做這些檢查，我仍然感到憂心忡忡，萬一落地時，單輪子又破了，豈不慘哉？……

可是，憂心又有什麼用？事到臨頭，一切決定豈是我這名小小的上士能改變的？祇好套一句楊上尉的話。「媽的，豁出去啦！」

走進貨艙，我通知空投士，落地前要拴好安全帶。

這時，笨牛機已降到了一千呎左右，而且已到達基地上空，漆黑的大地，四處都在閃爍着微弱的燈光。沉睡中的人們，誰會知道：笨牛機上的王二麻，曾經跪過地板，喊過上帝呢？誰又知道，笨牛機已在前線受到攻擊呢？

基地的跑道燈、進場燈、以及塔台的旋轉指示燈，顯得格外的清晰、明亮。不知道楊上尉和小王，是怎麼向基地報告和請示的，我們斜斜地通過跑道上空，進入第三邊，少頃，轉到第四邊……。小角度左轉，下滑，到五邊了。我跑到貨艙左側，隔着機窗用電筒照過去，那破掉邊緣的輪穀，正隨着破輪胎在緩緩地轉動着。禁不住暗中祈禱：「上帝保佑啊！外側那個單輪，不能破！不能破……。」

襟翼放滿了。笨牛機的下滑速度，頓時慢下來，翼前緣的落地燈也開了，把清除區、和倒退中的跑道，照得雪亮。輪子馬上就要觸地，我趕緊坐下來，抓緊了艙壁上的橫樑，同時再一次叮囑那幾名空投士，扣好安全帶。

嗤——……。輪子擦着跑道，落地了！「呼——」的一下，楊上尉在操作左右兩邊的反漿，緊接着又是「呼——」的一聲，左右發動機關停，笨牛機不再有喀喀聲，祇是輕微地抖動着，向前滾行、滾行……。輪子可不能破啊！我幾乎失聲地喊起來，最後，它終於四平八穩地停住了。

「謝天謝地！」

王二麻打開貨艙燈，眼前頓時一亮，他快步地從機艙跑出來，傻笑着用力拍我一下。表示他完成了傑作。

我興奮地跑到艙尾，打開機門，祇見救火車、救護車、搶修車、吉普車，已將笨牛機團團圍住。七八個消防戰士，全身披掛地端着軟管和滅火龍頭，在嚴陣以待。一大群隊上的長官們，正急促地跑了過來。

「怎麼樣？打了多少洞？」

「打中發動機沒有？……」

「哎……」

我顧不得長官們的問話，趕緊拿起地面安全銷，跳下去，跑步到左右兩邊起落架，爬上支柱，快動作地把銷子插上，這才鬆口氣。原因是，飛機雖然靠單輪子落了地，但還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安全，如果起落架的下鎖油管，曾經被子彈打破漏油，下鎖的作用就會消失，造成起落架在地面收上的危險。如果不幸收上，飛機就垮下來了。

楊上尉、副駕駛小王、和王二麻跳下飛機後，被人群圍住問話。救火車、救護車、搶修車，陸續地開走了，我忙著去通知停在一邊的拖車，請他們把笨牛機拖往停機線。當我繞過人群時，裏面爆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叫聲。

「王二麻喔——王二麻！薑喔——硬是老的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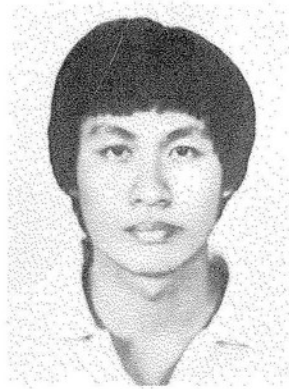
「嘿！嘿！嘿！沒什麼！沒什麼！」

我聽得出，那是王二麻在謙遜地傻笑，因為天黑，卻無法看清他那臉怪麻子，是否變大了些。

第二天早上，隊上的人都來察看我們這架笨牛機，繞過來繞過去的數着，大大小小的共有多少彈孔和裂口。副駕駛小王也跑過來，拍拍王二麻的肩。「怎麼樣？老兄！這下你該滿意了吧？除了要小修以外，一點都沒有報廢！」

「嘿！嘿！嘿！是你倆的飛行技術高明，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王二麻抬手摩挲着兩頰，祇是望着他傻笑。



楊明芳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生
高雄人
國立工業技術學院畢業
現職／
土木工程師

金榜

短篇小說佳作 楊明芳

這是個陰雨綿綿的早晨，我頂著傘，第十一度踏進考試院大門，來到內庭熟悉的古榕樹下，選好適當位置，擦乾淨，靜靜地坐著——等待放榜。

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要來一趟，已經十一年了。本來待在高雄等到晚上，再出去買份晚報，也是可以知道結果的。但是，我等不到那個時候，這並非沒有嘗試過，打從第五年開始，我便沒有勇氣再來考試院看榜了。可是，每年總捱不過這時刻，雙腳總不聽使喚彷彿朝聖般地跑來了，今年仍舊是如此。

過去，每逢這個時候，我總是請一天假，坐夜車來，看完榜後，馬上像送葬般地哭喪著臉回去。一頓狂飲爛醉後，隔天上班。而今年比較單純，少了一道手續——我不必請假了；但如果硬說非要請假不可的話，我是向自己請假，打從今年初在工地帶著一群來勢汹汹的債主，找不到老闆起，我便天天放假，天天當老闆，當自己的老闆，苦的是這種老闆是沒有收入的。而又碰巧今年天天放假，天天自己當老闆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幹我們土木這一行的。

現在，我有點疲倦。不，不是疲倦；是累，有點累；「累」和「疲倦」不同，「累」裡加有「心灰意冷」的成分；而且不是「有點」，是很累！很累！為什麼？為什麼這麼累？一趟夜車會令人累成這個樣子？哦，不，應該說一趟平快夜車會令人累成這個樣子？這樣說也不對，應該說一趟從高雄到台北的平快列車會使人累成這個樣子？不滿意，更正確的說法是一趟從高雄到台北走了九個半鐘頭的固定垂直硬繃座椅的平快廉價夜車使我現在累成這個樣子！但是，事實上，我曉得，這不是我累的真正原因，昨夜滿腦子的戰亂，才是現今疲累的主因。

打從一上車起，腦子便不聽使喚地未曾停過。剛一落坐，方才老母送我出門的焦慮眼神，便清晰地映現在窗外夜暗淒淒的秋寒中，只偶而數盞倏忽而過的慘白街燈，像鎂光燈般刷去片刻黑暗，而後黑暗中又呈現那憂戚焦慮眼神，無可奈何地凝視著我：

「阿鵬仔，看完榜後，要馬上回來哦！不要亂想，勝敗不要太放在心上，只要盡力就好。記得看完榜後，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記得哦！」

這臨出門的幾句叮嚀最叫我難受，也是我此刻心情一直無法平靜的肇因。天啊！難道她老人家已看到了今年榜單？難道她已揭曉了今年謎底？難道對自己惟一的兒子一點信心都沒？難道現在的我，正如當年的拿破崙正走向滑鐵盧？唉！不要亂想！不要亂想！怎麼會想得這麼離譜！拿破崙一生從未敗過，除了滑鐵盧之外。而你，年年走向滑鐵盧，年年不死心，「他媽的！書呆子脾氣！」這是老父在絕望之餘，深惡痛絕罵的話。今年，可預期的未來幾天，我回來的時候，這句話又要加重些許音量。而母親她老人家，不也是如此想嗎？這也難怪！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不都是如此嗎？只是今年我負荷的重量似乎加重了許多，背也彎了許多，頭似乎也隨之低了許多，因為除了工作渺茫無著之外，今年高考題目比去年難，我答得也不好，與補習班印出的題解似乎也不太脛合，唉！今年恐怕又要……。

「阿鵬仔，記得哦！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記得哦！」

不馬上回來，不馬上回來我能去那裡？我又有那裡可去？啊！她老人家該不會是，該不會是怕我看榜單就不回來了吧！老母的焦慮眼神，不正說明此點！報上不是也常刊載有類似情況而尋短見的實例嗎？但我對自己最為明白，即使今年垂著頭回來，明年我還是會坐這趟夜車北上的。

「先生，借個火？」

「啊！」我猛醒回頭，「哦！」遞出正燃著的香煙。

「謝謝。您上那裡去？」

「台北。」

「台北？！坐這種車上台北？！哦！對不起，我的意思是這要坐很久的。」

我沒答腔。片刻，不忍看這未經世故、學生模樣的年輕人，為了我的沈默而猛吸香煙，掩飾窘態。

「你還在唸書？」

「是。我讀×大二年級。」

「哦，那一系的？」

「土木。」

「啊！土木」我沈吟了一下，「嗯，土木現在出路似乎不太好吧？」

「目前的確如此。不過這也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唸我們土木這一行，只要考上高考，獲取『土木技師』資格，那年薪至少在四十萬以上。」說完，把溜下鼻樑的金框眼鏡往上推推。

「哦，要是沒考上呢？」

「沒考上，嗯，沒考上那可能很慘。聽學校教授們說，自十大建設完成之後，就業市場狀況長期人浮於事，一職難求，尤其我們土木專業技術人員任用方面，有無『土木技師』資格，待遇可說是差別天壤，而且身份、地位、影響力等，迥然不同。沒有這個資格，你就是有太大的才能，在為工程問題或執行設計圖上施工品質而起爭執時，總免不了時常受些意外的窩囊氣，對方不是搬出大學生理論行，實際經驗不足，就是硬說你專業水準不夠，否則，堂堂大學生，為什麼考不上高考！談設計問題要『土木技師』才有資格；且待遇低得可憐，工作又苦而無假期；但雖然如此，能謀得一職，已屬萬幸。而一旦你通過高考，擁有『土木技師』資格，則只要輕聲一句，萬事順遂；且社會層次提高，地位建立，待遇倍增。這種情形，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今天，更是日漸強烈和明顯。所以教授們一直強調必須通過高考，而我們大部份學長畢業後，也都能在三、五年內通過高考。不過，也有一些學長是例外，有些甚至於到現在仍在街上數電線桿呢！」

「哦！真的是這樣？」臉上一陣火熱，我幾乎找不到接口的話。

「的確。唸我們土木的，中不中高考，差別就這麼大！所以我們流行一句話：『中者為龍，敗者像蟲』，哈哈……」

我儘量擠出笑容附合著，但沒答腔，以掩飾我藏於某一秘密角落，不欲為人所知的角色。可是，緊接著，這年輕學生無心的平常話題，卻不偏不倚正踩到我極力收藏的尾巴。

「先生那裡高就？」

「我——我，我是一家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做什麼的？」

「嗯」我停頓了一下，「數電線桿的！」

「哈哈……」他以為我幽默，我也跟著大聲笑，只是同樣的笑聲，卻是兩種迥異的心情。

此時火車拖到一個小站，他道別離去，我捺熄煙蒂。無意間外望，窗外發著幽幽白光、空蕩清冷的街燈下，正照著一排排映在黑幕裡有如白骨般幽明細長的電線桿，正隱隱地散發著鬼魅般飄渺無定的陰森寒氣；我目睹這學生，正低頭走向這彷彿墓場般的排排直立電線桿中，逐漸沒入黑暗……

這些電線桿的景象，至今仍在腦海，盤桓不去。這與現在考試院圍牆外頭道路兩旁並列的電線桿，那種獨立高聳、孑然孤獨，顯然並無兩樣；只是在這白天裡，看這些電線桿，雖沒有昨夜的那股陰森寒氣，但卻仍掩不住其冰涼僵硬的本質，露骨地呈現營養不良的憂鬱式蒼白。

雨已歇了一陣子了，天空也比剛才亮了许多，內庭漸漸有人走動的氣息。來往走動等待放榜的人群，大都是成雙入對、搭肩摟腰的年輕情侶，像我這般落單靜靜坐著等待的，似乎沒有幾個。不遠處的石板凳上，一對戰戰兢兢、扭泥作態交談的男女，一看便知是認識不久的情侶。他們不像在更遠處乏人的角落裡，那對共撐一傘，雨停了仍捨不得收傘，忘我地躲在傘裡綿綿細語的愛侶。睹此情景，對一個高齡單身漢來說，這種滋味顯然並不好受！我猛移視線高望天空，淡淡的灰雲逐漸褪去，隱隱的淺藍不時呈現，天空似乎有放晴的跡象。

記得去年的天氣似乎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時下著大雨，一直持續到榜單貼出，仍下著大雨；焦急看榜的人羣，撐著傘，不顧雨勢，前簇後擁地擠著看榜，有些頭髮濕了，有些衣服濕了，有些鞋子濕了，但在他們轉身離去剎那，都能看到綻放的笑容。我來回地探索著看板，在滿身濕透，連續三次仔細查閱榜上名字後，垂頭轉身，急欲離去，而在回頭的剎那，我猛見眼前一片密密麻麻的傘海，擋住去路，全部都是黑色，高低起伏像送葬的孝男孝女穿的喪服般，在哀嚎的雨聲裡，死去活來的東搖西擺，呼天搶地的推擠，斗大的水珠，快速地沿著傘面，順勢滴滴落下，滴滴落下，滴滴……

「阿鵬仔，看完榜後，記得回來哦！記得哦！記得哦！」

不回來能去那裡？！何處有我容身之處？！回去，回去，但一想到回去，想到去年看完榜後回去時的情景，猶歷歷就在眼前，我不覺有些遲疑了。……

……

「怎麼樣？又落榜了是不是？果不出所料，哼！你要我講多少次才明白！才覺悟！為了這他媽的考試，什麼事都不幹了！工作也辭了！說什麼要全力準備，你認為工作好找是不是？！年紀一大把了，也不想成家了！一天到晚窩在書堆裡，你啊！你會被這個考試害死哦！書呆子！」

老父這樣大聲向我吼叫，雖然已記不清多少次了，但我還是不能習慣，每次總忍不住要張口頂他幾句，但只耍抬眼碰觸那皺紋滿面、頭髮斑白、額頭脖子青筋暴露的父親，想起前不久和他去醫院量的血壓，我的眼皮便不禁臣服地下垂，張開的口又合了回去，彷彿被針線密密縫實的緊閉，不容有一絲空隙，發出一點聲響，生怕一旦出聲，必會震破青筋暴露的血管，後果不堪設想。但我自己可以感覺到的是，胸膛難以自制的劇烈起伏，似乎有一場激烈的戰鬥吶喊，在裡面猛烈地來回衝撞，找不到出口……

「哼！說你書呆子！書蟲！你偏不服氣！不覺悟！你想想，像秀芳那麼好的女孩子，那裡找？！你卻能為了這狗娘養的考試，連挪出一個週末來陪人家都不肯，這不是書呆子！是什麼？！性情再好的女孩子也難以忍受，何況人家長得又那麼漂亮，學歷、家世、氣質、涵養，那個女孩子比得上？！你要人家等，等你考上高考！等你考上高考！——父親剎時停頓了一下，彷彿充電般，而後傾其全力迸出：「等你考上高考！頭髮都白了！」這最後一句話

故意把尾音拉得長長的，聲音中隱含著極度的輕蔑，頃而回音遍蕩屋內，幻化成無數張口的精靈，各個此起彼落的嘲笑著——「等你考上高考！頭髮都白了」、「等你考上高考！頭髮都白了」、「頭髮都白了」、「頭髮都白了」、「頭髮都白了」……這就是我的父親！普天之下的至親！我眼皮下望的地面，不禁一片模糊……。特別是觸及剛才提到的「秀芳」兩個字，我辛苦撐持的防衛圍牆，就像浸了水的紙般鬆軟開裂，任憑似洪水般的敵人洶湧而至，我無力戰鬥，也不甘投降，只任憑敵人的蹂躪、踐踏、……

事實上，直到今天，我仍舊想著秀芳，即使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了。當時我實在是太傻、太天真、太幼稚、太理想化了；我把她當成聖女，當成女神，當成浪漫電影裡的茱麗葉，她會毫無怨尤的徹底奉獻，等我成功；但事實上，她是人，不是神，是一個性情善良、美麗高雅、氣質非凡的女人，一個道道地地擁有女人味的真正女人；她一次次給我機會，即使在我事業最失意的時候，我卻一次次放過。有人說：「愛情就像易碎而珍貴的東西一般，要很小心才能保持。」而我不但不小心，而且是粗心大意！不，也不是粗心大意，是該死的毫不在乎！當時我幾乎像中了魔咒般地沈入對這考試的瘋狂戰鬥中而忘我。而當秀芳訂婚的消息傳到耳旁之際，我就如植物人奇蹟般的驚醒，發狂的亂竄，想盡一切方法，做出一切可能挽回的行動，弄得精疲力竭，灰頭土臉；但努力儘管努力，一切已如絕症病人、潑出去的水、自天降至地面的雨那般回天乏術了。

焦急發狂的舉動，挽回不鍾愛女人的心，卻更換來意外的憎厭與不屑。愛情這東西原來是這般地難以理解！當我們擁有時，往往不知珍惜，總認為那是垂手可得、俯拾即是的东西；而一旦變質的時候，就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任憑你飢渴跋涉，不顧一切的發狂追尋，仍永遠無法到達。相反地，有時我們會在愛情發生的時候，珍為黃金鑽石般小心呵護的東西，一旦走了樣，即不屑如糞土。而秀芳態度當時予我的感覺，則糞土不如！

誠然如此，如果真能再回到當時的話，我會放棄這個考試的！試可年年考，年年有機會，但一個值得愛的女人，一生也許碰不到第二次，何況——唉！

「唉！老頭子，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人家都已兩個孩子的媽了，還提那個幹嘛！阿鵬仔，你心裡怎麼打算怎麼想，我們是難以瞭解啦！不過這種考試又不是靠硬拼就能上的，你考了十年，不都差那麼零點零多嗎？這種考試，還是要靠運氣的！所以不要那麼死心眼，考試還是要考，年年去考，只是不必花費全部心力啊！你要為自己的前途想想，為我們想想，我們只有你這個兒子，趕快找個工作，交個女友，結了婚，這才是最實際的想法啊！」

我默然低頭走進自己房間，頹然落在桌前椅上，空蕩的桌上似乎放著一封信，白色的信封在光線黯淡的房間裡，心情沈重的像喪帖一般。我很累！很累！無力去扭亮電燈，也不想拆信，只一味浸沈在週遭空洞無比的黑暗裡；兩老適才所說的話在這幽暗的空間來回碰撞，忽大忽小的搖曳迴盪，想來也有幾分道理。我似乎是錯了，試可年年考，但有些東西卻一去不復返。考試像賭博一樣，不一定贏，而找到工作，馬上按月就有亮光閃閃的銀子等著你，這顯得多實際啊！是多麼地腳踏實地！名聲也好！找對象也容易！那像前者，不但看來像失業的可憐蟲

，同時，更給左鄰右舍製造遊手徒食的寄生蟲形象，父母也沒面子；看來再怎麼說，不找工作，全力準備考試是錯了，但找工作，談何容易呢？過去又不是沒努力過，尤其目前景氣更糟，唉！真累！真累！真累！順手拿起桌上橫放的信，扭亮電燈，是考試院寄來的。啊！五十九。九四！是五十九。九四！真是五十九。九四！一種椎心的痛楚直戳心腔，我極力克制即將暴裂的情緒，用力按熄桌燈，四週頓時又沒入一片停屍間似地陰冷黑暗，黑暗！看不清一切的黑暗！此時此刻，黑暗最適合我！我喜歡黑暗！喜歡那濃濃的黑暗！那密密實實不透一絲光芒的黑暗！黑暗仁慈地提供藏身避難之所，黑暗使人不必去面對任何自己不想去面對的一切，尤其那光明，那屬神國度裡的光明，那操縱一切命運力量的光明，我憎恨那光明！

我放手摸索桌下熟悉的位置，拉出兩瓶烏梅酒，黑暗之人喝黑色之酒，物以類聚！也只有像我這般屢屢落敗的人，才配門當戶對地吞飲這生活在黑暗中的苦力惟一買得起的黑色廉價酒。五十九。九四！他媽的！五十九。九四！就那麼麼○。○一，四捨五入就六十了！他媽的！就那麼麼○。○一！就那麼麼一點點！就那麼麼一點點！他媽的！是什麼力量竟能如此把我戲耍愚弄？！他媽的！就那麼麼一點點！

唉！算了，算了，書呆子！這不是你能走的路。算了，算了，兩老說的話才對！才是真的！才有道理！再不剎車，恐怕就要掉落斷崖了！但五十九。九四與四捨五入後的六十，只差○。○一！只差○。○一！那麼一點點！那麼些微的一點點！微不足道的一點點！像山羊拉屎般的一點點！他媽的！真不甘心！真不甘心！……但話說回來，從五十九。二七爬到現在的五十。九四，不是爬了你足足十年的時光嗎？你不甘心什麼？！你如想不開，再耗下去的話，這○。○一還須爬多久，誰敢肯定？！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誰敢肯定？！我摸著日禿前額的手，不覺地滑過眼角尾紋，來到有如刷子般剛銳的下巴，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十年的時光是夠讓考試院內庭那棵熟悉的老榕樹多長出一截鬍鬚來的，在它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人如果十年鬍鬚不理的話，那該有多長啊！而十年後的今天，我仍舊站在原地，一無進展！一無所獲！十年了。如果十年來我考的分數中有不超過五十九分的，那我也不致如此愈陷愈深，但偏偏像餌般地每次都是五十九點多，彷彿是命運之神有意捉弄，或者我與命運之神間必存有某種深仇大恨，非藉著如此巧妙安排來加以報復折磨，不足以洩心頭之恨似地。唉！算了，算了，門不過命運的！命運要你向東，你就不能朝西；否則，就是你辛辛苦繞了一大圈，還是走到東邊來，努力有何屁用！唉！算了！算了，門不過命運的！

我猛然又仰盡剛倒的一杯，酒杯順勢重重摔在桌上，赫然發現桌上一絲光芒！光芒！這裏不該有光芒的！怎麼會出現光芒！我滿懷敵意地揉眼細看——原來是我手錶內的銀光，在這黑暗密密實實包裹的空間裡，發出像鑽石般的光芒。

鑽石！光彩奪目的鑽石！美麗耀眼的鑽石！鑽石！我曾聽說過鑽石來著？！唉！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鑽石！亮光閃閃的鑽石！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但那亮光——哦！對了，對了，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他說——他說——他說有數顆鑽石分別包藏在不同的石頭裡，可是——可

是——可是——，哦！對了，可是這些石頭一定要敲一百零一下才會裂開，但很多人在敲完一百下，而看石頭仍無裂開的跡象時，就心灰意冷的離去了，以致全功盡棄；可惜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就能得到鑽石。哈哈……，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哈哈……，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啊！難道我也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五十九。九四與四捨五入後的六十，似乎只剩一下！只剩一下！難道我就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掉點離去嗎？！難道虛渡了十年精華青春，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就此掉頭而去嗎？！難道失去了最鍾愛的女人，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我就此掉頭離去嗎？！難道忍受了兩老多年來的傷心責難，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我就此掉頭離去嗎？！難道面對左鄰右舍長期的指指點點，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就此掉頭離去嗎？！就此掉頭離去嗎？！兩老所講的，有幾分道理，難道我堅持下去，也無一點道理嗎？！找到工作，我有的只是糊口的銀子而已；而考上高考，我所獲得在身份、地位、經濟、層次、貢獻等各方面，卻是千百倍於銀子的鑽石，何況十年來我已付出如此重大的犧牲！我能放棄嗎？！只剩一下！只剩一下！只剩一下！我就能贏得鑽石，我就能就此掉頭而去嗎？！能嗎？！

扭亮桌燈，我猛烈搖搖頭，理理精神，把剩下一瓶多的酒，丟入垃圾筒裡。自書架中抽出一本過去曾用力摔破再仔細貼合的書，翻開圈滿紅點的扉頁，開始重讀……。

時間快到了。每年都是十一點準時放榜，已經十點四十五分了；人羣愈來愈多，來回走動探看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令人感到些許的煩躁，這些人為什麼不能像我這般靜靜的等待！為何處處顯得如此焦心而不耐煩！但回想過來，也難怪他們，在場的人羣裡，又有誰能比我更有等待放榜的經驗呢？！

雖然雨停了，我仍撐著傘，罩住頭部，因為坐在老榕樹下，仍不時會掉落豆大截留的雨水，撐起傘來，是為了以防萬一。可是，要是不顧面子說得真實點，我自己心裡可很明白，撐傘的最大原因不是為雨，不是怕命中身上或然率相當低的雨滴，而是——而是——而是怕碰到熟人，怕碰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我把傘壓低一些，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就是搜尋不出一張熟識的面孔，我放心多了。

想想也十一年了，望著這古老榕樹條條密佈下垂猶如鬍子般的根鬚，已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是足夠讓老榕樹多長出一截鬍鬚來，在它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人如果十一年鬍鬚不理，那該有多長啊！有多長啊！十一年裡，班上的同學出國的出國，開業的開業，當老闆的當老闆，大部份早就通過這考試了，你還怕碰到誰啊！神經過敏！

「嗨！阿鵬仔，什麼時候來台北的？怎麼不通知老同學一聲？」

驟然拍在肩膀上的手，使我意外地嚇了一跳，我這藏在沙堆裡的駝鳥，硬被拖了出來。「啊！是『大頭仔』，你好你好，好久不見了，我是昨晚坐夜車上來的。你也來看榜？」

「對，我今年考衛生工程。」

「噢！你不是已考過土木、建築、結構了嗎？」

「不錯。但多考一個技師也不是壞事啊！目前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同時當上土木技師、建築師、結構技師者，人數已日漸增加，何況同學們就好像在考試比賽，一個技師接著一個拿，我能落後嗎？其實——」『大頭仔』說到這兒，忽然止住了，他警覺到我眼光中難以自制地閃過一絲失意自卑眼神，馬上轉口道：「其實——其實這種考試多少也須靠幾分運氣，有時我們雖然有實力，但碰到倒霉的時候，就是不能上榜。」

我無可如何的苦笑一下，接口問：「你現在開業了沒？」但話一出口，馬上開始後悔了。

「啊？你不知道！我已開業五年多了。」

他摸摸其上身口袋，又起而搜尋其他各袋，忽然若有所思的說：「你等一下！」，於是跑出大門，越過馬路，停在一輛亮光閃閃的賓士三五〇米黃色豪華轎車旁，拉開車門，自內取出一張白色東西，再折回來，遞給我，是一張散發香味、燙著金字的精緻名片——「趙仁永建築師暨土木、結構技師聯合事務所」。

「這年頭競爭激烈，想闖出個名號來，真不簡單！不過，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他喘著氣說完，挺出像球般的大肚子，前後高低起伏不止。

「不錯！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我尋不著接口的話，於是重覆道。但話一離口，腦海裡便馬上又如重覆的錄音，不停地響著，響著——「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是嗎？不錯嗎？

正當出神的當兒，身子被急切碰撞，回過神來，看著「大頭仔」手指的方向——

「看！誰來了！」

原來是班上的「陀螺」，帶著一個比他高出半個頭的女孩子走過來了。女孩身材健美，臉蛋姣好，氣質高雅，一幅美人模樣。

「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趙仁永、林虎鵬，這是我的未婚妻，我們下月七號結婚，紅色炸彈你們將在月底收到。」說完，體貼地看著準新娘，女孩臉蛋頓時羞紅，兩人會意的微笑中，閃現幸福無比的光芒。

「恭喜！恭喜！喂！『陀螺』，這麼『正』的女孩子，你是用什麼手段把人家給拐過來的！」「大頭仔」戲謔的說。

「還說呢！我拼老命長期抗戰，才有今天的！漫長的歲月，我被她『整』得半死，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說完，側頭仰望身旁的美人，得意的微笑。

「不錯！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我又無意的順口接道。心頭又不禁陣陣響起——「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是嗎？不錯嗎？腦海深處黑暗的角落裡，

不禁浮起一團長髮披肩、回眸微笑的美麗黑暗身影，是嗎？不錯嗎？！

「阿鵬仔，你的日子是什麼時候？」

「啊！我的什麼日子？」我猛然一醒。

「當然是喝你喜酒的日子囉！」「大頭」一旁解釋道。

「哦！明年。」我儘量擠出一點不在乎的笑容。

「明年！明年！還是明年！老天啊！你把『明年』兩個字說成習慣了，怎麼樣，有沒有對象？李秀芳她——」這時「陀螺」忽然想起某事似地頓時刹住，改口道：「喂，怎麼樣，要不要我的未婚妻幫忙介紹啊？」

我苦笑了一下。一旁的「大頭」壓低聲音，一副老人家的口腔，接口道：

「阿鵬仔，萬事都可等，惟獨『娶某』不能等，『娶某』後才能定心嘛！你看！就拿我來說吧！『某』一娶，緊接著，連中三元——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建築師，接踵而至。因為有人體貼，有人照顧，有人關心，有愛的鼓勵，那可差太多了！所以啊，動作要快！不能再猶豫了！『娶某』之後，我保證你『馬』到成功，每考必中！因為有人照顧，讀書才會專心啊！」

「那『陀螺』過去還不是沒娶，仍照樣把我們這類科的相關技師都拿到了！」我防衛地說。

「阿鵬仔，過去我雖沒娶，但有個美人時刻拿著鞭子，在背後催我、喝我、趕我，逼得我不得不跑，不得不衝，才有今天！人說『才子佳人』，我若不是才子，何能贏得佳人？！而這背後的動機，仍舊是女人，可見女人的力量有多偉大！」說著，得意仰望一旁微笑的女人。「所以說啊！阿鵬仔，這趟回去，娶某要列為第一優先！」望著不成比例站在大美人身旁的這位當年在學校考試時，總是鬼祟地自背後用腳緊張兮兮踢我桌子的鬼精靈，如今卻我們相關類科的專業技師全取得了，而我則一樣也沒通過，不禁使人又重覆想起他說的話——「女人的力量真是太偉大了」、「女人——」

「喂！阿鵬仔，你在想什麼？一楞一楞的，出了竅似地！」

「哦，沒有啦！我在想——」我急轉話題。「我在想你今天來做什麼？我們這類科相關考試你全通過了，該不是來看榜吧！」

「不錯。我是來看榜的，但不是看我的，是看她的！」說完，挺身擺手故作姿勢。「鄭重介紹，未來的會計師陳菁霞小姐！」

美人羞紅親密地推了身旁矮小的護花使者一下，如此更引來「陀螺」的興頭：「我公司的合夥人，我的得力幫手，我美麗的妻子，我優秀孩子的媽，我——」

「來了！來了！來了！」

一片高呼聲，打斷「陀螺」的興頭，引致內庭驟然騷動起來，我們不約而同地起身，往貼榜單的看板移動，投入擁擠的人羣中，在猛伸脖子，像極長頸鹿般地聳動人羣裡，爭先恐後，擠著看榜。……

人羣是愈聚愈多，愈來愈擠，前擁後推，頗難站穩。而於此左搖右幌、爭睹榜單的推擠間，我不覺滿身發熱氣躁，斗大汗珠沿著額際涔涔滴下；榜單上的光線強烈，刺眼難忍，使人直覺地回首高望——

那太陽不知何時，早已高掛天空，燦爛地放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蔚藍萬里晴空，看不見一絲烏雲，只一羣閃現金光的白鴿，自由自在地展翼，翱翔在天際。

地上，雨後粘附於景物上的水痕，反照著陽光，投射出交互映照的燦爛光芒，大地呈現一片經過徹底洗滌後的清新亮麗景象。眼前週遭，停留於一張張紅紅花花洋傘上的水珠，更在陽光照射下，此起彼落，亮光閃閃，狀似粒粒晶瑩閃爍的鑽石，光彩奪目，美麗耀眼，……

正當出神的剎那，我被猛一推擠，頓時失勢撞到看板，正待退後，赫然眼前呈現三個大字——是那麼熟悉！又是那般遙遠！但現在卻赫然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我急揉眼睛，猛晃頭腦，再集目細看——不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沒錯！我眼前景物不禁頓時遠近模糊飄渺，不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是我十一年來一直要在這裡找尋的三個大字。沒錯！



許順進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日生

台灣省屏東縣人

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畢業

現職／

潮州國中國文教師

作品／

散文：鄉野拾趣

小說：幽幽玉蘭香

發 爐

短篇小說佳作 許順進

一、夜宴

星光點點的寂靜之夜，一輪明月當空，照在三合院的古厝上，卻照不到曬穀場，因為四面的九蓋日光燈把曬穀場照得如同白晝，搶得月光失色。

古厝難得有這樣燈光通明的日子，一年僅有二、三天如此亮著——除夕、春節晚上，以及每年的清明節前的星期六。這是張家老家長德伯仔「規定」的，所有在外地的家人除非有特殊事故，都得回老家。掃墓的日期就定在星期日。

循往例，在台北教中學的次子英亮、開成衣店的三子英豪、台中貨運行服務的四子英傑、新竹化工廠工作的五子英聖、嫁到台南的長女英芳，都帶著他們的家人回到這個老家。

每年回老家，人口數總會增加，這一次，又多了英芳的女兒。

庭院內擺了三張桌子。三十個座位被小孩子占領了一大半，只剩幾個空位。這些「第三代」有青年、青少年、兒童。還好，節育的觀念已在第二代生根，每家均是「二個恰恰好」，真是不多不少——只有老大英明的子女較多，三女一男，因為英明是沒有受到節育影響的一位，那時還是「多子多孫多福氣」的時代。

十四個新生代，除了已亭亭玉立的素貞較文靜，其他的都在玩他們的遊戲，中學的一堆，國小的一堆，幼稚園的一堆，庭院裡充滿著喧嘩嬉鬧聲。

長子英明是唯一住在古厝的一家。

這一天又是他夫婦最忙的日子，張羅著三桌飯菜，忙了他倆一整天。

四個返家的妯娌也在廚房裡幫忙炊事。

客廳裡四個兄弟，他們的妹妹、妹婿在閒話家常，一年的話是難以一時半刻聊得完的，彼此說東話西、問長問短。

德伯仔忙累了，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兒子們在外都有固定職業、收入，小孩子們也都健康活潑，德伯仔看到他們，內心感到很安慰。

可是當英亮提起么弟英賢，德伯仔立即怒形於色。

「不要提起他，這個了尾仔，說是去台北奮鬥，和別人合夥，做什麼零件加工。他哪有什麼本事？他也曉得奮鬥？真斗咧！」

「阿爸，他現在電子零件做得有聲有色，真的，我們有聯絡。」英亮興奮地說著。

「兩年寫不到三封信回來，以前趕他出門，大概還在不服？」

「沒有啦，阿爸！他真的用心在做，而且最近他有對象了，快要結婚了。」

「就是啊！沒不服？哪有這種好事也不給我知照？」

「阿公！阿叔！吃飯了。」英明的兒子智忠探頭進來說著。

「管他去死啦！吃飯！吃飯！講到伊，肚就大起來。」

庭院裡好熱鬧，這樣的場面，德伯仔一年只能重溫二次。這會兒，儘管氣老么，可是一坐上椅子，氣就消了，他就是這副山溪水的脾氣——易漲易退。

小孩子們跑來跑去，邊吃邊扯淡。他們難得從都市回到鄉下，各個都感到很興奮似的，這頓飯活像扮家家酒。

德伯仔瞥見了英聖的女兒要賴不吃，英聖夫婦倆又是哄，又是幫她夾菜，她卻哭得更大聲。

「妳什麼名？」德伯仔一時叫不出她的名字，搔著頭道：「查某囡仔，撿食！恁好命。聖仔！別管她，不吃？餓死算了。」

「阿公！來！乾杯！」台中英傑十二歲的小兒子晃到德伯仔旁邊，手上端著一杯汽水，笑咪咪地要和他乾一杯。

「乾就乾！阿斌啊！這步敢是你老爸教你的？跟我講，你阿爸時常喝酒對不對？」

「沒：沒啦！」小孩支吾其辭地應著。

「哈哈！拐你的啦！緊張啥？」

二、追憶

小孩子玩累了，被分配到龍虎二邊的房子內睡覺了。夜，不再那樣喧鬧了，只剩幾個大人在聊天，妯娌在一起也有扯不完的話題。

不久後，他們也各自就寢了。
夜，真的寂靜了。

德伯仔一個人在客廳右側的房內，坐在大板床的床沿上，手拿著二串珍珠項鍊，凝神注視著。他的旁邊放著一個盒子。另一個盒子稍大，裝著一組碗筷。九個碗很粗糙，形狀比現代的碗來得大。上的釉在日光燈下，並未顯出光彩。旁邊還有三個「大碗公」，一綑木製的長筷子擺在盒子的邊底下。

目睹項鍊，他回想起老伴臨終前的交待：「英芳、英美如果有適當人家，嫁人時，每個人一條，給她倆留作紀念。」

「哎！七年過去了，由於當時工作忙，英芳、英美都嫁了，忘記把項鍊送給他倆。現在也該給他倆了。」

「不知英美會不會回來？」他忽然想念起么女英美。
「她的命實在真壞，嫁一個吃喝嫖賭都會的丈夫，受盡了苦，離婚後去美國讀書，不知現在的情形怎樣？」

「這個查某因仔實在真九怪，最近只在信中提起伊有一個愛伊的留學生，以後就全沒消息啦。三年沒回來掃墓了。」

「今天又沒回家，也不寫信通知一聲。我看是不會回來了。美國啊！不是台北喔！」

思緒起伏，才想起了么女，又浮起了英賢的影子。
「不是存心要趕你！兄弟都乖，單你一個使我頭疼，會飲會賭，三時五時的就回家拿錢，不知見笑，要吃不討賺，只好賣土地給你一筆錢，閃卡遠一點，省得看著受氣！」

心裡啾啾咕咕地罵，畢竟還是關心著他。

「照英亮講的，大概不會錯，人總是會回頭的嘛！」

他一心還是盼望著英賢明天會回來，身邊還帶個未來的新媳婦。

「再不要，差不多要牽豬哥了。」

「人呀！活得真累，一世人拚死拚活，只為了給子女完成嫁娶。現在就剩英賢和英美啦！他倆的事一了，責任也就了啦！人生，夠短的。老孤單一個，還得替他倆煩惱！」

三、歸途

凌晨，天將明未明，高速公路，英賢挺著上身，手握方向盤，注視著前方，全神貫注地開車。

他的未婚妻似乎不太高興，他覺察得出，因為她一反常態，車開出來，直到這時，一直沒說話。沈默了好久，她終於開口了：

「又不是回家過年，天還沒亮就在趕路！」

「這你就知道了，我們鄉下的習俗，掃墓比過年重要多了，過年不回去沒關係，清明不回家掃墓，那是忘本，知道了吧？」

「……」

「我已經四年沒參加掃墓了，全家我最丟臉，二十幾不學好，我是最混蛋的一個，那一段日子，不知道是什麼邪？素卿，妳如果反悔還來得及，嫁給我這個有前科的人，妳不怕？」

「訂都訂了，我爸媽也同意了，反悔有什麼用？」

「妳爸媽是妳爸媽，又不是他們要嫁給我，我問的是妳！」

「不後悔！」

「真的？」

「怕你就不嫁你，嫁你就不怕你。何況我爸爸說他最會看人，從來不會看走眼。他懂得些相命術，他說你本性善良，將來有出息，只是以前誤入歧途而已。」

「妳看妳，又提妳爸爸了。」

「當然要提他呀！如果不是他對妳有信心，我還真的三心兩意，不敢下注呢！」

「下注？嫁人是下賭注？」

「是呀！這也是爸爸曾經說過的，我想他是不會錯的。」

「哦！原來訂婚前我勇敢說出來的不良素行，妳都向妳爸爸報告了？」

「當然。」

「那好，就別不高興了，到鄉下看看我的老家，也讓我的家人見見妳，不是挺新鮮好玩的嗎？」

「也好，一定很熱鬧。」

「提醒妳一點，我爸爸可能還有氣。如果他的臉色不對勁或話中有刺，妳可要忍耐，要微笑、微笑，知道嗎？」

「？」

「你呀！回去是該被臭罵一頓的，活該！罵又不是罵我，微笑有什麼問題？我怕的是訂婚沒讓你爸爸知道，萬一他問起來怎麼辦？」

「那簡單，實話實說。」

「……」

車子已離開高速公路，轉入高屏路上。天已亮了。

過了高屏大橋就是屏東縣境。近鄉情更怯，也帶點興奮。

「拜拜時，我怎麼拜妳就怎麼拜。拿香跟拜就是了。」

「我的祖先和我去世的母親地下有知，看到家人不見得會高興，看到我這個不成才的人竟然帶個未婚妻回家，祖墳真的會冒金光。」

他一心直高興著，實在好久沒回家了。他有點自豪，「這樣有體面的回家，和以前回家討錢的滋味，哎！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到了C村老家，他把轎車停在正門圍牆下。圍牆沒變，一樣老舊，壁上處處生青苔，還有一些雜草飛上牆頭。以甕為飾的牆古樸如昔，只是青苔更青，草也更多了。

「那邊的三輛車，一定是二哥、三哥和五哥的。」

下了車，已聽到裡面大人交談的吱喳聲和小孩的嬉笑聲。

四、備禮

老大英明很眼尖，一眼瞥見英賢帶個漂亮小姐，走進門坊牌下，站在門內。素貞大喊一聲：「細漢叔仔回來了，還有個女朋友！」

英賢的哥們都聚攏了來，有的拉右手，有的拉左手，有的拍肩膀。英亮拉大了喉嚨朝客廳裡叫：「阿爸！英賢回來了！」

德伯仔慢條斯里地走出大廳，到了英明兄弟站立的地方。

「你總算回來了。」說完，轉向素卿，端詳著她。

英賢搔搔頭，介紹素卿給大家認識。

素卿有點不自然，操著國語：「張伯父」下一句是台語：「您好。」

「阿爸，她在台北講國語慣了，一歡喜，所以國語、福佬話攪做伙。」

素卿被這麼一說，臉泛紅，更不自然了。

在大廳內準備祭祀物品的妯娌們也都擁了出來。她們都圍在素卿身邊。

英賢見到父親沒有生氣的模樣，車上的顧慮都消失了。心想：「阿爸畢竟還是疼我的。」

德伯仔以慣常的半諷刺口吻道：「訂婚為什麼不通知一聲？一個某贏過三個天公祖，是不是？」

冷不防被這麼一問，英賢支吾地應道：「不是啦，阿爸，我們根本沒什麼儀式，伊阿爸不喜歡什麼儀式，只有掛個戒指就完成了。本來要寫信回家，但是工廠工作多，準備稍輕鬆後帶素卿回來……」

「恁無閒？寫信也沒時間？」

……英賢一動地搔頭，擠個尷尬的笑。

「心虛了是不是？好了，不講這些了，你這種散形的料，伊怎會肯嫁給你？」德伯仔心裡不氣，但仍是蹦出作弄的話來，揆得英賢很難堪。

「阿爸，這講起來話頭長……」

「有多長？」

「阿爸，我看咱出發去掃墓要緊，回來再講給您聽，好不好？」

「真假仙，出發就出發，橫直大漢啦，你有你的做法。我不是在調查你，只是不明白，像你這種料，怎會有查某囡仔愛你？」

正說著，他的大媳婦和二媳婦擡出一大紙箱祭物出來。

「走啦！大朋友、小朋友！不要玩了，上去坐車。」英亮拍拍手叫著。轉身道：「阿爸，回家來再講。」

英明把空地上的小貨車開出大門——這是英明載穀子、蓮霧的專用車。

小孩子們竟然不願坐他們自家的轎車，紛紛爬上大伯父的貨車，一下子就擠上了八個，都坐在車廂底板上。

英明哄道：「坐轎車不是比較涼嗎？阿伯的車子可沒冷氣喔！」說完，還是哄不下來。

「阿伯的戰車，坐起來會把你們震得頭暈暈的，你們敢坐？」英亮也幫著哄。還是沒有人肯下車。

英明只好叫素貞坐了上去，守著祭物。並交代道：「注意他們的安全。」

「坐好哦！愛坐？掃墓回來，叫阿伯開後面那台牛車給你們坐，好不好？」素貞逗著她的堂弟妹。

「哇！好棒啊，有牛車可坐吔！」英亮的小兒子說著。

「牛車是什麼？我怎麼沒見過？」英聖的唸國小一年級的兒子智長瞪大了眼說著。

「笨喔！我看過。」讀三年級的智生揆著智長。

「哪裡見過？我們那裡都沒見過牛車。」智長辯著。

「電視上見過！」智生眯眼吐舌逗著弟弟。

德伯仔走過來，聽孫兒們相逗的交談，用手拍拍智生、智長。

「坐好，不要爭了。掃墓回來，叫你阿伯駛牛車載大家去玩！」

「阿公，牛呢？怎麼沒看到？」智長疑惑地問著。

「有哇！在後面柴房隔壁的牛棚裡面。你們昨天來得太晚，所以沒看到。」說完，走向前面。

德伯仔坐在英明駕駛座旁邊，心中頗有感慨：「時代變得真快，這些孫子、孫女，竟然沒看過半隻牛！」

五、掃墓

一輛小貨車領著四輛轎車，緩緩地開上公路，再轉到產業道路——這是一條剛加鋪柏油的路，從前是砂石路。在前座的德伯仔聯想起以前這條路的坑坑洞洞，掃墓哪有車子敢駛入？以前掃墓還不都是把祭品放在籃子裡一肩挑；兒子長大了，輪到他們挑。現在可不同了。「時代，哎！變得真快，連經過公墓的道路也鋪柏油。」

「後面那一堆小孩子，他們怎麼知道從前的人生生活有多艱苦？」

車隊到了公墓。

祖墳三座相連，二座是安厝德伯仔的父母，一座是他老伴的。本來相距很遠，勘風水的說三座相連，後代才會興旺。三年前才遷建在一處，祭拜也方便多了，不必趕三個地方。

五輛車停放在小路邊。公墓還未實施「公園化」，已在規畫中。

墳墓的方位不一，雜草叢生，蓋過墳墓，遠遠看去，只見到青草綠藤，只有幾座已提早掃墓過的才看到墳墓模樣。

英明和英豪各持鐮刀，把長草、野藤割斷，踩出一條臨時小徑。

找到了墳墓，英傑、英聖也加入行列，把小樹砍除，德伯仔用鋤頭把貼地的草一鋤頭一鋤頭地鋤。老鼠在墳上穿的洞，也予以填平。

英豪手拿鏟子、水桶到高凸的地方挖土，裝在水桶內，提到墳墓那兒倒上去。

男孩子大概是由於好奇，在墳地上追逐，有的蹲下身去找小蟲子。女孩子則坐在涼亭下納涼聊天。

事實上也怪不得他們愛玩，有幾個小孩知道掃墓的真正意義？

「不要走太遠，要拜拜了。」英明的妻子喊著。

幾個妯娌把祭物、香燭冥紙分成三份。每座墳各一份，牲禮——一隻雞、一塊長肉、三個蛋，以及幾碗菜、肉、魚丸之類的祭品。

將近十點半了，小孩也集合了，陽光熾熱，他們分別躲在四支洋傘底下。

墳墓已被整理得煥然一新了。

香已點燃，由德伯仔率先拜「后土」——即土地公。英明的妻子把香分給在場的每一人各一枝。小孩子們很興奮，把手上的香比來畫去，好像在玩「仙女散花」。

英賢眼快，忽然高叫道：「阿爸！英豪來了，在小路上，身旁還有個男的。」

「我們稍等一下再拜，等英豪。」德伯仔由於英豪突然從美國趕到這裡，高興得咧著嘴，眉開眼笑。

「阿爸！我回來了。曄！好熱，趕得要命，總算來到了。」她喘著氣說著。

「阿爸，我給您介紹，伊就是我信中提起的清俊，已拿到博士學位，不久以後，準備要回國開工廠。」

「歡迎你，真夕勢，一路辛苦了。」

「自己人，別客氣。」

仍在就讀大學的素貞樂得脫口而出：「哇！我們家又多了兩個人啦！」

一家人持著香，在墳前拜拜。絲絲縷縷上升的香煙下，是一家虔誠祭拜的後代，他們正在表達對先人的懷念。慎終追遠，不忘先人遺容遺訓的心思，表露在每個成人臉上。只有年紀較小的孩子漫不經心，他們拜歸拜，還是一臉嘻嘻哈哈。

酒過三巡之後，燒冥紙給祖先享用（冥幣是也）德伯看著兒子們正在替祖墳裝飾——把黃、紅色長條的「過墓紙」一張張壓在墓的上、下四週。轉頭看到英賢那一對、英美那一對，他內心很安慰、興奮。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家大聚會，一個也沒少。」他咧著嘴微笑。

有幾位他熟識的人也全家來掃墓，除了同鄉、老朋友，其他的年輕人、小孩子他一個也不認得。

「哎！工商業社會，每個人不知道在忙些什麼？一年到頭難得回來。見面的最好場所，竟然是祖墳前面。」高興才上心頭，看到掃墓的來往人群，感慨又上心頭。

六、祭祖

酒灑地後，德伯仔叫大家上車，他拿草龍上了小貨車。這回他跟小孩子同坐在後面——因為那草龍是燃著的。

「阿公，你拿這個回家做什麼？」智生問著。

「這是火龍，又叫做草龍，要引你們的阿祖和阿媽回家吃飯的。」

「他們都死了，怎麼能回家吃飯？」

「囡仔有耳無嘴，別多問話，記住大人說的就是啦！」

智長疑惑地問道：「故事書裡面有金龍、黃龍、青龍，哪有草龍？」

「這就是啊！用稻草綁成一捆就是草龍啊！」

他想：「再怎麼解釋，你們也不曉得。別講太多啦，疲勞！」

大夥都下車後，把車上的東西一件件搬下來。妯娌們都進大廳擺設祭祖的用品——不一會工夫，在通力合作之下，大廳的供桌上擺滿了魚肉、菜餚、水果、發糕。

裡面燈光輝煌，香煙繚繞，即將開始祭祖儀式——這是南部地區祭祖的特色，不同於客家人，客家人掃墓之外，只在×氏祠堂進行宗族集體拜拜。閩南人在掃完墓之後還得引祖先回家共同「進餐」——用草龍、大支香的煙引領祖先英靈回老家。

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枝香，大廳裡面，德伯仔為首，他的後面是第二代——十六個成人，最後面是第三代——四個小孩。

德伯仔領頭拜拜。他大聲地唸著禱文：「阿爸，阿母，玉娘，今日全家大小漢攏總到齊，替您修整大厝，並且請您返來老厝，準備一點酒菜請您享用。最歡喜的是英賢返來啦，伊替咱張家添一個新婦；英美也由美國返來

，伊也替咱添一位博士子婿。請阿爸、阿母、玉娘保庇全家康健，事業發展，囡仔順利大漢。」英明一一接過大夥拜過的香，插到香爐內。人口多，香火旺，一簇燃著的香，煙裊裊上升，迷漫了神像與祖先靈牌。

德伯仔很恭敬地斟酒。

智長傻傻地拉阿公的褲管。德伯仔低下頭看著他。

「阿公，你剛才講什麼？我聽無！」

他摸摸智長的頭：「囡仔有耳無嘴，以後你自然會曉得。」

「阿公，什麼是有耳沒嘴？」

「就是用耳聽，不好用嘴亂問！」

七、發 爐

德伯仔又斟了第二巡酒。然後坐在木椅上休憩片刻。

英賢隨後又斟了一次酒。他走出了大廳。

大廳裡只剩德伯仔在打盹。

三巡酒後約五分鐘。

「哎呀！阿公！快起來看！」英明的第二個女兒素敏尖聲的叫著：「裡面全是煙，是什麼東西燒起來了？」

德伯仔驚醒了，躍起身來走向供桌邊。

素敏的叫聲，引來了全家大小，都往大廳內跑。

德伯仔注視著火源。那煙來自香爐，一簇燃剩的「香腳」（手持部分）燒起來了，一簇紅紅的火，煙直往上

冲。整個大廳都是煙。

「我去拿水來救火！」智生嚷著。

「不行！」

「為什麼？」智生瞪大了眼問著。

「這是發爐。」德伯仔解釋。

英明疑惑地說道：「為什麼會發爐？是好還是不好？」

德伯仔道：「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祭拜不誠心，祖先生氣；一種是表示歡喜。」

「我來問一下。」

德伯仔在神桌上取下了杯琖（卜吉凶的木製月形物），對著香爐及祖先牌位詢問：「若是不夠誠心，請應杯！」說完把杯琖丟到地面。大人們都往下看，二個杯琖都向上（弧形朝上，平面的朝上），不應杯。

「不是生氣。」德伯仔向大家說明。

「若是歡喜，看到全家團圓在一起，所以發爐，就請應三次杯！」

第一次丟下，一仰一覆，已應一杯。

第二次丟下，第三次丟下都是一仰一覆。

「應杯啦，表示他們真歡喜！」

大家紛紛談論著，等到應杯後，每個成人都綻開了笑容。只有小娃兒楞頭楞腦，連素貞都滿臉疑惑。

「不要說沒看過這種事，我連聽都沒聽過。」

英明聽完後微笑道：「我這才第一回碰到，妳怎麼會見過？」

「這種情形，你們可能不太相信，其實發爐時常發生，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不多久以前，咱村裡大廟落成，開廟門那晚，香爐也是發大火，卜杯後證實是衆神歡喜，所以作法發爐。」

「還有，從前隔壁村一個不孝的媳婦，她的公公忌日拜拜不誠意，隨便拜一拜，當日出門就發生車禍被撞死。後來對照她出門的時間，正好她厝內香爐燒起來，神像圖和祖先牌位、她公公的牌位都被燒光。」

「這種事，雖然半信半疑，最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八、傳 承

德伯仔、英明和三個小孩子點著冥幣，燒化給祖先當「私房錢」。熊熊的火使整個廳內忽然熱了起來。

德伯仔將供桌上酒杯裡的酒倒在大杯子裡，順著燒冥幣的桶子灑下去，灑成一個圈。他口中唸著：「團圓圓，全家大賺錢！」

智生也跟著阿公唸：「團圓圓，全家大賺錢！」

祭禮完成，撤走了桌上的供物，大大小小的忙著準備中餐，有的擺桌椅，有的端菜，有的擺碗筷。人多好辦事，廳外一席，廳內二席，沒多久便準備完畢。

小孩子都跟著他們自己的父母，三桌坐得滿滿的。

沒見到德伯仔，沒有人敢開動。

稍後，他從房內出來，手中捧著一大一小的盒子。

他把二個盒子放在桌上，慎重其事的打開二個盒蓋。

「這二條項鍊，是你們的阿母要送給英芳和英美的，我老糊塗忘記了，現在該給她倆了。」

他向英芳、英美招招手，示意她倆去拿。

「多謝阿爸！」她倆異口同聲道謝。

「去點香，向妳阿母說謝，也好給他知道我沒有藏起來做老本。」說得那些兄弟直笑。

「丁么々，」忍耐一下，阿公盛飯給大家吃。「小朋友」，他故意用國語唸出來，卻咬錯了一音。阿公，不對，丁么々，「又才對！」智生較多言，當衆挨了阿公一頓。惹得大家直笑。德伯仔從盒內拿出碗來。

「差不多啦，阿公沒讀書，不好意思。」

他才說完，又是一陣大笑。

德伯仔果真要去盛飯。英賢以為他阿爸又要惡作劇，說不定待會兒要罵人了，他趕緊起來，搶走伊阿爸手上的古碗。

「我替您去盛飯。」

「你坐著，我有我的用意，你免緊張。」

說完，他自己捧著那九個大大的古碗去盛飯。

然後，他一碗一碗地送給六個兒子和二個女兒。他們被這突來的異樣舉動搞得面面相覷，個個悶不作聲。

「這九個碗是你們阿公留下來的，留到現在已經四代了，我一直收藏起來，反正現在的碗真美觀，這種古碗你們也不愛用了。」停了一下，他繼續說道：

「我的父母用這些碗來養我，我也用這些碗養你們，現在你們再將這碗裡的飯分給你們的丁么々々々，」

這回他們按捺住了笑，有的媽媽都把食指壓在嘴唇上，示意他們不准說話、不准笑。

「今天發爐，表示祖先真歡喜，我心裡也是這樣，你們在外面應該有你們的天地，安分守己做人，只要逢年過節不忘記這裡是你們的老厝，返來古厝走走，我就真正歡喜了。」

「吃飽，將這古碗一人帶一個返去，每年這個時候帶來，我要檢查，不准打破！」

「丁么々，」又，聽阿公在講古大概餓了哦？吃飯！吃飯！阿公的意思是：吃飯，要知影飯由那裡來，不可浪費，出么々，出么々？」

「知影！」智生反而用閩南話回答。

吃飽後，德伯仔又重複幾句：「不是和你們講假的，好好保管，明年清明給我完完整整帶回來。」

然後拖住智生、智長：「趕緊去請阿伯駛牛車載大家去果子園挽蓮霧。」話一出，大、小朋友都樂得直拍手，又跳又叫地去找他們的大伯父了。



張國立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生
江蘇省金壇縣人
輔仁大學東方語文系畢業
現職／
中華日報記者

變化球

短篇小說佳作 張國立

一、這是不可能的事——

張宏彬不自覺的放下手中的棒球紀錄簿，兩眼直盯著投手板上那個瘦小的身軀，只見那個孩子緩緩彎下腰收起左腿，突然右手拉至身後很快的朝前畫出一個三十度的圓弧，小胖的捕手手套傳出輕脆的一聲「波」。

這是不可能的事，張宏彬已許久未見過這麼成熟又有韻律的動作。

瘦小的投手直起腰，右手舉起球帽傻乎乎的直向小胖笑。

那是陳家東，「阿東，把球具收一下送到置材室去」，在記憶裡，陳家東只是一名五年級的預備球員，練習時他總十分笨拙的去接高飛球，却很少接到過，除了在場邊幫忙撿球及練習後將球具送去置材室之外，張宏彬實在想不起眼前這個相當陌生的孩子有任何足以寫在記錄冊中的表現。

莫非當初自己看走了眼？或是兩個多月的暑假竟有如此大的進步？

從踏上投手板開始，舉球、彎腰、拉臂、出腿，張宏彬不得不承認，這不是一個普通少棒投手能有的動作，也許是天生高手吧。

林老師也注意到了，不知什麼時候他已停止了方才仍噴著唾沫的長篇大論，也直盯著陳家東。

「張老師，怎麼不知道你有這麼好的投手。」

張宏彬乾笑了兩聲做為回答。

又是一支快速球飛來，小胖脫下手套，右手緊握著左手手腕搖著左手掌，似乎很痛苦的模式。

「要不要去看看，小胖好像受傷了。」

張宏彬把正要站起身的林老師又拉回石椅上，「不用擔心，不是受傷，小胖也該試著去接快速球了，不能只有投手而沒有捕手呀。」

說完話張宏彬才醒悟到，他居然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事實，阿東確是一名天生高手，可是，這不太可能啊。大同國小少棒隊的成立已有三年多，三年之中一共輸了二十場球，平均一年幾乎輸了七場，而他們一年也頂多打七場球，最初純粹是因為興趣，張宏彬才在放學後自願兼起球隊的教練，可是一年又一年的失敗，他的興趣已剩下沒多少了，有時候他甚至同意大多數人的看法，這支球隊實在沒有繼續維持下去的必要，但有時候他又會慶幸家長會會長的兩個兒子正好先後進了棒球隊，才使球隊不致因為缺乏經費而解散。

人是矛盾的，絕對是。或許真如麗娟所說的，自己當年沒有打到全國代表權，不能到美國去爭世界冠軍，如今把那還不肯醒的夢又寄託在孩子身上，雖然明知這支球隊不可能有什麼成就，但終歸還是個夢吧。

「張老師，你怎麼訓練出這個投手的，低肩投球，這可是最費力，最需要技巧的一種投法呀。」

張宏彬沒有回答，他站起身走到本壘板後方拍拍小胖的肩膀：

「小胖，讓我來。」

一枚小小的白球貼著地面快速的撲來，「波」，那是一種鋒利而又刺激的炙痛。

二、會是他？

不可能的，一路上張宏彬想了許久，從現役的甲組球員算起，再按陳家東的年齡推算到過去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出色投手，沒有一個像是陳家東口中所說的那個「利害的投手爸爸」。

陳瑞明？完全陌生的名字，從來沒聽說過，翻開厚厚的三級棒球發展史，也找不到這個名字，那麼又怎可能在短短的二個多月內訓練出阿東這樣的投手？

許多陰暗的小巷弄與低矮的屋簷組成這個古老的社區，張宏彬拿著地址對著每一家的門牌，却始終找不到自己要的號碼，直到穿過一處大雜院的後門，他才收起手中寫著地址的紙片，在一排雜亂的平房前，張宏彬伸手輕扣其中一扇斑駁的褐色木門。

開門的正是阿東，看見張宏彬，阿東却立刻轉身就跑，反而把張宏彬給嚇了一跳。

「阿東，陳家東。」

推門進去，陳家東怯生生的蹲在門後一把高腳圓板凳上。

「陳家東，怎麼看見老師就跑，放心，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老師只是來做家庭訪問。」

屋子沒有窗戶，也沒亮燈，除了門前灑進來的一片光線之外，室內就全籠罩灰茫之中，什麼也看不清楚。

張宏彬拍拍陳家東的頭說：

「爸爸媽媽不在家？」

陳家東縮著頭想躲開張宏彬的手，什麼也沒回答。

忽然屋角傳出沙啞的聲音：

「阿東，你進去，老師是來找我的。」

張宏彬這才注意到，在屋子一角的神案下有一張方形的桌子，一個相當魁武的人正背對著門坐在桌旁。

「阿東，你聽到沒，進去。」

陳家東一溜煙的從椅子上滑下來，鑽進桌旁的一塊布簾裡去。

「請坐，老師。」

這倒是第一回遇著這麼陰陽怪氣的家長，看看四周，除非坐到神案下的那張桌子旁，就只有門後這張高腳圓凳了。

「陳先生吧，我是陳家東的老師，也是棒球隊的教練——」

「張宏彬老師對不對？」

大概陳家東在家裡提起過，不過眼前的這個背影如此直接了當的截斷話題，倒令張宏彬不知該怎麼接下去才是。

「你是來做一般性的家庭訪問呢？還是想看看阿東的快速球是誰教的？」

張宏彬還沒準備好，却見那個魁偉的背影已站起來，慢慢轉過身子，微弱的光線裡只見一雙睜圓的眼睛直瞪過來。

「記得我嗎？阿彬，你應該不會忘記我。」

三、怎麼忘得了？

回到宿舍，張宏彬便躺在床上，他沒有吃晚飯，也沒有開燈，黑暗裡他仍睜著兩眼。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全國青棒選拔賽的最後一場決賽，打到十一局雙方一比一，十二局上半的兩支安打攻下一分，張宏彬以為勝利就到手了，誰知下半局兩出局兩人在壘，一支又高又遠的高飛球，張宏彬拼命的跑上去接，球落入手套，人也跟著滑倒，贏了，贏了，張宏彬却忘了握緊手套，球滾了出去，慢慢的移動在外野的草地上。

勝利與失敗就決定在那剎那之間，三年的努力就為了那一球，誰知自己竟未把握住。

張宏彬是懊喪與痛苦的，但有人却是憤怒，而且那麼的激動，有的隊友低頭擲下手套，沒有說話，也沒看張宏彬，有的則揮舞著雙拳，將一切最骯髒的字眼拋來，張宏彬跪在草地上，腦袋裡一片空白，直到右頰一陣疼痛

才使他醒過來，許多人抱著一個咬著牙、揮著拳，一個卻想衝上來的隊友。

那是陳瑞明，不過那時他叫林瑞明，隊裡的當家投手，張宏彬記得每天下午大家都回家了，只有明仔拖著捕手仍拼命的練投，那天的比賽便是明仔一個人投了十一又三分之二局，其實明仔可以投完十二局，成為最有價值的勝利投手，可是那一球卻從張宏彬的手套裡滾了出去。

他是應該讓明仔痛痛快快的打幾拳，每個隊友都有資格揍他，若不是那一球，大家都可以到美國拼世界冠軍，都可以獲得保送升學，都可以領獎金、上報紙，成為英雄人物。

一切都是張宏彬的錯。

但，但是他沒有道理為那一球指一輩子的罪過呀！

明仔冷冷的對他說：

「阿彬，阿東是我訓練出來的，你應該早就知道，雖然我又姓回了我阿爸的姓，可是你還是該看出來，那種低肩投球只有我投得出來。阿彬，你欠我一個世界冠軍，現在我要你還給我，阿東不會再去練球了，沒有阿東，你只會再繼續輸下去。你欠的，你要還。」

張宏彬本來想說這是不公平的，球輸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難道不想贏？為此他甚至不再打棒球，在南陽街陰暗的角落裡苦苦K了一整年，把三年的書用一年的時間補回來，外加一個永遠拋不掉的胃痛包袱。

為了那一球，他阿彬不是沒搗過十字架，但是看著明仔手裡的酒瓶，那一臉的鬍渣子，他沒有再說什麼。

五千多個日出日落，仇恨卻依然深刻的刻在明仔臉上，火發燃燒在那對赤紅的眼裡，報仇的意念也竟深植在米酒瓶底十幾年，也許這有些不可思議，可是想想，明仔在那場幾乎投不完的比賽裡失掉了信心，希望與一隻綽號叫「魔手」的手臂。保送升學成了畫餅，不會有人肯出錢幫明仔醫治那該死的「投手肘」。

進入大學的那年，張宏彬偶而聽到明仔的消息，入伍服役分到陸軍隊，却只留了三個月便被趕回部隊，張宏彬還以為真是酗酒毀了明仔，誰知竟是因為那治不好的「投手肘」。

如果不是為了那一場比賽，明仔不必豁出性命似的投下去，如果不是為了那一球漏接，明仔可以有機會醫治那隻手臂，可是明仔什麼機會也沒有，張宏彬問著自己，該不該為明仔的不幸負責呢？

這不是張宏彬回答得了問題，他除了棒球之外，尋找到了一條退路，而明仔卻沒找到，連找也沒找，他把未來的一切全砸在棒球這一注上。

確是不公平，張宏彬沒有道理一輩子揹負著這筆債，明仔又為什麼要為那一球付出一切？

明仔有權利怨恨，張宏彬想不到人復仇的意志會如此強烈，以兩個多月的時間不分晴天、雨天將兒子訓練成出色的投手，為的只是對自己說那一句話，那是復仇？但對年幼的阿東又何嘗公平？畢竟那是明仔的兒子，為了復仇將兒子也押上？

黑暗竟然也是有色彩的，也有生物生存在黑暗之中，張宏彬依稀看見漆黑的屋裡有許多微小的生物在跳動，

從窗前的星光跳進黑暗裡又跳至窗外。

四、沒有了阿東……

球隊仍必須訓練下去，球賽也必須打下去，張宏彬看著投手板上無助的目鏡，他連打暗號過去給投手的力量也沒有，就讓目鏡自己決定吧，只希望球賽早點結束。

林老師在一旁又喃喃自語：

「這不是比賽，這是屠殺。」

過去球隊一直由張宏彬負責，沒有人對一支總是輸球的隊伍有興趣，林老師才分發來學校不久，音樂課和吹橫笛之外，居然也喜歡棒球，既然有人自願來幫忙，張宏彬當然求之不得，可是總讓林老師嚐被屠殺的滋味，張宏彬實在過意不去，他不只一次的對林老師說：

「你以前打過棒球沒有？沒有。你懂不懂棒球？不懂。那又何苦來淌這混水。」

林老師回答的很妙：

「就是因為我沒打過棒球，不懂棒球，所以現在有一支球隊讓我參予，怎麼能放棄。老張，我和你一樣，也喜歡棒球，這點你可不能否認吧，誰知道，說不定那天我們也打到世界冠軍，讓我也能做這個夢的機會吧。」
老天，怎麼又會有個瘋子，這支球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是瘋子，世界冠軍？你們看看，仔仔細細的看，這像是夢？根本是幻想。

三局打完，目鏡低著頭走回球員休息室，小胖把面罩扔在本壘板上，雙手叉著腰氣虎虎的盯著計分板。
十七比零，三局就十七比零，也好，早點收拾回去，明天還得上課。

中華杯棒球賽，只打了兩天就給淘汰，這還得拜第一場的對手恩惠，要不是他們棄權，怎麼會有第二場可打，林老師說的，起碼今年少輸一場，也許吧！

在場邊，張宏彬計算的不是怎麼贏球，他一再考慮是不是可以就此罷手了，他已經愈來愈沒勁，愈來愈想辭去這個義務教練的工作，起初他是為了興趣，現在則是忍受，雖然少棒原是打來玩的遊戲，可是這樣子輸下去，這遊戲是痛苦的。

球員們已收拾好球具準備回去了，林老師却向張宏彬擠擠眼睛：

「張大教練，如果我們有一個好投手是不是還會有一點希望。」

「那得是很好很好的投手。」

「像阿東？」

「是的，得像阿東。」

「那為什麼不把阿東找回來？」

張宏彬已經很不耐煩，夢也有醒的時候，他沒好氣的回答：

「我不是都跟你說了嗎？他爸爸恨不得殺了我，別做夢了。」

「你瞧。」

順著林老師的右手食指指過去，觀眾席的一個角落裡仍坐著一個未離去的孩子，正痴痴的望向這裡。那是陳家東。

張宏彬的心裡不禁又無奈的呻吟著：這是不公平的。

「如果我把阿東弄回來，你要怎麼謝我？」

「隨你。」

「好，我的要求也不多，替我值一學期的班，外加一頓牛排大餐，而且怎麼弄阿東回來你得全聽我的。」
林老師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張宏彬看見林老師近視眼鏡片後的眼珠裡，正跳動著白色的光點。

五、大師，真有你的。

「不是老嫌我吹橫笛的聲音像貓叫，怎麼現在又稱我為大師了。」

張宏彬微笑的接受林老師任何的嘲諷，他的眼神落在操場盡頭的側門口，一大一小正搖搖晃晃的走進來，那是明仔和阿東，兩人都提著手套，張宏彬興奮的迎了上去，但明仔卻伸手擋住了他。

「阿彬仔，我們的賬還沒算清，別給我擺出那種彌勒佛模樣。我和林老師說好的，阿東來練球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全歸我教，你管你的球隊，我管我的兒子，除非比賽，各管各的。」

明仔用力將張宏彬推後了一大步，

「你欠我一個冠軍，阿彬仔，你最好記清楚。」

沒有理張宏彬，明仔帶著阿東到操場的一邊，父子倆一捕一投練習起來。

林老師一臉無辜的走來，

「咱們當初可說好的，我只負責把阿東弄回來，現在回來了吧。」

「可是這不是辦法，他練他的，我們練我們的，這叫球隊？打棒球還是籃球的鬥牛。」

「學音樂的頭腦比較清晰，這很有道理，學體育的四肢發達，某些地方比較簡單也絕對是真理。放心，冠軍教練，先讓阿東回來再說，隔幾個禮拜以後，總得讓小胖和阿東配合，他爸爸可不能到比賽時下場當捕手，再下來是整隊練習比賽，不就又合在一起了嗎？再說，阿東他爸爸只有下午下工以後才有時間教阿東，早晨的練習他可管不着。」

張宏彬不能不服林老師的計謀，他也並不太在乎明仔的霸道，只要阿東能再來打球也就該滿足了，這不僅是為了這支破破爛爛的球隊，也是為了阿東，印象裡，這個孩子平時幾乎都是呆呆怔怔的，只有拿起手套，站上投

手板，張宏彬才看得見孩子的另一面，那是張信心十足的笑臉。張宏彬想，至少對孩子，要是公平的才行，沒有人有權剝奪孩子打球的樂趣。

「我的牛排呢？」

「有，有，就今天晚上。」

張宏彬還是有些不明白，那天明仔那張給酒精釀紅的臉仍清楚的在眼前，復仇的意念能維持這麼久，難道也這麼容易被壓制下去？

「這就是學問了啦，」林老師得意的說：「不過和樂理、音律學扯不上關係，這是心理學。你打過棒球，讓我這麼問你，你忘得了棒球嗎？」

六、只要棒球繼續旋轉，

一切都順利，大同隊贏了成立以來的第一場球，雖然不過是場友誼賽，二比零，區區贏了兩分，却夠大人和孩子陶醉許久了。

張宏彬覺得自己在學校走起路來都有精神，和麗娟一起說話的聲音也大了。

「結婚？打完選拔賽再說。不錯，現在是非常時期，棒球第一，老婆只好暫時委屈排名第二了。」

瘋子？好吧，瘋子就瘋子，反正這棒球癮已經染上，治也治不好。

「你們這些小鬼敢偷看老師談戀愛？走，走，去練球去，這是限制級。」

連平常呆呆憨憨的小球員也活潑了起來，投手很重要，可是張宏彬沒想到一個好投手會對球隊有這麼大的影響，打擊率都比以前增強了不少，大概這就是士氣、希望吧，沒有人會喜歡輸球的。

輸球就像傳染病，張宏彬這可想通了，以前就是因為一直輸球，才會一路輸下去，把那一點點贏的欲望都給輸光。起先打完球還會檢討，連輸幾場，那還有檢討的心情，球員之間的談話裡根本沒有比賽。輸球真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疾病。

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不錯，張宏彬愉快的吹起口哨。

「怎麼，也音樂起來了。」

林老師千好萬好，就是那張自負得可以的嘴讓人沒辦法忍受。

「牛排都塞不了你那張嘴？」

「經消化系統排泄掉了。」

「校長怎麼說？」

張宏彬回頭一看，林老師居然穿著全新的運動服裝，不再是那件成年不換的白襯衫和那條盡是粉筆灰的灰色西褲。黃色運動服上綉著鮮紅的「大同」。

「偉大的教練，放心，用不著校長，家長會長自願捐給球隊一套全新的球衣，我身上的就是樣品。」

「哪，」林老師丟過來一份報紙，「你自己看。」

報上的體育版有一則不大的新聞：

今年的全國選拔賽即將開始，在北區方面，仍以北投、東園、新竹諸隊最被看好，不過有一匹黑馬也不可忽視，那就是台北市西區的大同隊。

張宏彬的嘴可真笑開了，怎麼也想不到贏一場球竟有這麼大的效果。

「選拔賽快到了，有什麼計畫？」

「我早就想好，我們需要第二號投手，目鏡的進步很大，只要有打擊力做後盾，他應該不成問題。」

「這就是偉大教練的計畫？了不起，區區數字。」

「難道還得寫個萬言企畫書請大師過目？」

林老師沒有回答，一隻手套却飛了過來，正落在張宏彬腳前。

那是明仔。

「阿彬，不要贏了一場就昏了頭，沒有阿東你根本贏不了，而且給我記清楚，你還欠我一個世界冠軍，你必須要還。」

望著明仔離去的背影，張宏彬突然激動的站起身。

「你要做什麼，老張，別衝動。」

張宏彬揮著雙拳咬著牙說：

「現在開始，我決定戒煙。」

林老師不禁糊塗了起來，張宏彬站在垃圾筒前，把一包長壽揉成黃色的粉末。

七、要撐下去……

阿東非撐下去不可，現在才四局下半，林老師提來一桶冰水，讓阿東把手臂浸在水裡，明仔也正為他兒子按摩，還有兩局，必須撐下去。

勝利除了帶來喜悅之外，還有一連串令張宏彬慌了手脚的麻煩事，投手的調配就是一個大問題，領隊會議時東園隊堅持投手隔場不隔天，張宏彬還認為這個不值一提的小事也討論半天，比賽開始以後才知道關係大了，連續幾天下雨，好不容易才放晴，比賽不能不加快腳步，昨天連戰兩場，要是投手隔天，今天那還有投手可用，張宏彬只有兩個投手，他根本沒時間訓練第三個哪。

原以來北區選拔賽會連輸幾場，沒想到五戰五勝，全校都陷入瘋狂狀態，這時也才知道球隊根本對勝利沒有

準備，兩個投手怎麼夠用？

以前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真使張宏彬窮於應付，訓練第三號投手已經為時已晚，只有由阿東、目鏡輪流拼下去了。

計分牌上的燈亮著兩排整齊的「0」，如果再不先馳得點，這場關係晉級全國選拔賽的重要比賽，怕勝望愈來愈小，三壘指導區內的張宏彬不停做著短打的暗號，但短打也無濟於事，徒然在一壘前一一被封殺。

二局起，阿東的右手臂便有些疼痛，張宏彬認為阿東太單薄了些，又連投兩天，當然會傷到手臂，林老師以為低肩投法原本就費力，阿東又老是投變化球，怎能不痛，因此最好是改由高肩投直球，免得手臂的疼痛會惡化。

唯獨明仔不這麼以為：

「他是我的兒子，我比你們清楚，阿東雖然體形單薄但韌性強，低肩投球會傷手臂？笑話，你們問問阿彬仔，當初我連投幾場，還不是撐下去，投手本來就要經過考驗，要不然怎麼會成為好投手。」

林老師一度主張更換投手，其他人能不能投沒關係，大不了一個人投一局，明仔可大為光火。

「換投手？免談，這倒不是為了讓阿東多出點鋒頭，而是其他投手能封得住嗎？」

明仔說的很有道理，張宏彬心裡很清楚，其他投手一定會被打得滿地找球，為了勝利是不能換投的。

「阿彬仔，你還欠我一個冠軍，記得吧，現在是你還我的唯一機會，別亂出主意，誰要換投手我就揍誰，我負責阿東，你們想辦法得分就對了。」

是的，也唯有先搶下分數才能減輕投手及守備上的壓力。

第五局阿東有驚無險的撐下來，而五局下半就在張宏彬打算回休息區時，接連兩支安打，大同隊加油的呼喊聲震動了全場，球是圓的，張宏彬心裡直唸著：球是圓的。

局勢馬上扭轉回來，不穩的反而是對方投手，一次四壞球保送形成滿壘，張宏彬近乎瘋狂的在指導區內又跳又叫，這時顯得林老師要冷靜得多：

「老張，叫他們選球，小心選球哪！」

選球，對，要選球，再等一個四壞球。

球賽把心扭成麻花，把血液全凝聚在臉上，等，再等一個，終於等到了另一個四壞球，看著小胖興沖沖的慢慢步從三壘跑回本壘，勝利的興奮使張宏彬幾乎要跳到半空中，可是突然間他冷靜下來，接著將是全國選拔賽和威廉波特，可能嗎？莫非夢果然有成真的時候？

阿東以三個三振徹底把勝利贏在手裡，家長、同學把休息室擠得滿滿，張宏彬只能用大笑來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球員把阿東扛在肩上，連麗娟都突然出現。

「大教練，總算給你等到冠軍了。」

「冠軍？還早哪。」

「冠軍杯不就在你手裡。」

「還有全國冠軍——」

「和世界冠軍喔。」

以為林老師很沈穩，居然也會這麼興奮的插嘴進來，張宏彬心想，剎那間，這個世界真變了。

八、阿彬仔，你別暈了頭！

明仔進來丟下一句話就又走了，張宏彬從沒見陳瑞明笑過，贏得北區選拔賽的那天，明仔也只不過摸摸阿東的頭，對其他人依然是冷著一張臉，棒球對一個人的影響會這麼大？他聽說過去許多少棒球員長大了以後却有著不幸的遭遇，尤其是巨人隊陳銘晃出殯的那天，他和幾個以前的隊友在麵攤裡為那位強打者舉杯，誰會想到那麼好的一個球員最後會喪生在扁鑽下，這是一個令人迷惑的世界，或者世界冠軍真的沒什麼，但眼前的明仔又怎會為了那個冠軍消沉了十多年？

張宏彬從沒有見面明仔的老婆，聽說幾年前被明仔打跑了，老婆可以不要，兒子可以做為報復的工具，這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棒球會是樣好東西？誰敢給他一個明確的答案？萬一沒有贏到全國代表權，張宏彬相信明仔會給他一刀的。

面對即將來臨的全國選拔賽，張宏彬竟然不知該怎麼辦，勝利來得太早也太突然了，他必須要有更長的時間來適應這一環境，年少時打球就是打球，沒有贏到代表權只是失望與難過了一陣子而已，張宏彬並未像陳瑞明那樣的絕望，帶領少棒隊更純粹是興趣，雖然球場之外他也偶而會做做拿冠軍的夢，但一進球場夢就立即消失，事實讓他清醒。冠軍？不可能的，如果可能呢？這却是個從未想過的問題。

乾脆和麗娟結婚去，把球賽留給明仔和林老師？

這更不可能，張宏彬知道，他多需要一個冠軍，從小到大打棒球的最大心願，現在機會就在手裡，他不能放棄，不會有第二個機會了。

「咦，那不是從前隔壁的阿彬仔嗎？」

「是呀，他就是我們認識的張宏彬。」

冠軍代表著功成名就，紅葉隊、金龍隊，現在輪到張宏彬的大同隊了。而以後他也不必再每天守在黑板前，數著郵局存摺上像蝸牛般爬行的數字，他可以擁有一切。

九、該不該換投手了呢？

張宏彬向主審叫了暫停，進場把阿東、小胖叫到面前，阿東臉色發白，額頭上冒的是冷汗，他先問了一下小

胖，所得的答覆是無可不可的聳聳肩，再問阿東，這個不喜歡說話而又羞怯的孩子則是咬著嘴唇一個勁的點頭。六局結束，雙方零比零，大同隊四勝一負，台南隊五勝零負，代表權就決定在這最後一役，誰知竟會是這麼一場氣壓如此低的投手戰，場邊的加油聲沒有停過，台南隊的投手是個一六八公分的小大人，球速快而有勁，下墜球尤其令大同隊頭痛，六局裡只打出了一支安打，能保住江山的本錢就是守備，而百分之九十的守備就在投手阿東的身上。

延長賽一開始阿東就顯得不穩，連投了七支壞球，張宏彬知道北區選拔賽以後，阿東的右手疼痛一直沒停過，又沒時間做徹底檢查便來到了台南，賽前明仔還帶阿東去扎過針灸，似乎效果不大，四局起張宏彬便發現阿東握球的手有點發抖，目鏡及左手仔昨天都上場投過，張宏彬手上現在是無牌可出，除非不計較輸贏，才有換投手的勇氣，即使如此張宏彬還是問問阿東，這樣或許可以使他的心理好過一點，他沒有權利讓阿東咬著牙拼下去。幸好是一記雙殺，有驚無險的渡過了第七局，張宏彬和林老師、明仔圍在休息室的一角，比賽若繼續延長下去，他們必須有充份的準備。

張宏彬把阿東的狀況簡單的說了一遍，林老師搖著頭說：

「我們一定得換投手，台南隊太強了，我們只靠一個阿東，怕撐也撐不了多久，何不賭賭運氣，不能讓阿東傷了手臂終身遺憾，我們做老師的怎麼對得起他。」

明仔不同意，他說：

「天色已經黑了，頂多打到第九局就得停賽，明天再接再打，阿東就不能下場主投，幹，台南人要隔天又隔場，完全是衝著我們來的，你們都看得出來，台南的另一個投手不比這個差，我們的目鏡不是對手，所以打完九局不能贏，明天也只有輸的份，乾脆拼下去。」

「虧你還是阿東的爸爸，你不怕你兒子和 you 一樣，投手肘，再也投不好球。」林老師氣憤的大罵，「張老師，你是教練，你說。」

說？張宏彬該說什麼？他不想輸却也不想害了阿東，明仔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不用多說了，」陳瑞明堅決的口氣接下話，「反正只剩兩局，不拼一下不行，阿彬仔，你還記得你欠的那場球吧，現在聽我的。」

張宏彬沒有說話，也沒理會林老師的反對，球賽仍要進行，阿東依舊孤獨的站在投手板上，原來就瘦弱，風刮著那過於胖大的球衣，阿東縮在黃土與綠草的中央，他尖削的肩膀似乎已撐不住那片陰灰的黃昏，風緊緊抓著阿東的下巴，孩子的整張臉扯在風裡，綳緊在薄薄的嘴唇間。

出現了兩支未到本壘板就落地的大暴投，小胖將面罩掀在頭頂上，雙手又著腰看向張宏彬，阿東咬著牙仍站在投手板上，張宏彬什麼也不想，他讓腦袋裡一片空白，可是愈想讓腦袋空白，一個影像却愈清晰，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白點，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白點逐漸向下墜落，也逐漸變大，一定要接住它……

接住了，外野手高高舉起手套，小胖跑到投手區手搭在阿東肩上，兩人緩緩步向休息區，又守住了一局。

又是一大桶冰水，張宏彬看見阿東細小的手臂竟已有些浮腫，泡在水裡尤其明顯，而比賽仍陷於僵局中，林老師咬著原子筆，記錄冊上有好幾局是空白的，明仔正為阿東的肩膀按摩，休息室內出奇的安靜。

張宏彬站在三壘指導區向上場打擊的孩子做著暗號，此刻的心情也飛得很遠，球場變得很遙遠，像是魚眼鏡頭裡的世界，有些透明，又有些迷濛，突然一聲清脆的「鏘」，四周傳來的叫喊聲把張宏彬又拉回現實的世界，那是小胖，他正衝向一壘，又衝向二壘，球在右外野的邊緣處，台南隊的外野手拼命向球跑去，球傳向三壘，三壘手跳起來也沒接到，球就從張宏彬身旁飛過，張宏彬突然間感覺到全身每個細胞都在抖動，他的右手在空中快速畫著圓圈，嘴中也喊：

「跑，小胖，跑，跑呀！」

小胖脹紅著臉繼續跑，腿一曲身體一倒，向本壘滑去，球也追向本壘，一片灰沙籠罩住本壘附近，裁判揮舞右手。

安全上壘，這是安全上壘。

鞭砲聲提前從觀眾席響了起來，有人將百元大鈔往場裡拋，張宏彬只覺得腹部一股空虛感，四肢不由得顫抖起來，他壓抑著每一個要迸裂出來的細胞，還有半局，要守住最後半局。

張宏彬走入休息室，每一個球員都拿著手套跳躍著出去，跑向守備位置，阿東却仍坐在板凳上，一直為球員拭汗倒水的麗娟，此刻却坐在阿東身旁，正揉著那隻浮腫的手。

看見張宏彬進來，阿東馬上跳下椅子拿起手套向球場走去，張宏彬正要向阿東詢問一下手傷，却聽見麗娟大吼。

「你們都瘋了嗎，陳家東不能投了，你們看看他的手，他已經投了兩個多鐘頭，你們會害了他。」

張宏彬低著頭沒有說話，阿東從他身旁擦過。

「瘋子，一群瘋子，陳先生，阿東是你的兒子呀。」

陳瑞明也沒有說話，張宏彬看了林老師一眼，林老師也低著頭直盯著腿上的記錄冊，空氣變得很冰冷，張宏彬走到那桶冰水前說：

「最後半局了。」

張宏彬偷眼看了看休息室裡的其他人，林老師仍瞪著記錄冊，陳瑞明則低頭看著正在地上畫圓圈的脚步，張宏彬將整個頭浸進水桶裡。

從沒有想到球賽會如此痛苦，每一個人都靜靜的坐在休息室裡，甚至連球場上，小球員們也不再相互吆喝打氣，空氣呈靜止狀態，已近黃昏的球場突然籠罩在烏雲下，而且開始落下細細的雨絲，張宏彬希望雨勢加大，讓這場球賽就此結束，可是想到剩下的半局延到明天，他是否又要有一個夜晚在輾轉反側裡渡過，還是早點結束吧。

「鏘」的一記球棒聲打破了靜止的世界，所有的音響頓時從四面擁進來，張宏彬沒有站起來，他看著左外野手像是穿梭在快車道上的行人般，猶豫著每邁出的一步，球落在草地上只滾了不到五公尺就停下來，將視線收回來時，台南隊的打者已高舉雙手站在二壘壘包上了。

該用什麼字眼而形容面前的球賽呢？這是場殘酷的球賽，阿東在雨絲裡顯得出奇的渺小，張宏彬幾乎看見阿東嘴唇上的慘白顏色，一次四壞球，又是一次暴投，全場所有的觀眾似乎都無視於落在頭頂上的雨點，站起身吶叫著，台南隊已站上了二、三壘，張宏彬沒有任何表示，身旁的林老師與明仔也都用著木然的表情看著球場。

小胖高舉著右手為隊友打氣，阿東慢慢舉球過頂抬起左脚，怎麼回事，阿東竟連球也沒擲出便倒在投手區，雨勢正大，鑼聲正響。

十、爸，我喜歡棒球，真的喜歡。

擔架抬起了阿東，場地內四處都是鞭炮屑，觀眾全衝進球場圍繞著台南隊，一位台南的地方行政長官在許多人的簇擁下走進休息室，緊緊握住張宏彬的手，張宏彬只看見對方的嘴唇不停的上下翻動，耳朵裡卻什麼也沒聽進去，直到送走了來客，張宏彬才醒悟到，球賽已經結束，他的工作應是招呼小球員回旅社去休息了，外面仍下著雨，記憶中他好像沒有帶傘來，會不會帶來了呢？

正打算找傘，他發現休息室內一盞黃色的燈泡不知什麼時候已點亮，昏暗的燈光下，他依稀看見球員們默默的坐在椅子，有如那天阿東蹲在長腳的圓板凳上，阿東呢？他要不要緊？

阿東被抬出了球場，雨淋在他的身上，卻沒有人為他撐一把傘，張宏彬慌張的喊醫生，麗娟蹣跚著泥水手提急救包奔來，救護車拉著嗚嗚的警報響在門外，張宏彬什麼也沒做，他站在阿東頭部前面，球帽不知落在那裡。明仔緊握著阿東的手，大家都緊閉著嘴，任憑雨水和叫喊聲射向身體。

抬上擔架的時候，阿東已睜開了眼，明仔仍守在一旁，阿東只說「爸，我喜歡棒球，真的喜歡」就被抬走了，可是那句話卻隨著雨留了下來，沒有人對得起阿東，為什麼就是那一刻，沒有人開口換下阿東，不該讓這個孩子再投下去的，勝利的魔力竟那麼大，使得每一個人都忘記了阿東？張宏彬想拍拍手鼓勵大家，手卻說什麼也抬不起來，室內是那樣的陰暗，一個魁武的人影閃了進來，那是明仔。

「阿東怎麼樣？」張宏彬低著頭問。

「沒事的，我等一下再去看看。」

張宏彬面對著明仔，忽然室內亮了起來，他的心情也變得十分平靜。

「明仔，你不陪阿東去醫院，是不是來要我欠你的那個冠軍？」

一隻粗糙，沾滿泥水的巴掌伸了過來，

「阿彬仔，我們都錯了，這不是我們的球賽，而是阿東他們的，如果你願意，暑假開始我可以幫你訓練球隊

，義務的。」

「為什麼？」

「因為你還欠我一個冠軍，雖然我不急著要你還，但十年、二十年，總有一天你要還我的。」
張宏彬握住那隻手笑了起來，他想，儘管冠軍是一個夢，他不是也幾乎得到了嗎？球賽總有結束的時候，不會沒有終止的延長下去，可是棒球却永遠會存在於球場上的。



廖韻芳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生
台灣省雲林縣人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國文教師

作品／
小說：沒有武器的戰爭、白鴿之死、
變奏的驢歌等

蜂與蝶

短篇小說入選 廖韻芳

提早半個小時下班，惠君開著祥瑞一千，先去接曉玟回家。一路上，楚璇的笑臉不停在眼前晃啊晃，報上的標題好風光：

「留美醫學博士歸國服務。」

喜悅之中竟有一絲妒意，惠君警告自己：多年好友了，不該沒風度。

一個星期不見，曉玟興奮得吱喳個不停：

「媽，晚上去那兒吃飯？爸是四十五歲大壽呢！」

「去兄弟好不好？我最愛吃那兒的台菜。」

才十二點過一刻，中山北路已經塞滿車輛，惠君小心把著方向盤，唯恐出錯。曉玟還在不停改變主意：

「吃西餐好了，最近新開一家龐德羅莎，廣告做得好大。」

惠君沒有回答，自從仲文到美商公司以後，共進晚餐已經是奢侈的願望。雖然他最疼曉玟，也知道慶生通常會出去吃館子，可是，昨天晚上並沒有肯定的答覆。

「明天香港有個重要的客戶要來，我盡量挪挪看……」

「小心，媽……」

隨著曉玟的尖叫，惠君猛踩剎車，總算在快碰上時停了下來，前面的司機搖下車窗：「你會不會開車？紅燈沒看見呀！」

惠君知道自己理虧，忙笑一笑賠禮，隱隱約約飄過來一句：「女人開車，莫法度。」

曉玟不服氣：

「什麼女人不女人，無聊。」

綠燈亮起，惠君定定神，車子疾速滑上高架橋。曉玟說：

「台北的人實在了不起，每天塞那麼多車子，居然也都回家了。暑假我去美國……」

惠君有些怕曉玟提美國，把話題岔開：

「晚上我弄幾道菜，就在家吃好不好？」

「好啊！我最愛吃紅燒蹄膀，可是……會胖欸！」

惠君就愛曉玟這種說什麼都好的脾氣，不像瑞麟犟得很。

「媽，我們下禮拜要模擬考，如果我進步十名以上，你叫爸爸帶我們去郊遊，好不好？」

又是一個不敢承諾的要求，幸好到家了，惠君停好車，含糊糊糊應付過去。

「再說吧！你先回去，我到市場買菜。」

「我也要。」

週末中午，市場上全是剛下班的職業婦女，望著她們，惠君好像望見自己——形色匆匆，一臉倦容，每天在家和公司之間游離，也不知圖些什麼？不知怎麼又想起了楚璇：

她下飛機沒？會不會有記者訪問她？

正好走到肉攤前，惠君停住腳，也抑住那起伏的思緒。

「來個豬肚。」

曉玟在一旁樂得大叫：

「要煮酸菜豬肚湯，好棒喔！」

肉販望著曉玟，笑瞇瞇說：

「你最好命囉！不像她，下課就得來幫我的忙。」

惠君溜一眼肉販的女兒——和曉玟差不多年紀，臉上有些油漬，却掩不住一雙慧黠的眼睛。

「也念初三了？」

她點點頭，包起豬肚，交給惠君。曉玟問：

「妳們的功課重不重？」

「還好啦！」

肉販用力剝大骨，骨屑噴在臉上，他隨手一抹：

「她都念第一名啦！一心想念高中，我叫她去考五專，生在什麼人家，就得認什麼命。」

回到家裡，曉玟沉默不少。惠君忙著清洗豬肚，知道她是受到刺激，過一會兒就天晴了。曉玟有一搭沒一搭理著書包，好不容易盼到惠君從廚房出來，遞過成績聯絡簿，悶悶地說：

「媽，我是不是很丟你的臉？賣肉的女兒都可以考第一名。」

翻開成績簿，英、數又是紅字，惠君的心利時沉到谷底。瑞麟去年在高中聯考失利，今年曉玟也不樂觀，難道這就是自己的命？擡起頭來，一張沮喪的臉逼在眼前，惠君知道自己也好不到那兒，勉強打起精神。

「傻瓜！妳只是英、數比較差，其他都不錯呀！何況，賣肉的家裡也會出天才，對不對？」

「是不是突變？就像你和爸爸那麼好，我跟哥哥都……」

惠君被曉玟逗笑了，推推她腦袋：

「胡說八道！去睡個午覺，三點起來念書。你的讀書環境是比較好，要多利用。」

「好吧！」

曉玟拎著書包進去，又探頭出來：

「媽，美伶在前兩天去美國了，根本不必煩考試，那才真叫好命。」

惠君揮揮手：

「睡覺去！你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啦！」

曉玟總算進房了，惠君對美國兩字又敏感起來。當年放棄不去的，不料今天竟成負擔，也很想睡個午覺，偏偏有滿屋子雜亂等著收拾。一面盛水洗衣服，一面擦桌子、抹地，不由得懷念仲文當公務員的日子。每天準時上下班，家務也有個帮手，現在全得一個人挑，真巴望能有三頭六臂。

正在兩手濕淋淋時，電話響了，是小邱。

「嗨！楚璇回來了，明天給她接風吧！」

惠君答應，腦子裏盤算的是：該去領錢了。為了去美國，連給老友接風，都有些捨不得。掛上電話，表姐的話又在耳際迴響：

「為孩子著想，大人苦一點算什麼？仲文這個工作可是千載難逢，待遇高不說啦！如果在分公司的表現好，就有機會調到美國的總公司，你和孩子也可以跟著移民。」

移民是壓根兒沒想過的念頭，却在表姐的慫恿下，漸漸活絡起來。表姐在保險公司待了二十年，每個月的工資獎金就足以養家活口，表姐夫在紡織廠做事，景氣好的時候，年終獎金勝過仲文一年薪水。人人稱羨的收入，表姐仍不滿足：

「我託人在美國物色餐廳，知道劉素雲嗎？她現在可發啦！自己當老闆娘，每天忙著數美鈔，不像我們苦哈哈地瞧人臉色。」

談了四、五年，表姐終於在去年底走了。臨走前，拉著惠君殷殷囑咐：

「我等你們來，有什麼事儘管找我。如果你和仲文一時辦不成，就先把我曉玟交給我，我會比親生的還疼她。」

光接曉玟也不成，惠君比較操心的是瑞麟，男孩有兵役問題，再拖下去怕就走不成了。也難怪仲文半年來急於表現，以致不眠不休。

把菜洗洗切切，大致就緒時，已經快六點了。沒有仲文的電話，應該是會回來，奇怪的是連瑞麟都不見踪影。曉玟喃喃咕咕：

「爸到底回不回來嘛！我打個電話去問。」

「不行！那個女經理苛得很，搞不好又要囉嗦。」

「奇怪！打電話也有罪。」

曉玟不甘不願擱下電話，鈴聲適時響起，曉玟劈頭便兇一頓：

「爸，你怎麼還不回來嘛！媽弄了好多菜，我不管！你自己跟媽說。」

惠君接過電話，仲文的聲音充滿愧疚：

「我以為可以趕回去，剛剛又來一通國際電話，得馬上處理，你們先吃吧！」

惠君聲音澀澀地：

「今天是你的生日，曉玟上禮拜也沒看到你……」

「我知道，我會儘早回去，你不生氣吧？」

惠君默默不語，能生什麼氣呢？正想掛掉時，曉玟一把搶過去：

「爸，祝你生日快樂。」

曉玟噙噙笑著，惠君只覺得整顆心空蕩蕩的，毫無著力之處。都半年了，還是沒辦法學得獨立。記得仲文第一次晚歸，家裡只有自己一人，什麼奇怪的憂慮都湧上心頭：會不會喝醉酒開車？是不是被同事拉去喝花酒？好不容易盼到他回來，狠狠吵過一架，向表姐提及這事，竟被數落一頓：

「妳的依賴性太强了。那個男人沒有應酬？還好像你不生在日本，日本的男人下班都不回家，到酒館去喝酒呀！聊天呀！他們覺得窩在家的男人沒出息。你呀！要學習獨立、堅強，把照顧家的責任挑起來，讓仲文安心去創一番事業。」

受了表姐刺激，才去學開車，從前不管什麼繳稅、換保險絲、修水管的事，現在也都一肩挑起。惠君自認堅強許多，但是，面對一個沒有男主角的慶生會，還是不知該如何自處：

「好沒意思！爸不回來，我們隨便泡麵吃。」

看曉玟滿臉失望，惠君安慰她：

「別難過，等瑞麟回來，我們去外婆家。」

「討厭！哥還不回來。」

「大概塞車吧！」

在曉玟千盼萬盼下，瑞麟終於入門。看他兩手空空，惠君覺得納悶：

「書呢？」

瑞麟沒好氣：

「放在補習班啦！每天揹來揹去，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是重考生。」

惠君體諒他心裏煩，不想計較，倒是曉玟看不慣。

「哥，你怎麼這樣講話？今天是爸生日，而且，等一下要去外婆家。」

「要去你們去，我才懶得去看他們臉色，哼！考上建中有什麼了不起？」

「瑞麟扭身進浴室，曉玟嘀嘀咕咕：

「好像吃了炸藥，見面就兇哩叭噠的。」

偏偏瑞麟聽見，回頭衝著曉玟就是一鎗：

「等妳考上北一女，再用八大轎擡去，那才風光。」

曉玟氣不過，「哇！」一聲哭了起來。惠君的火氣陡然冒上來：

「不許吵！菜也別煮了，通通吃泡麵。」

惠君三兩下把菜丟進冰箱，回頭兩個孩子都溜走了。客廳突然靜下來，只有仲文的生日禮物孤零零躺在沙發上。一包是自己買的襯衫、領帶，一包是曉玟帶回來的，惠君拆開來，居然是盒男性面霜，卡片上寫著：

「爸：

您最近好忙，也增加不少皺紋，送您一罐面霜，祝福您——

身體健康

青春永駐

小寶貝」

凝視那稚氣未脫的筆跡，惠君彷彿還摟著曉玟，那時她剛牙牙學語，最喜歡問她：

「妳愛不愛媽媽？」

「愛。」

「妳是爸爸的什麼？」

「小寶貝。」

曉玟從小會撒嬌，瑞麟就不大一樣，他通常是拍著胸脯說：

「我長大要孝順爸爸，媽媽。」

由卡片體會出曉玟的關懷和愛，惠君不禁為自己的發脾氣愧疚，大人的壓力，何必讓孩子來承擔？

仲文回來已是深夜，惠君還沒入睡。談起孩子，甜蜜中有一絲感傷。

「你還記得生瑞麟的時候嗎？在南部那家小醫院，醫生不來，你急得三月天直冒冷汗，誰知道一眨眼都該念高中了。」

仲文一身疲累，關心的是瑞麟眼前的情況：

「他最近念得怎樣？」

「壓力太重了，脾氣比較大，剛才還和曉玟吵了一架。」

「曉玟呢？」

「英、數還是沒起色，公立學校大概沒希望。」

仲文欲言又止，惠君看出他有心事。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愉快？」

「那個女人實在不可理喻。」

惠君知道仲文說得是徐經理，她的幹練精明不下於表姐，一雙眼睛好像隨時在防備什麼，兇起來簡直像要吃人。

「反正規矩矩做事，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是為了上回我去香港的事兒，那邊的人打電話來誇我，她居然託人警告，叫我別想搶她經理的位置。」

想起商場上的勾心鬥角，惠君有些不寒而慄。

「小人！還是以前的老同事……」

話說一半，惠君硬生生吞回來，仲文早已察覺：

「別提以前了，既然做了過河的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我航心去美國的事，會遭她阻撓。」

「那就拉倒，反正日子照過。」

惠君說得乾脆，仲文却不肯放棄：

「我等於把前二十年的基礎拋掉，從頭走一條新路。雖然眼前有些荊棘，可是，走下去遲早有收穫，為了孩子，再苦也得熬下去。」

惠君心頭像一團亂絲，既心疼丈夫日以繼夜工作，又想卸去孩子身上的重擔。尤其是瑞麟，落榜以後好似換個人，每回提起那些明星學校，就像刺蝟要扎人，也許只有離開，才能消除他心底的陰影。

「沒有其他途徑出去嗎？」

「現在的限制越來越嚴，很難吶！你知道劉侃吧！他聽說投資可以移民，花了七、八百萬，最後是上惡律師

的當，差點沒跳樓。」

「我可以問問表姐，對了！楚璇剛從國外回來，或許比較清楚門路。」

「算了！表姐教你的都是旁門左道，楚璇八成會勸妳別出去。」

雖然被潑一盆冷水，惠君仍是抱著希望去參加聚會。四、五年不見，楚璇比上次回來的鋒頭更健。小邱明裏捧她，暗裏免不了有股酸溜溜的味道。

「我就說嘛！當年楚璇就是個女強人，現在更不得了啦！超博士、歸國學人，我們這些黃臉婆，唉！不提也罷。」

楚璇老早習慣小邱的明譏暗刺，只是淡淡一笑，倒是對惠君有很深的關切：

「小麟和小玟好不好？」

惠君不喜歡在小邱面前吐苦水，輕描淡寫帶過：

「都要考高中了，瑞麟比我高過一個頭。」

偏偏小邱不饒人：

「惠君的兒女一定都是念北一女、建中的啦！惠君當年是第一名畢業，老公又是精挑細選的高材生，這麼好的品種，孩子當然呱呱叫啦！」

「什麼品種，又不是養豬養牛。」

小邱倒是經得起，舉起酒來便乾：

「好嘛！算我粗魯，我那個寶貝兒子才真是叫牛，成天和人家打架，差一點還混幫派。」

這套開場白大夥兒聽過n次，都懶得追問，只有楚璇不明究裡：

「要多教他呀！」

「那當然啦！生意再怎麼忙，對兒子的教育，我是絕對重視。一發現他不對勁，我就忙著找心理醫生，七問八問，原來是升學壓力作祟。這倒是好解決，我弟弟老早就移民到美國，我就託他把John帶去。」

「誰是John？」

「笨！就是他兒子嘛！」

小邱不在乎老彭和阿美的打岔，依舊口沫橫飛：

「才去半年而已，現在全都上軌道啦！人家美國的教育制度是合理，每天沒幾堂課，回家也不用趕作業，只要制度正常，孩子的心理、生理發育自然都正常，上個月我去看他，一張臉圓嘟嘟，活像吹氣球。」

大家都笑了，阿美是敷衍，老彭含著鄙夷，楚璇有些不以為然，惠君却摸不清自己是什麼滋味——嫉妒中竟有些羨慕。小邱炫耀夠了，話題轉到楚璇身上：

「這回想待多久？」

「不會走了。」

「真的？你要回來開業？」

楚璇搖頭：

「我不開業，是接了政府一個研究計劃。」

「傻瓜！現在開業多好賺，我有個醫師朋友才過癮，找四個人合夥開醫院，一個人在臺灣負責一季，其他三季就在美國逍遙，妳呀！居然放著金礦不要？」

楚璇沒有回答，很快把話題岔開，惠君却很清楚她心裏的想法。從初一到高三，兩人都是南部小學校裏的佼佼者。楚璇每一科都強，簡直被當天才一樣捧著。每樣比賽都少不了她，她也輕而易舉便拿得冠軍，高二那年，她突然不再參加比賽，惠君記得自己擔任學藝，問她為什麼時，楚璇的眼神裏有些落寞：

「我害怕自己變成蝴蝶，空有美麗的彩翼，沒有真實的生命。」

此刻想起這句話，惠君的心竟隱隱作痛。當年學校小，社會組和自然組合為一班精華，自己也的確在社會組中佔過鰲頭。可是，今天呢？只不過是個小公司的職員，終日為餬口奔忙而已。惠君不禁感慨：再絢爛的生活總會趨於平淡。莫非家真是一種桎梏，會拉著女人向後走？老彭一直抱獨身主義，目前在金融界也蠻有份量；阿美倒是安心做她的家庭主婦；楚璇結了婚，並沒有孩子，只有小邱和自己，聚在一起就有聊不完的孩子經，小邱有的是辦法，而自己呢？惠君不由得想起放棄留學，打算和仲文結婚時，仲文曾經問過：

「眼看著從前在你後頭的人，都一個個趕向前去，你會不會後悔？」

當時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字，如今竟有些猶豫了。小邱提議飯後看電影，楚璇徵詢惠君的意見，小邱搶著回答：「不必問她啦！保證是隨便，十幾年的婚姻磨下來，她早變成一塊糰子，捏什麼就像什麼，沒有一點個性。」

惠君平常最好說話，今天突然在乎起來。

「曉玟難得在家，我得回去陪她。」

其實，曉玟中午就回學校自習，仲文送她去，一個下午又耗在公司，惠君只是煩透了小邱，寧可抽個空，單獨和楚璇聊聊。

回到家裡，本來以為瑞麟會在，結果是失望了。撥個越洋電話給表姐，巴不得立刻找到一條生路，表姐說的輕鬆：

「你先弄個觀光護照吧！到這裏就留下來，搞個餐館開，日子很好過的。」

「不行啦！開餐館那有那麼容易？我只會燒幾道家常菜。」

「去學呀！什麼果雕啦！烙春捲皮呀！或者打中國結，反正唬洋人沒問題。我告訴你，往前走就對啦，行不通便拐個彎，放心！天無絕人之路。」

依著表姐的話，挑了果雕來學，又有同事建議該學電腦，加上原來的英語會話，惠君驟然忙碌起來。每天下班再去上三、四小時的課，回家累得倒頭便睡。仲文回來的時間愈拖愈晚，惠君倒不在乎，反正自己的時間也愁不夠用。

不管多忙，惠君還是在週末去接曉玟。一個星期不見，曉玟顯得異常沉默，惠君有些納悶：

「怎麼啦？模擬考不好？」

曉玟搖頭，惠君再猜：

「怪媽沒給你寫信？」

「不是啦！媽，雅娟從美國來信了。」

雅娟是曉玟的好友，三個月前去了美國。惠君知道曉玟哭過一場，也很想念她。

「她說：她想回來。」

「為什麼？」

「她爸媽沒有去，她一個人住在一個表親家，那個表親要：要：要：」

「怎樣？」

「要強暴她。」

「什麼？」

惠君一分神，差點撞上前車。曉玟氣憤難平：

「她媽媽已經趕去美國，說不定會把雅娟帶回來。」

那麼小的孩子，怎麼會呢？惠君寧可只是謠傳。

「雅娟信上說的？」

「她只說想回來，其他是同學聽說的，雅娟好可憐！媽，妳會不會把我一個人交給表姨？」

「不會的！要去我們全家都去。」

再次承諾，惠君的心更急。回到家裡，買些紅白蘿蔔、小黃瓜、蕃茄：等，開始實習果雕，一忙也忘了天黑

，最後需要一把工具刀，喚曉玟去找，曉玟去了許久，猛然在瑞麟房裏大叫：

「媽，你快來。」

以為出了什麼意外，惠君衝入房裏。曉玟手上拿著一疊照片：

「哥好噁心。」

惠君搶過來，原來是不堪入目的小電影劇照。只覺一陣暈眩，惠君連聲叫喚：

「瑞麟！瑞麟！瑞麟！」

「哥還沒回來。」

曉玟的提醒讓惠君恢復理智，定下心來，才想起瑞麟最近不大一樣。本來以為是壓力重，看來是別有蹊蹺。抓起電話，惠君撥向補習班：

「我是何瑞麟的家長，請問……」

話沒說完，對方便搶著說明：

「何太太，我們正急著找您。何瑞麟已經有兩個禮拜沒來上課。」

「什麼？你們不是標榜點名確實，迅速通知家長嗎？」

「是！是！不過，這個禮拜我們連打幾通電話，府上都沒有人接。」

「他會去那裏？是不是交了壞朋友？」

「您先別急，他每天都有回家吧！」

「有啊！只是很晚，我還以為是你們加課，這孩子怎麼會……他本來很乖的。」

惠君急得好像想罵人，當初聽過不少在補習班學壞的例子，沒想到瑞麟也是。

「何太太，我想他只是失去鬥志，並不是無可救藥，有人說：他最近常提要去美國，會不會是……」

「去不去美國是我們家的事，你們每學期收多少補習費，怎麼可以這樣誤人子弟？」

惠君一口氣發洩完，警覺自己太過火，忙又道歉。

「對不起，我急糊塗了，我會督促他，也麻煩你們嚴加管教。」

掛上電話，惠君腦子像走馬燈轉個不停，瑞麟會去那裏？看黃色電影？地下舞廳？撞球場？或者只是在西門

町閒逛，和蓋仙他們閒磕牙？

「曉玟！你有他好朋友的電話嗎？」

曉玟搖頭：

「他和國中的朋友都斷了往來，現在的朋友全是牛頭馬面，我才懶得理。」

「為什麼不早說。」

埋怨過後，惠君隨即後悔。連兒子交什麼朋友都不知道，怎能怪曉玟？曉玟提醒惠君：

「媽，你把照片丟掉嘛！真的好噁心。」

惠君回過神，手上的照片彷彿發燙，收也不是，丟也不是。瑞麟三歲那年得腦炎，四十的刻度遲遲不退，整整一個月都在醫院，仲文伴著自己守在床前，終於熬過那段夢魘。仲文前兩天到香港出差，臨走前說：

「再半個月人事便有大異動，這是我最好的表現機會。妳要多安撫孩子，忍耐點！我得到一些暗示，調到美

國應該沒有問題。」

仲文不在身旁，惠君好似在大海裏失去一塊浮木。從前是兩個人撐起這個家，現在却失去一根樑柱。絕望之

中，惠君突然想起楚璇，謝天謝地！她沒有出門。連珠炮似說完狀況，楚璇居然還能笑：

「惠君，怎麼這點小事就把妳擊垮啦！不要太過緊張，很多孩子在成長的過程都會有這好奇的階段。」
「他才十六歲呀！」

「妳以為十六歲還在吃奶？我看妳是疏忽了瑞麟，他故意用這種方式，引起你的注意。」
被說是疏忽，惠君覺得冤枉：

「仲文為了送他們出國，每天拼老命工作，我也天天馬不停蹄！」

沒等惠君吐完苦水，楚璇就打斷她的話：

「出國？妳想送他們去當小留學生？」

「妳也知道小留學生？」

「當然知道，別提報上喧騰一時，我住的附近就有不少。優秀的固然有，很多是在那裏混日子，可憐的是骨肉分離，孩子的心理都不平衡。」

這些事惠君早有耳聞，並沒覺得奇怪。

「我也知道自己去的問題多，所以，仲文才換到美商公司，希望能爭取全家出去的機會。」

楚璇頓了一會兒，半晌才說：

「怎麼才幾年不見，你的觀念全變了？」

惠君掠一眼身旁，曉玟不在。

「瑞麟和曉玟的功課都不好，我們做父母的著不上力，眼看著沒有好學校念，你說我能不急？」

楚璇嘆口氣。

「唉！我看妳是中了小邱的毒，妳以為把孩子送到美國，就是給他最好的前途？我那天碰到一個國營公司的副總，他提到自己從前沒考上好的高中，去念一個私立高職，每天把書包倒著背，唯恐人家看到校名，後來插班五專、工技學院，現在能力強得很，三十五歲不到就做副總，惠君，路寬得很，幹嘛非走死巷子？」

惠君覺得楚璇是站在高處，不懂低處的濕冷。

「出國也是一條路啊！我表姐、小邱、我同事的孩子、仲文的同學：很多人都出去了，也都過得很好，你沒有孩子，不知道我們……」

話說一半，惠君忙住口。很多人說楚璇是自己不要孩子，但也有傳聞說她不孕。

「算了！反正仲文決定要走，我也沒辦法。妳只要告訴我：眼前這件事，我該怎麼處理？」

「別拿仲文當擋箭牌，難道妳真是癡癡，沒有一點主見？電話說不清楚，妳等我好了，我馬上過來。」

雖然挨罵，對楚璇的熱心，惠君仍是受用，從前和仲文鬧彆扭，就算是半夜，楚璇都是最好的調解人。曉玟不知何時溜出來，表情充滿焦慮：

「媽，哥到底怎麼回事？他上個禮拜向我借錢，我把零用錢都給他，禮拜三他又去學校找我，還有一個人和

他一起來，說是：說是：！」

「說什麼？」

「他說哥欠他兩千塊。」

「賭博」是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惠君幾乎嚇出一身冷汗。幸好楚璇及時趕到，惠君像抓住救星：

「我怎麼這麼倒霉？人家做媽媽的成天搓麻將都沒事，我只不過去上幾天課，瑞麟就捅這麼大的漏子，剛才曉玟說：他可能和人家賭錢。」

楚璇皺著眉頭，翻翻惠君遞過的照片：

「賭博是比看這些照片嚴重，不過，這些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尖，根本問題在他失去了目標。」

「什麼目標？」

楚璇不答惠君，轉身問曉玟：

「對去美國的事，你有什麼感覺？」

曉玟笑一笑，答不上來，楚璇再追問：

「妳沒想過對不對？妳現在認真想一想，隨便說沒關係。」

「剛開始我很高興，因為去的同學都說：那裏沒有升學壓力，功課挺輕鬆的。後來，她們寫信回來，有的抱怨交不到好朋友，有的想家，也有的說英文程度太差，上課都聽不懂，我就有一點害怕，不太想去。可是，爸說他會幫我們解決，我又想：沒什麼關係啦！」

曉玟說完伸伸舌頭，楚璇笑著問：

「你在功課方面有沒有鬆懈？」

「還好啦！我很認真念英文，可惜底子不好。」

「瑞麟呢？你知不知道他的想法？」

曉玟偏頭想了想，攤開手表示不知道。楚璇轉而問惠君，惠君回憶這半年，只曉得他天天去補習，每星期有一張模擬考成績單，怕他自卑感更重，即使考壞了，也不敢多問。

「男孩比較認同父親，所以，以前都是仲文和瑞麟談得多，最近仲文忙，我也疏忽了。」

楚璇不改當年脾氣，仍舊愛分析，愛追根究底：

「你呢？有沒有想過出去做什麼？為什麼出去？」

惠君怕楚璇的眼神，想要閃躲。

「為了孩子。」

多年老友了，惠君終究瞞不過楚璇：

「孩子只是原因之一，是妳和仲文自己心理不能平衡，把握不住方向吧！大學畢業時，你選擇了平淡的生活

，現在覺得不甘心嗎？」

惠君被說中心事，只有用沉默來答覆。做這個決定，的確也有些賭一口氣的成份在。小邱和表姐都是只有美麗，沒有內涵的競爭者，難道自己甘居其後？」

「惠君，妳還記得我在高中時說過的話嗎？不要光做美麗的蝴蝶：」

畢業時的留言還深深烙在惠君心底：

「去做辛勤採集的蜜蜂。」

兩人的相知相勉，不曾因歲月而淡去，楚璇深深感動。

「惠君，我們常被別人美麗的外表迷惑，而失去了自己。你看小邱那天不停炫耀，就相信她很幸福嗎？前兩天她打電話給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怎麼了？」

「唉！小邱下了一盤無法收拾的殘棋。她兒子在美國加入帮派，成天混日子，她急得兩頭跑，公司的女職員乘虛而入，搞得她連婚姻也亮起紅燈。」

惠君回憶仲文剛換工作時，自己也是成天疑神疑鬼，擔心他有外遇，幸好仲文經得起考驗。對小邱受的煎熬，惠君感同深受：

「小邱的先生是吃盡苦頭才追到她，怎麼會呢？」

楚璇深嘆：

「情感可以是最堅固的鑽石，却也可能是最易破碎的玻璃。你知道嗎？很多人都羨慕我的擁有一切，但上帝是公平的，祂給我一切，竟不給我最渴望的孩子。」

惠君知道這是楚璇心底最不願觸及的弦，不禁緊緊握住她的手：

「有沒有考慮領養？」

楚璇苦笑：

「很可笑吧！我到現在仍抱著一絲希望。有一段時間，我瘋狂得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實在得不到，才把自己放逐到國外去。這麼多年了，我煩透在國外那種飄泊的心情；而且，我還是害怕：空有美麗的彩翼，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窩，終有一天凍斃在異域，恐怕都沒有人聞問。」

「現在國內有試管嬰兒了，你可以去試試。」

楚璇點頭：

「這正是促使我回來的主因。國內醫學有如此重大的突破，我竟沒有盡過一絲力量，當看到報導時，我比誰都能體會：這是太多不孕婦女的福音，而這項成就，又是多少人默默研究的成果，他們可能上不了報，却是造福人群的真正功臣。」

發覺楚璇的理想沒有變，惠君既喜且愧：

「這麼多年了，妳追求的還是釀蜜後的甜美。」

樓下隱約傳來鐵門聲，曉玟由房內衝出。

「媽，好像是哥回來了。」

惠君急著出去，楚璇拉住她：

「孩子是你最大的財富，好好和他談，如果失去家庭，任何天堂都只是假象。」

惠君點點頭，感覺好似在擁擠的車道上，紅燈剛過，綠燈亮起。

瑞麟進來時，電話響起，是仲文。

「惠君，孩子好嗎？」

惠君回頭望望瑞麟，楚璇正在和他聊天，是有些小問題，不過，來得及補救。

惠君聲音充滿喜悅：

「我做了一個新的決定，等你回來再說。對了！回來以後，我們帶孩子出去走走，好久沒有全家出遊了。」

還沒放下電話，曉玟已經歡呼起來，流失已久的信心又回到心中，惠君微微一笑：那感覺真好。